精 / 选 / 古 / 今 / 中 / 外 / 故 / 事 / 佳 / 作

民间故事选刊®

订阅代号：18-28 定价：6.00 元

晒钞票
春风慰江湖
两个女人一台戏

2020.7
【上半月】
总第560期



民间故事选刊在线阅读　民间故事选刊微店

牛建新作品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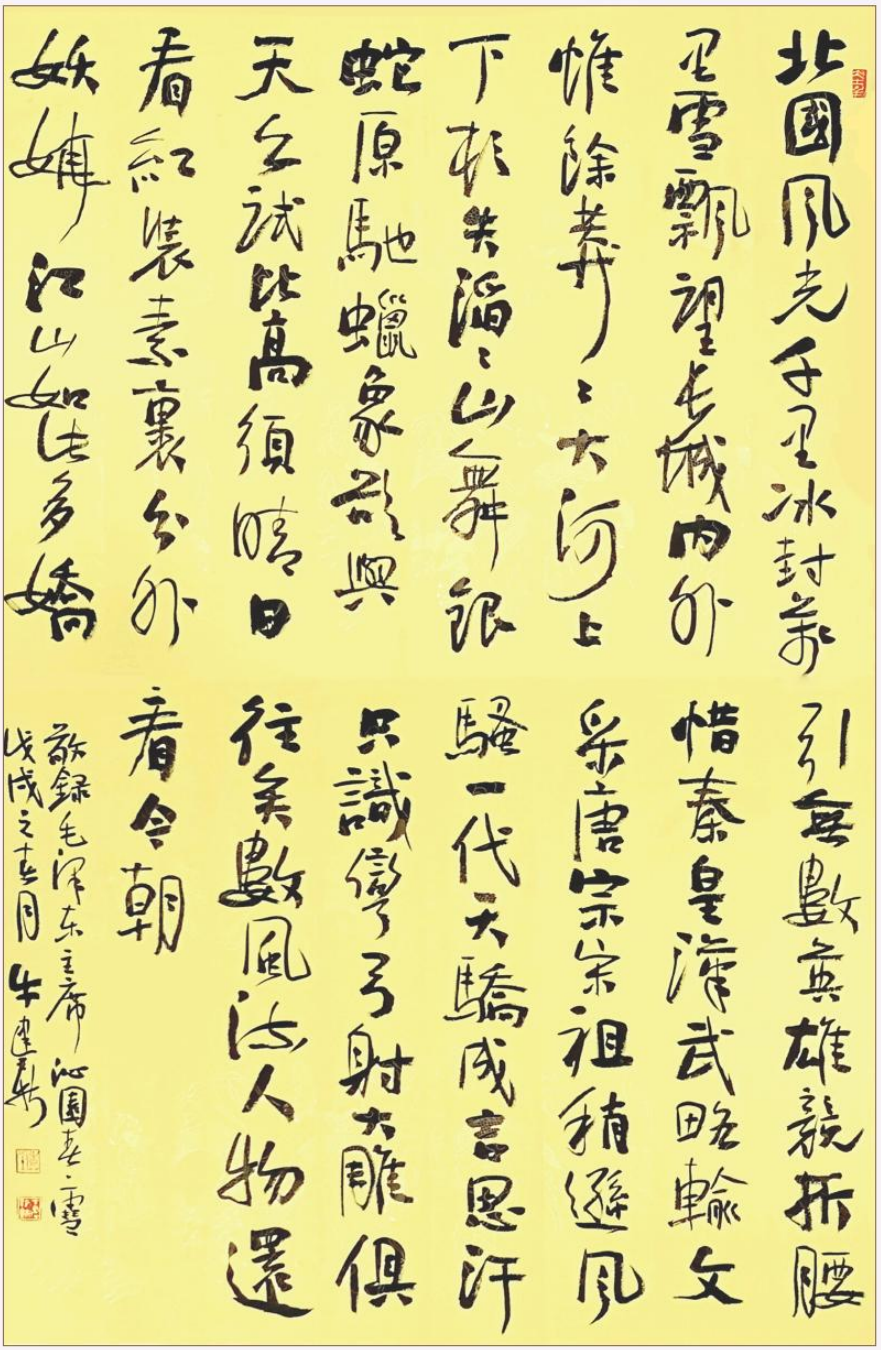


牛建新简介

牛建新，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考级中心考官，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会员，河北美院特聘教授，河北省书法家协会理事，《河北专家》美术编辑。

有作品入选中国书法家协会第四届新人作品展，首届全国大字展，王羲之杯、三晋杯、冼夫人杯、高恒杯等全国书法大展，获全国等级奖项 20 余次。

书法作品被镌刻在叠彩山、太白碑林、翰园碑林、东峰碑林、野三坡、塞罕坝、京北草原、嶂石岩、抱犊寨、西部长青、临济寺、龙泉寺等地，并有作品被法国梅里尼亚克国家艺术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河北省图书馆收藏。



牛建新书法作品

明星面具

◇文／黄超鹏　图／段明



某市发生了一连串抢劫案，有个男人戴着一副明星面具，公然闯入银行和超市实施抢劫。

新闻一出，全市轰动。有路人偷拍到劫匪的照片，认出他戴的面具是相声演员大牛的脸孔。大牛长得肥头大耳，并不算大红大紫，但因为劫匪这件事，大牛竟红遍网络，他的面具销量激增。有网友还给劫匪起了个外号叫“大牛粉丝劫匪”。

警方的反应也很迅速，调查了几天，就把劫匪绳之以法了。

得益于劫匪这件事的炒作，大牛多了不少赚钱的工作。大牛心怀感激，认为既然劫匪是自己的粉丝，他应该找个机会看望一下。于是，大牛与劫匪见了一面。

会见室里，大牛亲切地跟劫匪说：“兄弟，谢谢你啊。你可真是哥的铁粉，打劫都想着帮哥扬名，戴着我的面具去。”

劫匪无奈地摇摇头，答道：“你想太多啦。我根本不是你的粉丝，之前也不认识你。”

大牛有些尴尬，但还是礼貌地问道：“那你为什么挑我的面具买呢？”

“一来你的面具最便宜，二来我的脸大，只有你的大脸面具才能遮严实，其他明星不是瓜子脸就是锥子脸，我不买你的买谁的？”劫匪说着，气得直咬牙。

大牛满脸通红，嘴里仍说道：“总之谢谢你啦。”

劫匪怒道：“别谢我！人家警方还要谢你呢！他们说了，多亏你的面具丑，当初不好卖，上架一个多月，你的面具就只卖了我一个客户。警方一查，顺藤摸瓜，立马锁定了我……”

选自《特别文摘》

民间故事选刊®

目录

2020.7（上）【总第560期】

顾　问　方竹学
社　长　睢振威
主　编　王　瑜
副主编　戴　培
编辑部主任　孙　逗
编　辑　安立芬　王　静
编辑部电话　0311-87046170　87088404
投稿·建议邮箱　Mjgsxk@sina.com

设计部主任　李　冉
美术编辑　王　楠
美术邮箱　qian-shanyue@163.com

市场策划部
邢国琳
0311—87065018　13903311580
郭志军
0311—87828762　13930120002
广告邮箱　Xingguolin@sina.com
发行邮箱　Guozhijun16@126.com

合作网络　龙源期刊网　超星期刊域出版平台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博看网　中邮阅读

主管、主办单位　河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编辑出版《民间故事选刊》杂志社有限公司
地址　石家庄市中华北大街市庄路66号
邮政编码　050000
出版日期　每月1日
印刷　河北永盛印刷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　河北省报刊发行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邮发代号　18-28
发行范围　公开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13-1055/I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3-255X
广告发布登记证　130105201900007
本刊法律顾问　贡子明
定价　6.00元

精彩首页

明星面具　黄超鹏　1

拍案惊奇

借“鸡”碰瓷　丁秀红　4
晒钞票　郑小亮　7
夜半锣鼓声　龙飞天　9
神雕吓驴　焱燚　12
乐医传奇　任宏伟　15



惊险故事

惊魂逃脱　张希　19
两双筷子　衡德宏　21
月夜撑船　孙方友　23
黑鹰报恩　车道　25
情系三老碑　郝林兴　28

世说新语

春鸣大鼓书　陈德鸿　32
最精彩的一场戏　田玉莲　34
家有明星　徐凤清　36
自行车赛风云　竺吉捷　39

声明：稿件凡经本刊使用，如无电子版等方面的特殊声明，即视作同意互联网全媒体传播。本刊刊用所有图文可用于本刊网站、合作网站及数字出版，本刊支付稿费已包括上述使用方式的报酬。

精选古今中外故事佳作

minjiangushixuankan

悬疑志

毒蝇纸 [英]P. D. 詹姆斯 44

土山湾孤儿 昆金 46

开心岛

两个女人一台戏 任万杰 55

理发师撒谎 洪叶 56

鸿门茶 张文宇 57

意外的结局 伯耶舒 58

异度空间

梦中预言 老牧童 60

换骨 叶轻驰 62

卖油桃的老人 碧荷白莲 65



古今异事

仓龙 焦松林 67

养白云 李棠溪 71

黑鸡还债 孟宪春 73



侠客传

春风慰江湖 不问生 74

一剑封喉 乔迁 76

神刀绝技 杭东 78

故事段子

现学现卖 黄平 18

脏 董川北 31

护身符 李金闪 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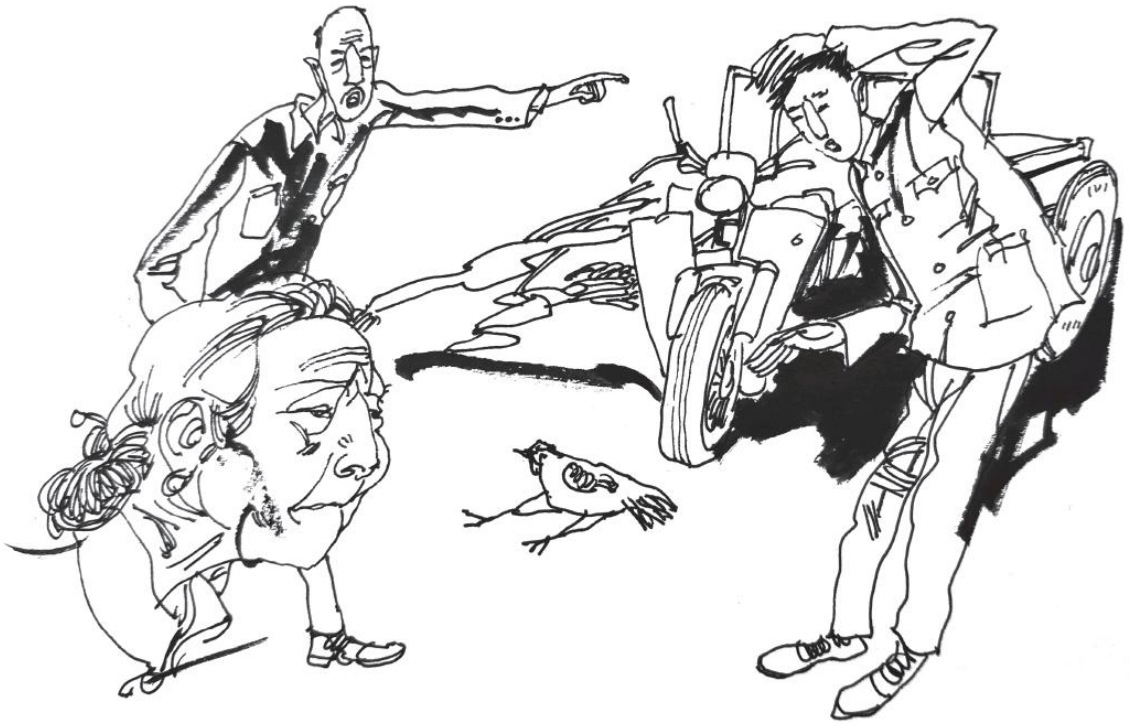
医地 陆春祥 59

八戒笑坛

新同事 等 42

借“鸡”碰瓷

◇文／丁秀红　图／段明



这天上午，古董小贩余前没费多大劲，用八十元钱就淘到一个明朝的鼻烟壶，估计转手就是几千或者几万元。他心里一高兴，手劲就加大了，三轮车便开得风驰电掣。车子行驶到一个村边，突然嘭的一声，一个物件从天而降，砸到他的车头上。余前吓了一跳，赶紧停下车查看，一只七八斤重的大公鸡血糊糊地躺在车轮下，看样子是撞晕后掉到地上又被前轮碾轧……

余前正不知所措，突然从就近墙角闪出一个四十多岁的光头汉子，对着余前咄咄逼人地吼道：“怎么开的车？一只活蹦乱跳的大公鸡被你要了命！”

余前说：“这不能怪我，我正常行驶，它飞到我的车头上了……”

“怎么不怪你？是你车速太快惊吓到它的。”说着话，光头向前跨了两步，把三轮车的钥匙拔了下来。

余前没了话说，只想息事宁人：“这位大哥，有事好商量。这只鸡值多少钱，我赔。”

光头汉子说：“说得轻巧。”然后朝路边一个院落喊道：“张奶奶，张奶奶，你家的宝贝大公鸡被人撞死了……”



很快从院子里走出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太。她弯下腰抓起地上的死公鸡，搂在怀里，一屁股坐在地上，哭了起来……

很快，又有不少村民闻声陆续围了上来。余前感觉到了面临的麻烦，必须快刀斩乱麻，尽快离开这个鬼地方。他俯下身来，对老太太说："大娘，鸡已经死了，我赔你钱。"

光头汉子接过话说："算你识相。现在咱就扒拉一下该赔多少钱。这鸡可是张奶奶的精神支柱。几年前她儿子掉到河里淹死了，买了这只公鸡扔到水里替换儿子的冤魂。当时把它绑了爪子扔下水，它不但淹不死，还挣扎着扑棱到岸上。如此三番后，张奶奶觉得这是善良的儿子在显灵——他已经死了，不能再搭上一只无辜公鸡的命。老人家流着泪将它抱回家养着，就当亲人一样的。如今公鸡没了，这不要了老人家的命？还有，它是我们全村的种鸡。几十户人家，每家至少十几只母鸡。母鸡下了蛋再孵出一群小鸡。鸡生蛋，蛋生鸡，可不是一个小数目。这公鸡一死，母鸡下的蛋就成了石蛋，就孵不出小鸡来。我们全村的损失有多大？你知道它有多大年龄了吗？看它的小蹬爪，有你的小拇指粗细，起码也得十几年的时间……"

余前听着听着，脑袋都大了。他想起了八年前经历的一幕。那时他骑着三轮走街串巷收破烂，有一天，邻村的王二毛、李三怀找到他，说要高价雇他的三轮车拉点东西。余前收破烂，每天弄好了也只能赚个三十四十的，哪里见过这么多钱？于是，他就跟着二人去了。二人雇佣他把一些半新不旧、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盆盆罐罐、瓶瓶碗碗拉到火车站不远处的一个小吃店边上，摆几张破桌子，罩上红布，然后把这些破烂儿摆放在上面。他奇怪地问："就这些破玩意儿也能卖钱？"王二毛没好气地说："咱这东西不但能赚钱，还能赚大钱。不信，你就等着瞧。"

活儿干完了，他便要离开，这二人却拉着他不放，说要和他长期合作。除了每天二百元工钱，买卖好还有分红。这可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既没有危险，又不用出大力，还能赚大钱，岂能不答应？

他们把这些破旧的玩意儿摆好后，在案子下面做了机关，一旦有人靠近，就拉动绳子，案子上的瓷器就掉在地上摔碎，他们就借此讹人。一起少则三五百，多则五六千。其中有两口子被讹了三万多。当时，王二毛和李三怀逼着那男人拿钱。男人说没有钱，他们便动手搜身。他们从男人的腰里搜出了一个小布包，打开来，里面竟有三万多元。王二毛得意地说："没有钱？这是什么？将就这些吧。就这点钱距我的本钱还远着呢。算了，今天就发发善心。"男子见状，先是跪下求饶："老板老板，求求你们了。我老婆肺癌晚期，好容易借了这些钱到省城医院去给她治病。求你们高抬贵手，放过我们吧。"李三怀说："别给脸不要脸，找不自在。识相的赶紧滚蛋！"女的面对凶神恶煞的二人，什么也没说，只是站在一边流泪。余前见此情景，就悄悄地劝二人说："算了吧。看这女的面黄肌瘦的肯定病得不轻……"

话没说完，就被李三怀推到一边，说："当好人就滚一边去。这种人我见多了。不是看病就是上学，理由多着呢。"男子见求告无门，便起身不顾一切去夺自己的钱包。这二人恼羞成怒，丧心病狂地对男的大打出手。男的被打倒在地，这二人还不肯罢手，继续对他拳打脚踢。女人见状，不顾一切地向前护住丈夫，哭着说："钱不要了。你要是被打死了咱娘怎么办？我这病反正也治不好了，咱们回家。"男人见实在是没有办

法，便停止了争夺。

余前再也不愿意跟着这二人干这丧尽天良的事，就离开了。事后他越想越觉得不是个事，就这样继续放任二人危害一方，良心上受到谴责。于是举报了这二人罪恶的行径，把他们送进了监狱……

余前意识到，今天自己这是遇到借机（鸡）碰瓷的了。他是过来人，知道遇到这种事，无理可讲，只有报警。他拿出手机说："一只鸡钱算不了什么，就是你们要我赔偿十只鸡钱，我也认了。但是，像你说的赔偿法，我没法接受，也赔不起。这样吧，我报警，让警察来处理……"

他话还没说完，手机就被光头一把夺了过去。此刻，余前感觉非常无助，怎么办？难道就这么认栽？否则，又能怎么样？就在这时，老太太走向前来："杨娃子，把手机还给人家吧。这个同志，你也不用报警了。不就一只鸡吗？你又不是故意的，拿上一只鸡钱，这事就算了吧。"

光头不解地说："张奶奶，这事你就不要管了……"

老太太说："我知道，你们这么做，是想借此向这位同志多要些钱帮帮我这个孤老太太。咱不能昧着良心做事。这样做不但会害了人家，也害你们，我就成罪人了。将来我怎么有脸去见冤死的儿子和儿媳？"

原来，老太太年轻守寡，与幼小的儿子相依为命。儿子23岁娶了亲，小两口非常恩爱，对老母亲也是孝顺有加，可是结婚十几年没有添个一男半女。更糟糕的是，有一年春天媳妇感觉不舒服，到医院一查，肺癌晚期。老太太和儿子求亲告友，好容易凑了三万多元钱，让儿子带着媳妇去省城治病。半路下了汽车倒火车，两口子见离火车到来还有两三个小时，就想到车站外面买点水果火车上吃。在车站边上的一家小饭馆旁，他们看到几张桌子上花里胡哨地摆着一些旧瓷器卖，就过去看稀罕散散心。哪想到刚到近前，有一个瓷瓶莫名其妙地哗啦掉到地上摔碎了。一个破瓶子也不值几个钱，那个挨千刀的竟然说是什么古董，值一百多万。他们连打带骂，硬是抢走了给媳妇的救命钱。媳妇回来后没多久就死了。没过五七，儿子跳河自尽……

这件事，传出去让乡亲们笑话，老太太一直憋在心里。今天老太太将这件事说出来，是让大家不要做伤天害理的事。

余前听了老太太的哭诉，痛恨难当。当年被讹的夫妇俩就是老太太的儿子、媳妇了。余前深感自己罪孽深重，老太太儿子、媳妇的死，自己虽然不是罪魁祸首，也是帮凶。要是当时自己再勇敢些，撕破脸皮，豁出命来阻止，不让那二人的诡计得逞，或许悲剧就不会发生，也不会有今天的借机（鸡）碰瓷。

余前把自己身上所有的钱都掏出来，大概有几百元，连数都没数都塞给了老太太。老太太接过钱，从里面拿出一百元，把其他的还回去。余前怎么也不肯接，光头和村里人也拦着。老太太急了，说："大伙的心意我领了，再争执下去是陷我于不义！"

话都说到这分上，其他人只好作罢，余前也把钱收下。光头极不情愿地把车钥匙扔给他。余前发动车辆，忽听后车斗哐当一声，他回头一看，那只死公鸡躺在了三轮车车斗里。老太太对他挥挥手："走吧，孩子。慢点！"

他心里一热，仿佛听到了母亲对儿子平安的嘱咐……

从此后，每个月末，老太太都会收到一张数目不等的，落款是"弥愧"的汇款单。有时是三百，有时是五百……

选自《上海故事》2020.2

晒钞票

◇文／郑小亮　图／段明



小刘开了个公众号，当起了“自媒体人”，热闹一阵子后，渐渐地，小刘在网上发的新鲜事儿少了，关注率直线下降，他心里暗暗着急。

这天，小刘去买菜的时候，听到有两个大妈在聊天，说了这么一件新鲜事儿：一个大妈的儿子喜欢户外活动，有天外出爬山，经过一个村子的时候，正好碰到村里有人在院子里晒钱——这可是件稀罕事儿，莫非这村的人特别有钱，闲着无聊，喜欢把钱搬出来晒太阳？

巧的是，这事发生在东河村，那正是小刘的老家！事不宜迟，为了了解情况，小刘当即驱车赶回了东河村。

这些年，老家的变化翻天覆地，小刘还真摸不准这晒钱的是哪家哪户，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向家中二老打听。不料不问还好，一问更糊涂，只见父亲想了想，说：“你问村里哪家发了财？这可就多了去了，王家老爷子的儿子搞承包，据说一年挣好几百万……”一旁的母亲补充说：“你张家大哥开公司，钱也是大把赚，还有……”

“打住打住……”小刘听得连连摇头，这样问下去没结果，干脆开门见山，“听说村里有户人家显摆，把钱搬出来晒，你们知道不？”

小刘的父亲差点儿噎着，说：“晒钱？没听说，这是发哪门子疯？”

父母常住村里，连他们也不知道，看来这事儿果然是以讹传讹。小刘很失望，再仔细一琢磨，不对啊，传播这事儿的大妈不像喜欢造谣的人，真相到底是什么？想到此，小刘来劲了，看来这事儿还得进一步深挖，那就干脆在家再住几天，也趁此机会陪陪双亲。

第二天下午，小刘喝了不少酒，天还没黑就睡了，等他醒来已是深夜，却再也合不上眼皮，索性起床出门溜达。

月明星稀，夜景甚好。不知走了多久，小刘觉着有些累了，便抄小路往回走。经过村里一户人家时，远远望见这家门口有团影子在晃动，像是一个人，又像是一

只狗。为防不测，小刘在地上找了一根硬木棍，猫着腰向那门口靠近。

终于看清了，那团影子是个人，正聚精会神地在撬门！小刘火起，蹑手蹑脚地走到那人身后，先给他来了一记闷棍。这一棍子打得扎实，那人闷哼一声便歪倒在地上。小刘也没闲着，赶紧掏出手机拍照。

全方位、多角度地拍完照片后，小刘心里反倒感激起这人来。为啥？现场抓小偷，这也是个好题材啊，发到网上，点击率一定高。想到此，小刘兴奋地踢了这人一脚，吼道："起来，想装死啊！"

这家住的是两个老人，吵闹声惊醒了他们，一看家门口来了不速之客，二老不知所措。老头儿呆呆地嘀咕着："怎么回事？咱村很久没见小偷来了，俗话说偷儿进屋背时三年，该着我们倒霉！"小偷偷的这家，户主姓周，周家二老是看着小刘长大的，小刘白天还去串过门，情况熟得很。

小刘赶紧安慰二老："没事，门还没撬开，就被我碰上了。你们休息吧，交给我来处理。"

这时，小偷醒了，小刘一把抓住他的衣领，把他拖得远远的，大锤般的拳头朝那人头上砸去："你偷哪家不好，也不睁大眼瞧瞧，这破屋子值得你偷吗？今儿不说出为什么偷这家，我把你扔到水塘里喂王八！"

那人被揍得连连告饶："大哥，我错了，我是干这行的，当然是哪家有钱偷哪家……"

"等会儿！"小刘奇怪地问，"什么叫哪家有钱偷哪家？你瞎了，这家像有钱人家吗？"那人完全忘了自己的身份，突然兴奋起来："大哥，人不可貌相啊，这家的后辈不知道干啥的，给老人的零花钱多到花不完，还把钱搬出来晒太阳！"

小刘眼睛一亮，赶紧问道："骗谁呢，你说清楚，怎么回事？"见小刘不信，那人赌起咒来："前几天，我经过这村子，肚子饿，就爬到树上摘野果子，恰巧看到这家的人把钱搬到后院里翻晒。当时不好下手，只能今天晚上来碰碰运气，没想到撞上了你……"

报了警后，警察很快就来了，带着小偷和小刘，一起去了派出所。

第二天，小刘来到了周家，他把昨晚追问小偷的经过说了，周老太摇头否认，坚决不承认晒过钞票。周老汉瞪了老伴儿一眼，说："这孩子不是外人，咱就不瞒他了。"周老汉对小刘说道："我们的确在后院晒过钱，晒钱时关门闭户，院墙也高，没想到防不胜防，被人盯上了，昨晚多亏你帮忙……"小刘瞪大眼睛问道："二老晒钱干什么？财怕外露，这样多不安全。"只听周老太叹了口气，说："我们也是没办法，那钱再不晒晒就麻烦了。"

二老解释了半天，小刘总算明白了此事的前因后果：周老汉两口子有点积蓄，去镇上的银行存钱不方便，原先是趁儿女回家探望的时候，由他们代劳。后来儿女们说工作忙，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一整年难得回家一趟，每次回来都是扔下点礼品和零花钱就匆忙离开，连话也说不上几句。无奈之下，二老便想了个办法，扒开墙上一块砖，把钱放在墙洞里。那天，周老太心血来潮，想数数攒了多少钱，从墙里拿出钱来一看，这才发现钱都受潮粘连在一起了。二老心里很慌，趁着太阳大，赶紧把钱放在后院里晒，哪想到被人瞧见了……

离开周家后，小刘心里很不是滋味，他也很久没回家看望父母了，如果不是因为调查"晒钱"的事儿，根本没想到回来。不过，他知道"晒钱"的故事该怎么写了。

回到家后，小刘对父母说："爸、妈，这次我想在家多呆几天……"父母很高兴，只见母亲把小刘喊到厨房，神神秘秘地说："多住几天也好，顺便把你爸上山挖药材卖的钱拿去存了，我们去一趟银行很难，又怕半路上被坏人盯上，钱被我们藏在院子的地下，那地儿稳妥，小偷也想不到……"

选自《乡土·野马渡》

夜半锣鼓声

◇文／龙飞天　图／段明



夜深了，刘子丰正在营帐里秉烛处理公务，忽然听见一阵锣鼓声，雨点般敲个不停，扰乱心绪。这是京剧《长坂坡》的出场鼓点，密集的锣鼓点儿，催动着他身上每个毛孔。刘子丰站起身，走出营帐。

好多士兵都被吵醒，钻出营帐观望。锣鼓声从对面的老鹰岭传来，不屈不挠的，似乎在等待着武生出场。刘子丰凝神听了听，摇摇头说："好是好，不过还欠一点儿火候。"吩咐副将带人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荒山野岭的，怎么会有唱戏的锣鼓声？

副将带了十几名兵丁，悄悄攀上老鹰岭，不由得大为惊奇。只见一块不大的空地上，四只猴子分别敲着鼓板、大锣、小锣、铙钹，像模像样的，好不热闹。副将挥挥手，众兵丁悄悄合围而上，打算捉住猴子们。可是，猴子们太精了，听见树林里的响声，拿着锣鼓家什，跳跃而去，锣鼓声也戛然而止。

听完副将的汇报，刘子丰也大为惊奇，猴子也能敲京剧的锣鼓？难怪差一点儿火候。不过，对于猴子们来说，这已经很不错了。他一拍案几，说道："明晚我亲自出马，将它们捉拿。"副将狐疑地问道："猴子们已经受惊了，还会来吗？"

一旁的师爷摸着山羊胡，眯着眼睛说："还会来，这是罗家军的圈套。"刘子丰点头赞同，眼前不由得浮起了与罗家军恩怨纠葛的往事。罗家军是总兵罗铁俭的部队，曾经在平叛的战争中打出威风，被老百姓称呼为罗家军。罗铁俭平叛有功，恩宠一时，被提拔到朝中为官。兵部尚书刘子丰极力拉拢罗铁俭，但是，罗铁俭生性耿直，不愿意加入刘子丰的朋党，从而与刘子丰结下了梁子。后来，朝中大臣相互倾轧，罗铁俭站在正直的大臣一边，上书历数刘子丰贪赃枉法的种种罪行，却被皇上偏袒，压而不议。

刘子丰反攻倒算，抓住罗铁俭平叛中的一些小失误，捏造事实，大做文章，皇上偏听偏信，开始对罗家军的将领们大肆诛杀。罗铁俭死后，罗家军剩余的将领保着罗家几

位公子逃亡而去。刘子丰派出亲信爪牙，四处探访，务必要将罗家军赶尽杀绝。他每一年的秋季，都要到名山大泽打猎，其实是围剿罗家军余部。今夏，刘子丰得到消息，虎啸山发现罗公子的踪迹，于是，就以狩猎的名义，率兵来围剿。

刘子丰把思绪收回来，咬牙切齿地说道："已经快十年了，罗家军余部仍然剿灭不尽。我倒要看看，罗家军耍的什么把戏。"

第二天晚上，老鹰岭上的锣鼓声果然响起。刘子丰披挂整齐，带着兵丁，悄悄地攀爬上老鹰岭。只见空地上，四只猴子正在起劲地敲打着锣鼓。刘子丰身先士卒，带头冲向猴子。他的黄金甲，在月光下格外耀眼。其他三只猴子扔下家什跳跃着跑了，可是那只大猴子，边退边敲着大锣，对着刘子丰龇牙咧嘴。刘子丰挥着宝剑冲过去，忽然一阵巨响传来，刘子丰和兵丁们掉进了一个大陷阱里。紧跟着，一阵箭雨飞来，喊杀声起，埋伏在老鹰岭上的罗家军冲杀出来。

这时，一阵号角声响起，绕道埋伏在老鹰岭后面的朝廷军队，蜂拥而上，喊杀声震天响。

战斗终于结束。营帐内，副将汇报战果，伏击的罗家军全军覆没，四只猴子都被抓了起来，锣鼓家什也捡回来了，冒充尚书大人的亲兵被剁成肉酱，黄金甲已经损坏。刘子丰哈哈大笑着说："这些叛党，用猴子做诱饵，敲着《长坂坡》的锣鼓点儿，以为搔到我的痒处，想置我于死地。我是谁？怎么会轻易地上当？哈哈哈！"

副将点头哈腰地说："大人英明！"刘子丰挥挥手，鼻孔里挤出声音："去，把猴子们带上来。"

四只猴子被拴着绳子，牵进营帐里。刘子丰让人把锣鼓家什放在猴子们面前，嬉笑着说："你们不是会敲《长坂坡》的锣鼓点儿吗？敲给爷听听？"副将拔出剑，叫嚣道："还不快快遵命，小心砍下你们的猴头。"也是怪了，猴子们似乎能听懂人话，忙拿起锣鼓敲打起来，还真是有模有样的。敲了一会儿，它们放下锣鼓家什，开始对着刘子丰打躬作揖。

刘子丰哈哈大笑，指着大猴子，对师爷说："这猴子有点儿怪，体型偏大，另外三只猴子，都是跟着它的动作学，莫非是猴王？"师爷附耳过来："大人，大猴子很狡猾，听士兵说，就是它把你的替身引到陷阱里的。依我看，就地正法最为妥当，免生祸端。"刘子丰摆摆手，说道："承蒙叛军余孽煞费苦心，培养出这么好玩的猴子，我不笑纳，岂不辜负他们的一番苦心？小小的猴子，还能生出什么祸端？我把它们关在铁笼子里，还能翻了天？"

回到京城里，闲暇的时候，刘子丰仍然和家养的戏班子唱戏取乐。刘子丰本是戏子出身，十几年前，跟着戏班子在京城里讨生活，最拿手的就是扮演《长坂坡》里的赵子龙。他那挺拔的身段，扎实的功底，清亮的唱腔，常常赢得满堂喝彩。慢慢地，刘子丰就成了戏班子里的台柱子，只要他上演京剧《长坂坡》，几乎场场爆满。

这一天，来了一个官绅打扮的人，带着几个随从来听戏，看完刘子丰的表演，忍不住站起来喝彩鼓掌，还到后台和卸妆后的刘子丰攀谈。第二天，忽然来了一帮侍卫，把刘子丰请进皇宫，专门表演《长坂坡》里的赵子龙。刘子丰这才得知，昨天官绅打扮的是当今皇上。皇上也是戏迷，经常乔装打扮，混迹于各大戏院里看戏，看了好几年的戏，偏偏对刘子丰的扮相青睐有加。

自此，刘子丰成为御用戏子，专门扮演赵子龙给皇上演戏。有一次，皇上正在观看刘子丰的表演，大臣进来递给他一份军情急报，原来边境民变，地方军队节节失利，向朝廷求援。皇上正在兴头上，指着刘子丰说："朕有赵子龙大将军，区区叛民，何足道哉！"就这样，刘子丰稀里糊涂地成为荡寇大将军，被派去平定叛乱。

好在刘子丰读过《三国演义》，知道有

个十面埋伏之计，就下令用十面埋伏之计杀敌。手下有一帮随军师爷和参军，自然会把一切安排妥当。想不到，这一仗打赢了，叛民们伤了元气，慢慢地，叛乱就被平息了。刘子丰被皇上重用，安排到兵部任职，没几年，就升任兵部尚书。

刘子丰发达了，就把原先的戏班子包养在府中，闲暇时，就和他们排演《长坂坡》。并不是刘子丰放不下唱戏，而是皇上放不下他扮演的赵子龙。皇上一有空闲，就来到刘子丰的府上，点名要他表演赵子龙，打发时间。既然皇上喜欢，刘子丰自然精益求精，不敢懈怠。

这一天，刘子丰和戏班子演《长坂坡》，听着催他上场的锣鼓点儿，忽然想起了那四只猴子，就让人把它们从后花园里连铁笼子一起搬过来。

家丁们把铁笼子摆在戏台上，拿来锣鼓家什。刘子丰穿着赵子龙的戏装，念白道："呔，猴崽子们，快快与爷敲打起来。"果然，在大猴子的带领下，四只猴子敲起了赵子龙的出场锣鼓。刘子丰踩着鼓点，手握银枪，摆着姿势，踱将出来。戏班子的人算是看了一场稀奇，纷纷鼓掌叫好。刘子丰玩得很尽兴，可惜的是，猴子们只能勉强敲打半场，到了后面，节奏就全乱了。纵使这样，也让人称奇不已。刘子丰慢慢地喜欢上了猴子们，只要和戏班子排演，就必先和猴子们玩上一段。

转眼到了中秋节，皇上和妃子们吃罢月饼赏完明月，戏瘾犯了，就摆驾来到刘子丰的府上。刘子丰急忙迎驾，请皇上到戏台子下坐定，喊来戏班子，开演《长坂坡》。皇上摆摆手说："刘爱卿，朕听闻你收养的猴子会打锣鼓点儿，不妨让朕开开眼。"

刘子丰急忙跪禀："启禀圣上，那都是胡闹，恐怕有辱圣听。"皇上挥挥手说无妨。刘子丰就下令抬上铁笼子。猴子们果然敲打得有板有眼的，刘子丰踩着锣鼓点儿，演起了赵子龙。皇上高兴得禁不住手舞足蹈，开怀大笑。

演完了，皇上还觉得不过瘾，非得要重演一遍，让刘子丰把猴子们放出来坐着，台子边摆个铁笼子，有碍观瞻。刘子丰依照旨意而行，重新开演。

刘子丰踩着锣鼓点儿上场，正在念白的时候，忽见大猴子扑到刘子丰的身上，刘子丰惨叫着倒在台上。侍卫们急忙冲上台，拿下大猴子。大猴子手里拿着锣槌，锣槌的一头是匕首形状。原来锣槌暗藏机关，旋转掉槌头后，就是一把匕首。大猴子发出怪笑，对着抽搐的刘子丰说："奸人，你没想到吧，老鹰岭的计谋只是铺垫，我才是真正的杀者。"然后仰头叫道："父亲，罗家军的将领们，我为你们报仇了！"

刘子丰死了，皇上亲自御审大猴子。大猴子倒也爽快，全招了。他是罗铁俭的小儿子罗心树，父亲被害时，他还不到一岁。可是，刘子丰赶尽杀绝，罗家军余部被多次围剿，几乎没有藏身之地。罗府养着一个江湖术士叫做黄老癫，把罗心树带走了。此时，罗心树才两岁多。

黄老癫喂罗心树吃丹药，把他关在山洞里与猴子一起生活。因为药物的关系，罗心树不但瘦得和猴子一样，而且再也长不高，举止和猴子没有什么两样。后来，黄老癫给罗心树缝了一身猴皮，罗心树就这样变成一只大猴子。不仔细凑近看，还真难辨别。黄老癫又教罗心树和三只小猴子练习《长坂坡》的锣鼓点儿，然后把他们送到老鹰岭上，精心策划了一场复仇的计划。

皇上看着猴子的模样，怎么也没有想到，这只是一个十来岁的孩子而已。想着猴子能说人话，稀奇好玩，皇上就说："罗心树，朕给你父亲和罗家军平反昭雪。不过，你得进皇宫里逗朕开心。"罗心树说："皇上，正因为你好玩耍，宠幸戏子刘子丰，才弄得君不君臣不臣，败坏朝纲。我已报大仇，何必苟且偷生。"说完，撞在台柱子上而死。

选自《故事林》2020.2 上



神雕吓下驴

◇文／焱燚　图／段明

这个县官不好当

周进一肚子学问，但是家徒四壁，凑不齐上京赶考的盘缠。正在发愁时，几名乡党送来了银两，说是要资助他。周进感恩戴德，也没辜负众人的期盼，考取了功名，随后，他被分配到鹤城赴任知县。为了报答乡党，他带着他们一同上任。这么一来，正中乡党们的下怀，他们“投资”周进，就是为了等周进有了一官半职后，狐假虎威，盘剥百姓。

一行人走到十里长亭，忽然看到有个美貌女子前来相送，周进有些吃惊：“秋菊妹妹！”

这秋菊家和周家本是邻居，但比周家还穷，当初没少受周家的帮衬。十来岁时，秋菊被辗转卖到京城醇亲王府里当了丫鬟，几年后被王爷收为小妾。刚好今年王爷负责督促吏部对中榜进士的任命，秋菊打听到周进启程的日期，想起过往的情谊，特地到十里长亭相送。

两人叙旧，各自感叹了一番，饮下一杯薄酒，洒泪挥别。望着被乡党簇拥而去的周进，秋菊怔怔地出了神。

周进等人一路晓行夜宿，这一天，到了秃鹰山地界，忽然从山上冲下来三个强盗，拦住他们。周进骑着大黑驴，看见阵势不对，鞭打着大黑驴赶紧往回跑，正慌乱时，突然从天空中冲下一只大雕，扑棱着翅膀，将大黑驴赶了回来。

强盗们叫道：“我们只求财不求命，你们都不要乱动。”说着便搜刮起来。但是，箱子里银子不多，他们不禁大失所望。看到文书和官印，领头的强盗眼珠子一转，有了主意。他把周进拉进旁边的灌木丛里，轻声嘀咕了一通，接着又跟众人说，他们兄弟三人要跟着周进上任，到任后就可以捞取钱财了。周进一脸无奈，把身边所有的盘缠散给了跟着自己的乡党们，让他们都回家去。乡党们哪敢说

不，拿了钱抱头鼠窜而去。

就这样，三人一雕，跟着周进上路去鹤城。路上，周进得知，这三人是师兄弟，老大叫左威风，老二叫许雷鸣，老三叫万飞沙。他们把那只大雕称作“神雕”。

进了鹤城境内，一路走来，满眼尽是萧条。左威风不由得叹口气，说道：“看来，鹤城是个穷县！”

大家到县衙里安顿下来。晚上，乡绅们在“天香楼”为周知县接风。席间，当周进问起鹤城为什么这么冷清萧条时，一位乡绅激动地说道：“还不是土匪闹的！”其他人也跟着七嘴八舌地讲了起来。

原来，在城外三十多里的虎啸山上，盘踞着一伙土匪，为首的叫作彭叫天，仗着人多势众，公然到鹤城摊派粮食和钱财，谁家要是不服从，月黑风高夜，彭叫天就会带人将那家洗劫一空。官府曾经派省城的驻军来剿过匪，官军一来，彭叫天就分散部众在山里隐藏起来，官军一撤回省城，他们就冒了出来，继续占山为王。慢慢地，百姓只交土匪的摊派费，不交官府的税赋。前两任知县都是因为带人催缴税赋，激起民变，在混乱中被杀的。可以说，在鹤城，老百姓眼里没有官府，只有虎啸山的土匪。

得知鹤城现状，周进半天不作声。左威风劝道：“大人先别急，待我明天出城打探一下，再作打算。”

第二天，左威风和许雷鸣一起出了城，到村子里了解情况。一位不怕事的白胡子老农气愤地告诉他们，鹤城之所以匪患这么大，完全是因为城里的几家富户和土匪暗中勾结，偷偷地提供消息。当初，他们只是慑于土匪的淫威，寻求自保，后来就死心塌地地充当耳目，为土匪办事。不是他们的出卖，前两任知县就不会这么容易被土匪刺杀。

回到县衙里，左威风把打听到的情况说了，周进倒吸一口冷气，看来鹤城的县官不好当啊！

当务之急乃剿匪

第二天早上，周进打开县衙大门，发现门上插着一把飞刀，上面写着血字“恭贺周大人上任”，落款是“彭叫天”。虎啸山的土匪来示威了！

左威风看着飞刀，说道：“大人，虎啸山的土匪不灭，我们就没法儿在这儿待下去。”

周进发愁道：“无人无钱，怎么剿匪？”

左威风说：“我倒是有个办法，只不过需要大人的配合。”周进当即表态，只要是为民除害，支持！

过了两天，在左威风的提议下，周进把鹤城所有的富户召集起来，宣布准备剿匪，并让每户捐献两头驴和一百两银子。富户们默默无声，周进把桌子一拍，厉声说道：“如若不捐，视同通匪，抓进大牢！”

这时，城西杂货铺的王掌柜站起来说道：“剿匪是好事，剿灭了土匪，我们每年要少交不少摊派，我支持县太爷。”他当即在文书上按了手印，回家拿钱赶驴去了。有人带了头，其他人也纷纷照做。

王掌柜实际上是左威风请的托。前两天，左威风找到乡下的白胡子老农，询问他县城里的商户有没有熟悉的。老农说王掌柜是他的亲戚，为人正派，与土匪没有勾结，可以信任。左威风就悄悄找到王掌柜商议，让他带头捐赠。王掌柜一口答应。

不到两天，十几家富户就把驴和银两全部送来了。左威风把三十多头驴子集中到校场里，圈养起来。然后，又买来很多铁块和废旧兵器，征用了两家铁匠铺的师傅，到县衙里建炉打铁，说是锻造兵器。

县衙里的铁匠由许雷鸣和万飞沙盯着，左威风每天在校场里训练驴子。他在每头驴的身上绑上肉块，指挥神雕捕食。神雕飞扑下来，嘴巴一啄肉块，紧接着翅膀一旋，又飞升到空中。神雕啄食肉块时，难免会啄到驴身上，甚至会连带着撕下驴肉。每每这个时候，驴们就会疼得上蹿下跳。就这样过了半个月，只要神雕从空中飞扑下来，驴们就会惊慌失措地往前飞跑，躲避

神雕。那些驴吃尽了神雕的苦头，跑起来自然不遗余力。

每当神雕吓驴时，校场四周就会围起一圈百姓观看。他们实在闹不清这吓驴与剿匪有什么关系。

校场可以同观，县衙里的铁匠铺却不能进去，里面整天叮叮当当的，不知在打造什么兵器。不过，无论兵器打得多么锋利，征召不到剿匪的人，也是白搭。确实，老百姓惧怕土匪报复，至今，县衙里连三班衙役也没有找齐。

虎啸山的土匪早就得到密报，听了吓驴的事情，一齐哈哈大笑，虽然猜不透吓驴背后的真相，但真没放在心上。

这天深夜，开米店的吴掌柜指挥着伙计们赶着几辆马车，说是到省城去卖米，要连夜赶路。出了城门，马车却拐上了虎啸山。刚拐过路弯，左威风三兄弟带着新招的几名衙役闪身拦住了去路。原来，左威风早就打探清楚了，吴掌柜就是与虎啸山土匪勾结的富户之一，吴掌柜的米店其实就是土匪们的粮仓，每个月的月底，吴掌柜都会将买来的粮食悄悄送到虎啸山去。

神雕驴群显威风

吴掌柜被收入大牢，消息传到虎啸山，彭叫天大怒，带着全部人马来找周进算账。

左威风早就在城楼上安排了岗哨，接到岗哨的报告下令关了城门，自己上到城楼。彭叫天的队伍黑压压一片，站在城门前高叫："城楼上的人听着，快快告诉狗官，速速放了吴掌柜，还我粮食，不然，就踏平鹤城！"

彭叫天说得没错，小小的鹤城，就凭左威风和几个衙役，是挡不住他们的，踏平鹤城绝对不是吹牛。果然，城楼上的左威风服软了，抱拳说道："彭大当家的，多有得罪，还望海涵。还请你稍稍退后，我这就让人归还你们的粮食。"

接着，城门大开，许雷鸣和万飞沙各自牵着一队驴，依着城墙一字排开。每头驴的背上都驮着褡裢，褡裢里装得鼓鼓囊囊的，应该就是粮食。

彭叫天大喜，想不到事情这么轻易地解决了，正要挥手让人上去牵驴，却见左威风冲天空打了一个呼哨，瞬间，神雕出现，向驴队俯冲下来。驴们看见神雕冲下来了，发疯一样地向前冲。土匪们见驴群来势凶猛，都下意识地纷纷躲闪，驴群一下子就冲进了土匪的队伍里，从人群里左冲右突而过。有一些驴被人群挡住，就抬起蹄子乱踹。驴背上的褡裢，都做了机巧，底部非常薄，有很多裂缝，用细线连着，颠簸拥挤中细线断裂，开始往地上掉铁蒺藜。这些铁蒺藜，就是铁匠们秘密打造的兵器，细小尖利，呈三角形，马踏上刺进马蹄，人踩上穿透人脚。人推驴撞，不一会儿，地上铺满铁蒺藜，惨叫声连连。

左威风、许雷鸣和万飞沙三人，带着几名衙役开始放箭，土匪们行动不便，纷纷当了箭靶子。躲在屋里的百姓见衙役们占了上风，纷纷出来助阵。他们拿着扫帚和木棍清理铁蒺藜，捆绑土匪。

彭叫天和大部分土匪被活捉。彭叫天被斩首示众，土匪们则被投入大牢，剩下的残部逃离了鹤城。左威风带人上了虎啸山，烧了山寨，端了土匪的老窝。

没有了匪患，周进着手治理鹤城，渐渐地，政务有了起色，一派政通人和的景象。

这一天，左威风、许雷鸣和万飞沙三人向周进告辞。周进摆酒相送，临别时说："三位仁兄，感谢相助，代我向秋菊夫人问好！"

当初秋菊与周进十里长亭相别后，心思细腻的她看到乡党们的神情，担心周进会被小人左右，于是回家禀告王爷。在王爷首肯后，又派了王府的三大护卫施计驱赶乡党，辅佐周进。这三人是同门师兄弟，善于驯雕，就带着神雕一起来了，没想到却意外地破了虎啸山的土匪。

当初，秃鹰山劫道时，左威风就悄悄地向周进告知了真相。不然，以周进读书人清高的个性，是断断不会同意劫匪相随的，更别说配合了。

选自《山海经》

乐医传奇

◇文／任宏伟　图／颜玮



清乾隆年间，昌州城里的大富翁周鑫荣家的大公子周志广得了怪病，请遍了郎中也治不了。

想当年周鑫荣的父亲也得过此病，缠绵病榻两三年，结果英年早逝，所以周鑫荣十分焦急。

眼看长子就快病死了，万般无奈，周家出银千两张榜招贤。

榜文贴出去的第二天下午，城里的穷秀才关天礼揭了榜。人们只知道关秀才夜夜苦读，却始终考不中举人。除此之外，他唯一的爱好就是弹琴，弹琴时还特别投入，时而哭时而笑，被人认为是疯子，却从来不知道他还会治病，难免议论纷纷。

关天礼来到周府，周家老小也是一脸疑惑，周鑫荣皱眉说：“名医都治不了的病，你又能有啥办法？”

关天礼解释说，他祖上曾在宫里当过乐医，技术高超，祖上又结合实际病例做了改良增删，医术入神。至今家里还藏着一本乐曲治病的秘籍药疗秘方，祖上毕生所学的精华，都在这本书里。

见关天礼一脸严肃，周鑫荣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带着他进了病房。

只见躺在病榻上的大公子周志广面色苍白，瘦得和骷髅差不多。关天礼问周志广：“哪里不舒服？”周志广也说不出哪儿难受，只是夜夜难眠，食欲不振。

关天礼又了解了病人一些其他症状，说这病的症状和治疗手段那本书上有，他想弹首曲子试试看。

琴声一响，曲调舒缓轻柔，周志广觉得阵阵困意来袭，不一会儿就发出了轻微的鼾声。

这一觉直睡到第二天上午，醒来后觉得精神好了许多，连声喊饿。关天礼又根据祖传秘方开了药方，周志广服后，更见精神。

自那以后，关天礼天天晚上到周府弹琴，周志广的睡眠质量大大改善，又有了食

欲。经过两个月治疗，周志广彻底康复。

周鑫荣连连慨叹，要是当年父亲也用这乐医治病，没准不会走得那么早！他很讲信用，二话没说命人把一千两银子送到关家。

周家两个家丁抬着一个大箱子穿街过巷，路人纷纷停步观看，嘴里不时发出“啧啧”声，连连赞叹发财也不是一件难事。

见到银子，关天礼和老婆何氏心花怒放，恨不得夜里都搂着银子睡。

这天夜里，何氏哄儿子关小虎睡着后，两口子商量这么多银子该咋花？买宅院置地还是开店经商。正在分派，突然敲门声响起。

关天礼十分不满地问：“谁？这么晚敲门是何道理？”

屋外人冷哼一声：“我是周府的家丁，周大公子突然不行了，周老爷让我过来请先生赶紧去瞧瞧。”

关天礼惊出一身冷汗，忙拔掉门闩开了门。三个持刀的蒙面人立刻挤进门，威胁关天礼马上把银子交出来。

关天礼吓坏了，只得手指一个箱子说银子藏在里面。一个蒙面人用刀指着关家三口，另两个打开箱子取出了一包包用布包成小包的银子，那些布都是何氏亲手织成预备过年用的。显然三个歹徒是有备而来，他们把银子分成三份装进三个口袋。为防不测，他们还把关家三口捆起来，堵住嘴后才离去。

第二天早上，一个邻居来串门替关家三口松了绑。关天礼又气又急，也顾不得周身疼痛，跑到衙门报了案。

昌州知县马德仪接到报案后，立即赶到现场调查。然而因关天礼收银子的事儿知道的人太多，三个歹徒也都没有明显特征，此案查来查去也没查出结果。

一晃半年过去，关天礼靠乐曲治病开始小有名气，逐渐有人请他去治病，虽然效果各异，收入不定，但小日子也过得很滋润。

这天，周府又派人来请关天礼，说周鑫荣的二儿子周志大也得了和周志广一样的病。看来，周家是有这个病的根儿呀。

关天礼心中暗喜，心想，周家出手大方，发财的机会来了！这次要吸取教训，治好病后就让周家秘密地把银子送来，然后再藏好。

关天礼来到周家，不等周鑫荣开口，就提出了要求：“治疗费加倍，我保证治好二公子的病。”周鑫荣有点儿吃惊但还是点了头。

转眼三天过去，周志大的病已有所起色。

关天礼兴冲冲地回到家，一进门看到何氏在哭，忙问妻子为何事悲伤？

何氏说，小虎下午出去玩儿，直到傍晚也没回家，她很担心，准备出门找儿子。谁知她刚锁好门，突然一支箭飞来射到木门上。箭上插着封信，粗通文墨的她看过信才知道，儿子被绑架了。

关天礼大吃一惊，忙问：“绑匪要多少银子放人？”

何氏叹了口气把信交到丈夫手里，关天礼把信拿到油灯下细看：

关天礼，我是周志大的仇人，如果你想让关小虎活命，就甭给周志大治病。如果七天内，周志大还没去见阎王，你就准备给儿子收尸吧！

关天礼急得驴拉磨一样原地转了半天，又拿出那本秘籍反复看了多遍。

第二天晚上，关天礼照例去治病，与以往不同，他换了首曲子，一曲弹罢，周志大很快进入梦乡。

第三天中午，关天礼正在家吃饭，突然周府管家跑来说，周志大一直睡到现在还没醒来。

关天礼心中明白，一定是前晚那首曲子起了作用。他故作惊慌，跑到周家安慰周鑫荣说：“周老太爷不必担心，我再弹首曲子，二公子必会醒来。”

周鑫荣点点头，关天礼开始弹琴。他刚弹了没几下，周志大就开始抽搐，屋外观看的人都以为周志大快醒了。谁知关天礼又弹了一会儿，周志大竟抽搐加剧，最后抽着抽着就不动弹了。周鑫荣忙走过去探了探周志大的鼻息，已没了呼吸。



周鑫荣怒目圆睁，抡起拐杖朝关天礼头上打去："好你个庸医，竟把我儿子害死了！"

周家人怕周鑫荣盛怒之下把关天礼打死，纷纷劝周鑫荣停手。

周鑫荣瞅了眼头破血流的关天礼，命两个家丁把他绑了去见官。

知县马德仪接到报案后，立即带着仵作赶到案发现场，仵作简单验了下尸，确认周志大已经死亡后，周家上下就忙着为周志大操办起了丧事。

因还有其他公务，此事过去三天后，马德仪才开始审案。

关天礼被带上大堂后，马德仪惊堂木一拍，大喝一声："关天礼，你医术不精，治病不成，反害人性命，该当何罪？"

马德仪原以为关天礼会认罪服法，谁知关天礼脖子一梗，竟说知县冤枉他。

马德仪冷哼一声："大胆狂徒，周志大的尸体本官亲眼所见，你还敢抵赖？不动大刑，料你不肯招认。来人呀，先打他四十大板。"

两个衙役把关天礼按倒在地，正要打板子，突然周府管家跑来说，周志大复活了。

马德仪惊得目瞪口呆，片刻后，才问管家到底咋回事儿？

管家说，周志大的棺材停在院中，谁知今天中午，棺材中竟然有了动静。人们都以为是诈尸，吓得四处逃窜。

周鑫荣走近棺材，脸贴着棺材听了听，吩咐家丁快把棺材盖撬开。家丁们面面相觑谁也不敢动，周鑫荣不顾年迈体虚，亲自取来工具撬开了棺材盖。

移开棺材盖，周志大竟然坐了起来："憋死我了！"

马德仪一怔，突然想起刚才关天礼喊冤的事儿，于是他问关天礼："看来你早就知道周志大没死。快说，你故弄玄虚，让周志大假死棺中是何用意？"

关天礼这才说出真相。原来，儿子被绑后，关天礼心急如焚，他也想过报案，但又怕报案后官府救不了他儿子，反而害了儿子的性命。但如果按照绑匪的要求不但不治病，还得要了病人的命，他又实在下不去手。

实在想不出万全之策，关天礼无奈地翻起了那本祖传秘籍。他一连翻了几遍，突然眼睛一亮，他看到有首曲子名字居然叫"假死咒"。

毕竟让人假死有危险，关天礼不敢直接拿周志大的性命开玩笑。他略一思忖，就用自家养的几只鸡做试验。他仅弹了一小段，几只鸡都进入了假死状态，他找来一根针在一只鸡的腿上狠扎一针，那只鸡就神奇地复活了。

试验成功，关天礼与何氏商量好计策后依计而行。和他想的一样，周志大进入假死状态后，周家果然把他送交官府处理。

关天礼被关进大牢的第二天早上，何氏重金贿赂狱卒见到丈夫。当初两口子商量好，如果关小虎被放回家，何氏就穿红鞋。关天礼看到妻子的一双红鞋，这才放了心。

马德仪的脸色缓和下来："绑匪的那封信还在吗？本官要通过笔迹查出绑匪。"

关天礼说信在何氏手里，马德仪命人让何氏带信来见。何氏把信拿来，马德仪凝神细看，但见信的字迹遒劲有力，挥洒自如，看着有点儿面熟，可一时又想不起在哪儿见过。

县令拿着那封信，翻来覆去也想不出是谁写的，于是来到周鑫荣家，想问问他能不能提供点儿线索，可他进了客厅落座，一搭眼就看见了一幅和勒索信一模一样字迹的书法，而落款居然是周家大公子周志广！这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啊！

周志广被押上大堂，马德仪惊堂木一拍，问他周志大和他有何怨仇，为何要致亲兄弟于死地？

周志广招认说，周鑫荣一向偏心，总在人前夸赞周志大，言来语去的，流露出以后周家这份家业要靠次子才能光大。而周志大仗着父亲的宠爱，从不把他这个兄长放在眼里。日久天长，他就对周志大有了恨意。周志大生病后，他暗想，如果单身未婚的周志大病死，他就能继承全部家业了。

马德仪审案向来严谨，他命人把关小虎找来辨认绑他的人是否是周志广。关小虎被带上大堂后说，绑他的人是两个壮汉，不是又瘦又高的周志广。当时他被两个壮汉用麻袋装着关进一个小黑屋，在屋里他还看到他娘曾经织的布片。

马德仪明白，周志广很可能是幕后指使者，他手下一定还有同伙，有可能夜入民宅，持刀抢劫关天礼那起案子也是这伙人干的。

马德仪惊堂木一拍，问周志广两起案子是否都是他派人干的。

周志广开始喊冤叫屈，直到衙役们到他家地下室搜出包银子的布，周志广抵赖不过，只得承认，他确实是幕后指使人，另外两人都是他的酒肉朋友，赵七和马二黑。

周志广说，关天礼治好他的病不假，但他认为关天礼收费不合理，他只不过弹了两个月琴，就索要了一千两银子的诊费，越想越气，这才伙同赵七和马二黑实施抢劫。

赵七和马二黑被带来后，很快招供。马德仪依法对三人判了刑，并从三家搜出银子交还关天礼。

真相大白，关天礼暗暗心惊，在心底发誓，以后就算碰上疑难杂症，也不敢再漫天要价了。

赵、马二人被关进牢房后，每隔一段日子还有亲人探监；周志广因做事太毒，亲人们谁也没看过他。他又气又怒，没过多久怪病又犯了，他夜夜难眠，食欲不振，这回再也没有乐医为他治病，最后瘦得骷髅一样，就此一病不起，也算是应有之报了。

选自《民间文学》

现学现卖

◇文／黄平



这天，小艾和闺密丽丽一起去吃喜酒。两人刚到酒店门口，一个毛头小伙转身和小艾撞在一起，小伙手里拿着的饮料洒了小艾一身……

一会儿，小艾和丽丽进了酒店，刚坐下，一个小伙惊喜地对小艾说：“美女，这么巧？”小艾一看，脸色一沉。她没理小伙，因为这人就是刚刚撞她的那个小伙。

不久，婚礼开始了。新郎新娘讲述了他们的恋爱经过：一次坐火车，两人正好是邻座，下车时，新郎向新娘要手机号。新娘本不想给，但顾及他的面子，就把号码写在一张纸上，可故意少写了尾数。没过几天，新娘竟接到了新郎的电话。原来，新郎看到那个号码后，以为新娘不小心写错了，于是就在号码后加上“0”“1”“2”……一个一个打过去，这才找到了新娘。新娘很感动，两人最终走到一起……

酒席结束时，那个小伙凑上前对小艾说：“美女，看来我们也有缘啊！留个电话呗！”

小艾眼珠一转，点点头，到前台拿来纸笔，写了一个号码给他。小伙一看乐了：“你这是现学现卖呀！放心，我一定会找到你！”

小艾和丽丽刚出酒店，就见小伙开着一辆豪车走了。丽丽羡慕道：“小艾，你遇上富二代啦！”

谁知小艾一跺脚：“完了，我给他的手机号少了一位数……”

丽丽说：“这有什么关系？他肯定会像今天这个新郎一样，多打几个电话找你，多浪漫啊！”

只见小艾哭丧着脸说：“可我少写的是中间的一个数字……”

选自《喜剧世界》

惊魂逃脱

◇文／张希　图／段明



这晚，奥特镇附近发生了地震，地震强度大，给很多建筑造成了破坏。更糟的是，镇郊外的精神病院以及马拉州监狱也损坏严重，有精神病人和服刑人员趁此机会逃脱。为此，警方出动应急救援队，调拨大量警力前往奥特镇。

地震过后的第二天清晨，一个叫马约尔的男人开着一辆捡来的破旧皮卡，来到了奥特镇南端。马约尔已经十几个小时没吃没喝，一整晚的奔波让他筋疲力尽。

马约尔把车停在一栋二层白色小楼门前，这栋楼还算完好。马约尔下了车，从围墙豁口进了院子。忽然，一个嘶哑的中年妇女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你是什么人？别靠近房子。”马约尔心里一惊，抬头看去，见二楼窗口露出一张惨白的脸。马约尔下意识一闪身，躲到了小楼的侧面。“别躲了！我都看到你了，你是什么人？”嘶哑的声音继续问话。马约尔调整了一下情绪，慢慢地走了出来，他抬头仔细看那张脸，她大约四十五六岁的样子，正用灰色的眼珠死死地盯着马约尔。

马约尔反问：“你又是谁？”

“我是罗森太太，这幢房子的女主人。”

马约尔迟疑了一下，说：“我叫马约尔，是电力维修工，你家电断了，我要进去看一下。”说着，他快步向楼门走去。

“别过来！”女人呵斥道，“维修工，有证件吗？”

“被压在倒塌的维修站了。”马约尔回答，他试图继续靠近楼门。“别靠近！”女人大声说，“你难道没听说吗？州监狱的犯人跑出来了，你怎么证明你不是？”

“好吧！既然你不相信我，我就将你家的布局说给你听。你家卫生间在二层南头，厨房在一层东面，卫生间的门是棕色的，厨房的门是白色的。”

女人听罢一愣："你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

"我之前来过两次，都是你先生在家。你先生怎么称呼来着？"马约尔问。

"布林·罗森。"

"对，罗森太太，这下子你该放心了吧！"马约尔说着，继续凑近楼门，"你能给我一杯水喝吗？我已经十几个小时没吃没喝了。"说着，他转身一屁股坐在了楼门口的台阶上。

女人嘀咕道："真难缠！"接着，她下了楼。马约尔等了一会儿，听到门里传出她的声音："离远一点儿，向外走出去十步。""好的，罗森太太。"马约尔说着起身，用脚使劲踏在地面上，发出"啪啪"的声音，但身子纹丝没动。过了一会儿，马约尔身后的门开了，他顺势转身，一个箭步直奔门口而去，手里端着水的罗森太太吓了一大跳，她身穿红色连衣裙，脖子上围着深紫色的围巾，一时愣在了那里。就在马约尔即将冲入房门的那一刻，从他身后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都别动！"

马约尔被吓了一大跳，他转身一看，只见一个身穿铁路工人制服的秃顶中年男人不知什么时候来到了自己的身后。中年男人面目狰狞，手里还举着一支枪。

面对黑洞洞的枪口，马约尔和罗森太太都愣住了。秃头男人命令道："都给我进去！"

马约尔和罗森太太别无选择，只能按秃头说的做。

秃头将二人押进了客厅，他仔细打量着两个人，先问马约尔："你是干什么的？"马约尔脸上露出一丝狡黠的笑，反问道："老兄，我看你不是铁路工人，你是从州监狱里跑出来的吧？"

秃头怀疑地问："你也是？"

马约尔点了点头。

秃头皱了皱眉，说："那我怎么没见过你？"

马约尔说："那里面一千多人，见过面也不一定记得。再说，我一个星期前刚进去。"

秃头"哼"了一声："你小子可是够走运的。"

知道真相的罗森太太气坏了："我早就看你不像个好人，还说自己是维修工，认识我先生……"

"闭嘴！讨厌的女人，快去拿些吃的来。"秃头用枪对着罗森太太比画了一下，罗森太太转身去了厨房。秃头跟在罗森太太身后，走了两步，他转过身，看了看坐在沙发上的马约尔，命令道："兄弟，你也一起过来！"马约尔站起身，跟着罗森太太去了厨房。

罗森太太进了厨房，翻箱倒柜地找吃的，秃头则端着枪在厨房里来回踱步。从表情上看，秃头很紧张，时不时地往窗外瞟一眼。不一会儿，罗森太太找到了一些面包和一瓶牛奶，倒进杯子里。马约尔用余光发现，罗森太太竟然将一袋白色的粉末也倒进了牛奶杯中，秃头显然没有注意到。马约尔一转身，将正在倒牛奶的罗森太太挡在了背后，对秃头讨好地说："老兄，等会儿你先吃。"

秃头不客气，抓起面包就往嘴里塞，然后一口气喝干了那杯牛奶。秃头吃饱了，坐在厨房椅子上喘着粗气，过了一会儿，他慢慢地低下头，很快昏睡了过去，"啪"的一声，手枪掉在了地上。

罗森太太注意到这一情况，她急忙要过去捡枪，可还是被马约尔抢了先。马约尔一个箭步冲了过去，一脚踩住枪，将秃头按倒在地。秃头已经基本失去了知觉，束手就擒。马约尔对罗森太太说："我是警察，不要怕。我没带手铐，快拿绳子来。"罗森太太不知所措地问："绳子……绳子在哪儿？"马约尔命令道："车库里有一捆，快去拿。"很快，绳子取来了，马约尔将秃头捆了个结结实实。

罗森太太惊魂未定地问："吓死我了！你真是警察？那你刚才为什么说自己是维修工？"

马约尔一把揪住罗森太太的手腕，把她也按在了饭

桌上，问：“你刚才在牛奶里放了什么？是不是毒药？从哪里弄到的？”

罗森太太解释道：“不是毒药，是我自己偷偷存下来的镇静药。”

马约尔继续追问：“我再问你，这栋楼里的女主人在哪里？”

“我就是女主人罗森太太！”

“别装了，你是个男人！”马约尔一把扯下了“罗森太太”脖子上的围巾，那个人的喉结立刻显露了出来。

男人委屈地解释道：“我今早路过这里，过来要点吃的东西，太太的衣服太漂亮了，可她很小气，就是不愿意借给我穿。我没办法，只能把她关在二楼卧室里了。”

马约尔立刻把男人和秃头捆在了一起，直奔二楼卧室。卧室床上的被子里，被捆住手脚、堵住嘴的女人，正是马约尔的妻子。这栋小楼，就是马约尔自己的家！

一则新闻传遍了小镇：“刚到任的州监狱警务稽查长马约尔，在地震中脚腕受伤，仍连续十余小时参加救援。震后第二天回家，发现妻子被逃脱的精神病人挟持，并遭遇越狱的持枪重刑犯。马约尔机智勇敢，巧妙将二人制服。”

选自《故事会》2020.3 上

两双筷子

◇文／衡德宏　图／段明



陈刚今年五十多岁了，是个令毒贩闻风丧胆的铁血刑警，可是，在一个夜晚，看完电影回来的妻女在经过一条幽暗的小径时，两把飞刀呼啸而至，而凶手鬼魅般无影无踪。

望着惨死的亲人，陈刚悲愤地仰天凄叫：“毒蜈蚣，你还我亲人的命来！”

毒蜈蚣何许人？是个心狠手辣的大毒枭，擅使飞刀，百发百中，因为屡受陈刚打击，毒品集团损失惨重，一众

小喽啰尽数落网，只剩下他一人成了漏网之鱼。想不到他竟如此血腥卑劣地实施报复！

时光飞逝，因为常年高强度工作，更因为思念妻女，陈刚的身体越发虚弱，便提前退了休，他不知道黑暗中一双阴毒的眼睛已悄然盯上了他。

是亡命天涯的毒蜈蚣潜了回来，他要杀了陈刚。此时的陈刚已步入衰弱的老年，加之没有了枪，现在对付陈刚要比以前容易多了。

一向老谋深算的毒蜈蚣并没有贸然下手，而是暗中监视起陈刚来，经过一段时间的跟踪，这天终于天赐良机：陈刚一个人来到了墓园。

偌大的墓园内空荡荡的，只有陈刚一人慢吞吞地在妻女的墓前放上祭品，还有两双筷子。正和妻女哀哀诉说着，身后突然有人粗野地狂笑起来："哈哈，姓陈的，不要急，你马上就能见到她们了，你看我是谁！"

陈刚一颤，回头一看，只见毒蜈蚣从一座墓碑后现出身形。几年不见，毒蜈蚣越发剽悍，而自己已垂垂老矣。毒蜈蚣之所以敢大模大样地现身，是因为他认为自己已稳操胜券。

毒蜈蚣正得意，忽见陈刚原本散漫的眸子慢慢收缩起来，直至收缩成一根钢丝一般，更如一把利刃！毒蜈蚣一惊，对方身上杀气怎么如此逼人，竟丝毫不亚于当年？

陈刚开口了："毒蜈蚣，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带着两双筷子吗？告诉你，绝不仅仅是为了祭奠……"

毒蜈蚣心说不妙，伸手欲动，陈刚先动，一扬手，闪电般把一根筷子抄在手，再一挥……

刹那间，风起云涌天地变色，一缕破空之声如夺命梵音尖啸而起——那根筷子竟直奔毒蜈蚣射来！

毒蜈蚣大惊，此时他的手已抓着飞刀柄，一旦刀出手，陈刚将难逃一死，同时晃动身形要闪躲，"哧"的一声，手背突然剧疼，再也无力握刀——他竟躲不开陈刚的雷霆一击，那根筷子硬生生刺穿手掌！

那是一根一头削尖锋利无比、沉甸甸的铁筷子！

幸好左手同样可使飞刀！

心念刚起，尖啸声更急更猛，左手掌又是剧痛，陈刚再次飞出铁筷，无情刺穿毒蜈蚣的左手，铁筷余势未了，带着手掌直击在墓碑上，火星飞迸。

惨叫声中毒蜈蚣肝胆俱裂，好在自己年轻，陈刚绝对跑不过自己，刚迈步要逃，右腿剧疼，紧接着左腿一麻，顿时力道全失，一个踉跄摜倒在地，是双腿各中一铁筷，深入骨髓。

陈刚一步步走过来，切齿叫道："从你逃跑的那一天我就等着你！我岁数大了，也没了枪，可我自幼习武，腕力还在，你用飞刀杀我妻女，我必须以牙还牙！我日夜苦练飞筷，一分一秒都不敢懈怠，因为我苦命的妻女在看着我！"

毒蜈蚣在地上挣扎着、呻吟着，可哪里还有半分力气，耳听得陈刚又说："然后有一天嗅到了你的气息，我断定你在暗中监视我，你这样的蹩脚监视哪能瞒得过一个终身刑警？可你不知道你在寻找下手机会的同时，我同样也是，于是我引你来到墓园，确信在这里你一定会现身的。"

陈刚像多年前一样仰天长啸："我的亲人，今天终于为你们报仇了！"然后再次一扬手，毒蜈蚣又是一声惨叫，是陈刚从他大腿上拔出一根铁筷子，再死死抵住他的咽喉，铁筷子锋利的尖端在阳光下令人胆寒，只需稍一加力便可穿喉而过。毒蜈蚣吓得魂飞在外，可是半天过去了，陈刚没有扎下去。

陈刚慢慢收回筷子直起身，目光坚毅地说："我是警察，我无权杀你，你就等着法律的严惩吧！"

选自《悲魔剑》

月夜撑船



◇文／孙方友　图／戴清胜

麻五于蒙眬中听得有人上了甲板，待他睁开睡眼时，甲板上已站立了七八条蒙面汉子。他禁不住心头一惊，惶恐地折起了身。

其中一个高个子说，船家，撑我们过河。

已是午夜时分，月色灰灰。麻五惺忪着眼朝对岸眺望了一下，镇子里早已灯熄人静，只剩下黑黑的一团。夜风袭来，他有点儿发抖，便轻轻地起了锚，撑篙让船离了岸。

船上的人都不说话，整个河套里只有麻五那“哗啦哗啦”的撑篙声。一只野鸭凄惶地叫了几声，麻五禁不住心惊肉跳。回首望那簇人，个个如雕塑一般，稳稳地站立着，面朝着镇子，露出贪婪的凶光。

船靠了岸。

高个子命一个小个子掏出银钱，撂在船舱内，然后对麻五说：“等着我们，一会儿就回！”

船靠岸时黑影们就有了某种感应，高个子话没落音，蒙面汉子们就争先恐后地跳到了岸上。麻五听到杂乱的脚步声渐渐远去，不多时，黑黑的码头上就又陷入死一般的静。

麻五像是十分清楚这伙人要干什么，迟疑着卷了烟，默默地吸，目光盯着一处。许久，才猛地掷了烟头儿，站了起来。那红色的亮点儿如流星般在夜空中划了一道微弱的弧光，然后就传出“吱”的落水声。他朝手心里唾了一口唾沫，急促地撑起篙，正欲掉转船头，突然从船舱里传出一个低声，“别动！”

他凝固了一般定了身子，只觉从脊梁沟里朝外窜凉气。他没有回头望，便知道他不会开枪。他们眼下离不开他。他泄气地蹲了下来，重新卷了一支烟，又静静地吸。

这时，岸上已传来了枪声。

不一会儿，码头上就响起了杂乱而紧张的脚步声。镇子里已乱作一团，锣声呐喊声

阵阵传来，飘荡在夜空里，清晰得让人心惊肉跳。藏匿在船舱内的人再也耐不住，爬了出来。他感觉到一团黑影朝他走来，接着就响起了低沉的命令声："准备开船！"

蒙面汉子们气喘吁吁地上了船，身上的大包小包在黑暗里晃动。沉重的银钱撞击甲板声相继落音之后，留守在船上的那人才问道："大哥，出了什么事儿？"

"货刚上手，就被人发觉了！赶巧又碰上镇公所的巡逻队，差点儿栽了！"高个子抹着汗水说。

"人齐了吗？"那人又问。

高个子这才环视一周，虚虚地说："可能还差小个子。"

"等不等？"

"来不及了！"

"开船！"

麻五开了船。

不料船刚离岸，那个小个子就气喘如牛地跑下了码头。小个子边跑边喊："大哥，等一等！"

没人回话。许久，麻五才听到高个子说，八弟，你就好自为之吧！

"你们不能丢下我一个人哪！"小个子在呐喊。

麻五感到小个子的喊声很凄凉，忍不住迟疑了一下，对高个子说："让他上来吧？"高个子望他一眼，生气地说："不关你的事！"

这时候，岸上已有火把光亮，继而，码头上便一片光明。子弹开始在船的周围跳荡。

小个子仍在凄怆地叫喊："大哥，你们不能撇下我呀——"

船上的人都铁着脸，在冷冷的月光里如尊尊泥塑。

岸上的火把已如龙般飞下码头，有人高喊，抓住他！

麻五说不清自己为什么很为那个小个子担心，禁不住回首望去。他看到小个子掷了包袱，一头扎进了河水里。

那时候，船已到了河心。岸上的只能呐喊打枪，声音渐渐少了高昂，不多时，便恢复了原有的平静。

船还没靠岸，蒙面汉子们就争先恐后地跳下了船，然后狼狈地朝岸上跑去。

麻五骂了一声，重重地放了篙，刚欲进舱睡觉，突见从船舷处露出了一个脑袋。他认真瞧去，差点儿叫出声来，是小个子！

小个子"嘘"了一声，然后就十分敏捷地爬上船，急促地躲在船舱一隅，掏出了枪。

枪法极准，一枪一个，一瞬间，岸上便躺倒了六七具尸体。等痛苦的呻吟声和恶恶的叫骂声消失后，小个子直起了腰，吹了吹枪管儿里冒出的蓝烟，对麻五说，这几个家伙不讲义气，真他娘的气人！小个子说完跑到岸上捡回了大包小包，放在甲板上，对麻五说："你留下一包，任你挑！只是要顺水送我一程。"

麻五就望了望那堆包。包有大有小，在夜色里如同死人的骷髅。麻五咂了一下嘴巴，许久才说，送你可以，但我不要你的包！

小个子笑了笑，从一个包里掏出几大把银元，撂在了船舱里，然后对麻五说，上船时给你的是假的，这回全是真的！

麻五怔了一下，心中升腾起被人耍的耻辱。他狠狠地望了望岸上的几具尸体，横过了篙。

"有人活了！"麻五说。

小个子惊慌地扭了脸。小个子扭脸的当儿，就觉得有一个重重的物什砸在了自己的头颅上。

麻五放了篙，走过去推了一把倒下去的小个子，然后撕去了他脸上的蒙布。

麻五惊诧得张大了嘴巴！

小个子竟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娃娃！

麻五愣怔片刻，为那娃娃合了眼皮儿，说："小子，我不打死你你也会杀人灭口的！你人小心大，死了也好！"

说完，麻五把小个子推进了河水里。麻五望着那些包，迟疑着，最后坐下来，拎过一包，抖开，抓起一把，高高地扬撒——银钱如白色的蝴蝶在月光里闪烁。麻五觉得银钱落水的声音十分美妙。

撒完了钱，麻五站起来，嘟囔说，竟耽误老子睡觉！说完，抽出纤绳，跳上岸头，悠悠地拉船朝码头走去……

选自《雅盗·神偷》

黑鹰报恩

◇文／车道　图／颜玮

明朝宣德年间，太原府阳曲镇有个商人叫王英才，他听说京城布匹涨价，就用全部银两买了十车布，准备做趟大买卖，赚些钱后就把生意歇了，好好享享清福。

为了赶路，他和伙计们半夜就起程，天刚亮的时候，已经走出三十多里路。突然，前边的车辆停了下来，有一个伙计跑过来说，前边有人拦住路，非要当伙计不可。

王老板下了车，到前边一看，只见路中间立着个四十来岁的人，他面孔瘦削，头发蓬乱，左眼上方还有处不太明显的伤疤。他自称姓白，因家中失火，衣食无着，又不愿沿街乞讨，这才想当个伙计，工钱不计多少，管饭就成。

王老板沉思了一下，说：“在我这当伙计可不容易呀，长途跋涉吃苦受累不说，干不好还要挨鞭子，你受得了吗？”

那人道：“只要您肯收留我，就是天大的恩德，即使挨打受气，我也心甘情愿。”

王老板点点头，算是答应他。车队又起程了，姓白的伙计见一匹马拉得很吃力，就上前推车，一用力，不小心把一匹布推了下来，布掉在地上，沾满了土，王老板大怒，骂道：“你是怎么干活儿的！今天不给你个下马威，以后你还敢把布扔了！”

他不由分说，从车夫手里夺过鞭子，狠狠地抽在伙计的脸上，这人脸上立时爆出一道血痕，有的地方血都渗了出来。其他伙计吓了一跳，心里都纳闷：王老板平时是个和和气气的人，见了人不笑不说话，今天怎么为一点儿小事发这么大的火，竟然还抡起了皮鞭？

“啪啪”又是两下，都抽在了伙计的脸上，姓白的伙计这下惨了，脸上横一道竖一道，血流满面。他也有股犟劲，不低头不求饶，只是咬着牙硬挺着。

众人实在看不下去了，有几个年长些的伙计上前去劝。就在这时，一阵马嘶，几匹快马闯到了跟前。



“原来是杨班头呀！”王老板见领头的是太原府快马班头，忙上前打招呼。杨班头大声说：“王老板，你们一路上见没见到可疑的人？”

“没有，没有。出了什么事？”

杨班头道：“昨夜伏虎山寨主黑鹰到知

府家里偷盗，被我们发现，不料他打伤两个兄弟跑了。你若见了马上说与我们，胆敢窝藏就是死罪！”

“哪敢，哪敢。”王老板忙答道，“这些都是我的伙计，你要不放心，可以查一查。”

杨班头一拱手：“按说得相信王老板，可是案情重大，不敢马虎，不得不冒犯了。”他一挥手，一个捕快下了马，手拿一张画像，逐个仔细对照，到了那个新伙计旁边，捕快更是上上下下细细地观看。王老板忙解释道：“这个伙计刚才把布匹弄脏了，我教训了他几鞭子，要不我去接盆水来让他洗洗？”

“不用了。”杨班头道，“多有得罪，快走！”他一挥手，几匹快马绝尘而去。

车队继续前行，一路上又遇到两三拨盘查的捕头。到了傍晚，走出彰德地界，投宿在一家客店里。晚饭后，王老板独自在房间，那个新伙计走了进来，他掩上门，“扑通”一声跪下，感激地说：“王老板救命之恩，黑鹰永世不忘。”

王老板赶紧双手扶起他，说：“言重了。早上虽说你蓬头垢面，但一看就知你不是等闲之辈，所以推断你是黑鹰。只是几鞭子下手重了些，还请原谅。”王老板早听说过伏虎山寨主黑鹰原来是秀才，也练过武功，后来被当地官府欺压，没有办法才落草为寇，但劫富济贫，不扰百姓。

黑鹰接过话说：“多亏了你的几鞭子，不然我早被抓走了。以后若有用到小弟的时候，我上刀山、下火海，万死不辞！”两人又说了几句话，黑鹰才拜别而去。

这趟买卖本来能挣大钱的，只是人算不如天算，快到京城的时候，正碰上朝廷出兵西征平叛，带头的将官一努嘴，王老板的车马布匹都充作军资了。王老板血本无归，气得当场吐血，一回到家就生了一场大病。

谁知屋漏偏逢连阴雨，同镇颇有势力的李举人看中了王老板的大宅院，以前忌惮他有钱，还不敢乱动，现在见他赔光了，觉得时机已到，便勾结地保，造了个假地契，硬是把他的大宅院霸占了去。王老板一家十几口只得挤在一处破败的小院里。

王老板当然不愿意，一张状纸告到了太原府。知府素来贪财，收受了李举人2000两白银后，反说王老板诬陷好人，将他乱棍打出。王老板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一怒之下，想起黑鹰的话，就要上伏虎山求黑鹰报仇。他一说，妻子儿子一齐反对，他们说黑鹰一插手，肯定要杀人放火，万一走漏了风声，让官府知道了，落个勾结强盗、酿成大案的罪名，还不满门抄斩。但王老板心意已决，还是背着妻儿，偷偷上了伏虎山。

守门寨丁听他说明情况，就去禀报黑鹰。不一会儿，寨丁回来了，王老板正要上前询问，那个寨丁向另一个寨丁一使眼色，两人一左一右，架起王老板就来到一间小黑屋里，把他往墙角一扔，锁上门就走，任他连叫带喊，就是不搭理。

王老板心里那个懊悔呀，强盗就是强盗，山贼就是山贼，自己咋就信了他的话呢，这次不仅报不了仇，恐怕连性命都得扔这儿！

吃晚饭的时候，有人送来了饭，王老板哪里咽得下，原封没动让寨丁收拾走了。

天黑时，又关进来一个人，两人同病相怜，便说起了闲话。王老板一五一十地把自己的情况给那人说了。那人道：“也是你命不该绝遇上我，山寨的路我都熟悉，晚上我带你出去。”

半夜，听听四周没动静了，那人便用力掰下窗户上的木棍，先把王老板推出去，然后自己再爬出来。王老板深一脚浅一脚跟着他走了半夜，才出了伏虎山。天亮的时候，他们来到山下一条官道上。官道上有家卖早点的粥铺，那人道：“你昨天都没吃饭，

再不喝点粥，哪有力气回家呀。”王老板也真饿了，就跟那人来到粥铺，各要了一碗米粥，就着咸菜吃起来。一碗粥刚下肚，王老板就觉得头晕眼花，朦胧中看见那人和粥铺的伙计冲他笑。他明白了，这是家黑店。真是才出鬼门关，又进了阎罗殿，横竖是逃不过这一劫了，他眼前一黑，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等他醒来的时候，发现四周一片漆黑，外面隐隐约约还有哭声，他四下一摸，都是冰凉的木头，不禁大吃一惊，难道我是躺在棺材里？他用力推棺材盖，棺材盖动了一下，他再一用力，盖向后挪了二尺，他就站了起来，一瞅，苍白的蜡烛光下，妻儿老小都在哭，他们猛见王老板站了起来，以为见了鬼，都大叫起来。王老板急忙喊：“别怕，别怕，我没死呀！”

儿子胆大些，定了定神问道：“爹，你真没死？”王老板爬出棺材，斥责道：“你盼我死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妻子说：“前几天来了一群人，抬着这口棺材，领头的说他是你生意上的朋友，看到你倒毙在官路上，念及旧情，就买了棺材把你送回来。按照规矩，要停灵五天，然后才封棺下葬。你在里面躺了四天，要是再晚一天的话，恐怕就不好办了。”

王老板听妻子描述那人的容貌，不记得在哪里见过。他疑惑地端起一支蜡烛，想看看棺材里有什么东西没有。刚才他躺着的地方，还真有一张纸，拿起来一看，上面有四句诗：三鞭恩情未能忘，如何报答费思量。恐人知晓多不便，金银财宝棺中藏。

他掀开铺着的被子，下面果然是一层光灿灿的金银珠宝。王老板仿佛又想起了什么，问：“这几天镇上发生了什么事没有？”

儿子道：“前天夜里，一伙人闯进李举人家，杀了李举人，抢走了东西，烧了房子，这个案子震动很大，官府查得紧呢。”

王老板全明白了，他不由得暗暗佩服黑鹰做事的周密。上山时他不见自己，怕的是山寨人多嘴杂，走漏了消息。同屋住的那个人，不用说是黑鹰的亲信，粥铺自然是山寨的粥铺，粥里下了蒙汗药，又用棺材把他送回来，这一招更高。试想李举人被杀，官府当然首先怀疑仇家王老板，人心里有事脸上难免显露出来，再抓回去一用刑，普通人哪受得了，不怕你不招。这王老板一死，便诸事皆了了。

第二天，王家照样发丧，把一口空棺材埋入地下。又停了两个月，待风平浪静之后，王老板和家人向伏虎山方向拜了几拜，带着珠宝趁夜黑离开阳曲镇，远走他乡。

选自《民间传奇故事》

《民间故事选刊》订阅须知

1. 欲订阅《民间故事选刊》，请您记准邮发代号：18—28，可到当地邮局、邮政所或邮政代办处办理订阅手续，可破季订阅。

2. 拨打邮局报刊征订热线11185，转人工服务，会有专属邮政人员和您联络。

3. 在邮局订阅不便的读者可通过邮购订阅刊物，杂志社竭诚为读者提供邮寄业务。汇款时，请您务必写清地址、邮编、联系电话，注明所购期次，收款单位不要简化或误写。

4.《民间故事选刊》杂志社有限公司
社址：石家庄市中华北大街市庄路66号；邮政编码：050000；联系人：邢国琳0311-87065018；安立芬0311-87046170。

情系三老碑

◇文／郁林兴　图／颜玮



民国九年二月初二这一天，是嘉善县干窑镇龙庄讲寺的庙会日，善男信女们络绎不绝地涌进了寺庙，拜佛烧香，佛号不绝于耳。其中一个相貌诚朴的中年男人格外不同，他衣着整洁，礼数格外周到恭谨。他在各大殿礼佛完毕，又来到偏殿的一间禅房，禅房里一位老僧看见他后，立即稽首问好，看样子与客人非常熟悉。

这位老僧就是龙庄讲寺明性禅师，已经年过六旬。那位香客，却是个日本人，名叫三田和一郎，是做中日贸易的客商。前些年，龙庄讲寺偏殿坍塌，需要一笔资金重建，负责筹集资金的就是明性禅师。这笔钱不是个小数目，一时半会儿哪筹得齐，正好来嘉善做生意的三田来寺里礼佛，得知此事后，捐了一笔钱。从那以后，明性禅师就和三田成了好友。三田热衷古董字画，对篆刻金石尤为痴迷，明性禅师也是此中高手，还收藏了一些金石古董，又是位于杭州的西泠印社的成员，精通金石之道，于是二人之间的交往就更加密切了。三田和一郎每次来到嘉善，都要特意赶来龙庄讲寺和明性禅师见面叙旧，如此已持续多年。

好久不见的两个老友没有过多的寒暄客套，三田一边饮茶，一边打量这间小屋。突然他的眼睛一亮，吸引他目光的是挂在墙上的一张拓片。拓片上的字迹古拙难认，三田凑近了仔仔细细反复观看，确认这还真是从一件古老的文物上拓下来的。明性禅师见引发了老友的兴趣，也很高兴，于是缓缓说出这张拓片的来历。

七十年前，浙江余姚客星山下的严陵坞村一个村民在山里取土时，挖到了一块平整的石料，竟是块有字的石碑。余姚富绅、“金石癖”周世熊前来辨识，根据

其文字记载内容与字体笔法，认定这块石碑非同一般，于是就收藏了起来。几年后，太平军攻到了余姚，周家人连夜出逃，偌大的庭院就此被太平军占领作为指挥部使用，他们就在花园里搭锅垒灶，生火烧饭，满园名花异卉被践踏一空。在垒灶台时找不到合适的石板，一个炊事兵在花园里搜来寻去，一眼发现了这块矗立在花园一角的石碑，不由得满心欢喜，立即着人搬过来垒作灶台。太平军退后，周世熊率家人回到老宅，到处找不到那石碑，极为痛心，家人在拆除灶台时才发现了这块已经被煤烟熏得漆黑的石碑，正是主人的宝贝。周世熊大喜过望，见石碑并没有被损坏，于是更加珍惜。

后经考证，这块石碑就是传说中的三老碑，是研究东汉时期官制与文字、书法沿革的重量级文物。消息传开，轰动了业内人士，各地学者、名家纷纷赶来为三老碑题跋作记，称它为“两浙第一碑”“东汉第一碑”，于是三老碑声名鹊起。明性禅师这张拓片，就是拓自三老碑。

三田听得两眼放光，急问，这三老碑如今落在哪里了？

明性禅师回答道：“两年前，江苏镇江的陈清泉用三千大洋从周家购到了手里，三老碑被运到了陈清泉在上海的家中。”三田听到这里，连连感叹，又走近前去仔细鉴赏拓片，赞叹不已。二人谈谈说说，三田在龙庄讲寺待到天黑才尽欢而去。

三天以后，三田再次走进龙庄讲寺，直接来找明性禅师，一见面就兴冲冲地说：“大师，我找到三老碑了！请您帮我过目一下，看看是不是真迹。”

明性禅师大吃一惊，接过三田呈上来的拓片和照片，几乎一眼断定，这正是那块近两千年前的三老碑。三田喋喋不休地讲述找到这块石碑的具体经过，可明性禅师心乱如麻，一句都没听进耳朵里去，他只记住了这个日本商人讲述的核心：陈清泉对石碑要价一万三千大洋，他手头现金不足，正在筹款，交易后，会把石碑运到日本的京都，作为镇宅之宝珍藏。

天色已晚，三田就在寺里安歇。那晚，明性禅师心事重重，怎么也睡不着，他在屋子里不停地转圈：不行，说什么也不能眼睁睁看着祖先留下来的宝贝流落到外国去。可是一万三千元，这是一笔巨款啊，谁能拿得出呢？整整一个晚上明性禅师几乎没有合眼。第二天一大早，收拾客房的小沙弥来找明性禅师，一见面就神色惊慌地说道：“师父，那个日本人不地道！”

明性禅师一听不明就里，问清原因后不由得脸色大变。原来这小沙弥在打扫卫生时，把三田的一只皮包碰掉在地板上，他捡起来时，看到里面都是手绘的图纸，纸上画满了杭州、嘉善等地的地形、建筑、地名，还标注了一些奇特的符号。小沙弥偷拿出一张，来找明性禅师。明性禅师接过来一看，很明显这张画的正是干窑镇，上面有些奇奇怪怪的符号，他也看不明白。但是明性禅师认定，这个三田虽然热爱古董金石，看上去像是个有品位的文化人，可他长期混迹江南各地，画下了这么精准的地图，却从没和自己提过一个字，看来其中必定有鬼。再说，中日两国刚刚经历了甲午之战，只怕这道貌岸然的家伙是图谋不轨。这样说来，这三老碑更加不能任由一个居心叵测的外国人弄走！

明性禅师低头沉吟半晌，在小沙弥的耳边说了一番话。说完后，他立即出发，来到了位于嘉善县城的自己的老家。这是一所幽静的大宅院，正是初春时节，院子里花光柳影，鹅黄嫩绿，景致迷人。他要与在此独居的父亲商量，要卖掉这宅院，用来购买三老碑。父亲一听，沉思了好久，说：儿啊，我赞成你的想法，老祖宗的宝贝，千万不能让它落到外国人手里。可卖掉了老宅，你让老父在何处安

身，难道让我流落街头不成？”

这一下问得明性禅师张口结舌，十分羞愧。明性禅师当然知道，自己的想法对父亲太不公平。他的眼前忽然一亮，何不去找找卖碑者陈清泉，然后再作定夺？于是，他匆忙告别父亲，立刻马不停蹄赶往上海。

陈清泉在上海的家很容易找到，明性禅师敲门求见陈老板。不料进去后先听见一片哭声，随即见陈家庭院萧条，客厅里竟然光溜溜的，几乎没什么家具。他急忙追问陈家大公子他父亲在哪里？家里发生了什么情况？

陈公子凄惨地说：“家父前几年因为生意周转，不得已借了青帮黄老板的高利贷，不料生意始终没有起色，高利贷却越滚越重，家里实在无力偿还，东西都被债主搬走了，现在我父亲被黄老板的人扣了起来，放言如果十天内不还清全部欠款，就要按他们的规矩处置。所以小侄今日正在忙着变卖家产，希望能在十天内凑足这笔钱。”

难怪他们要高价卖掉三老碑！明性禅师情知自己的诉求是没法说出口了，毕竟现在这种境况下，陈家人肯定更在乎家人的安危，自己无力出手相助，还想要陈家不卖或者贱卖石碑，于情于理都是说不通的。他只能安慰陈公子几句，转身告辞。

当他回到龙庄讲寺，一筹莫展之际，一个穿长衫的中年人和一个器宇轩昂的男子，叩门找了上来。那长衫人就是嘉善县城古董商人沈保元，另一位是西泠印社的丁辅之先生。他们听说明性禅师要卖老家的房产，知道了来龙去脉，急忙来见明性禅师，问明白事情经过后，沈保元立刻说：“国宝一定不能出国门！我立刻联络业内老友，看看能不能凑钱把这块石碑买下来。这丁辅之先生，为人义薄云天，慷慨豪迈，他听说了这件事，也马上赶过来要一起想办法。”

明性禅师大喜过望。经过商量，他们决定先通知也是出身浙江的上海海关监督官姚煜，让他密切关注，这块“两浙第一碑”的三老碑绝不能外流，并共商“醵金赎之”。

丁辅之当天连夜赶回杭州，召集了西泠印社全部成员，共商保全三老碑之事。听说了这件事，大家无不慷慨解囊，还张贴布告，发起邀请，希望社会各界人士能够共同资助。可是距离一万三千元还是存在不少差距。

这一天，丁辅之和明性禅师正为此事奔走，突然一辆从上海开来的小车停在他们面前，车上下来几个青衣人，声称他们老板要见几位，说说买石碑的事。丁辅之和明性禅师一看这几个人来者不善，可是为了三老碑，一咬牙上了车。

车子一路开到上海一座大宅院里，堂屋里坐着的竟是那位青帮老大黄老板。他仔细询问了三老碑的详情后，慨然说道：“既然诸位如此急公好义，我也不能落后。陈清泉欠我的金额，我减去五千大洋的利息，也算作是黄某人为买下三老碑出了一份力吧。”

最终，三老碑以八千大洋买了回来，等到三田筹齐大洋，三老碑早已运到了杭州。

买下石碑后，西泠印社又用余下的善款，在社内修建了一座收藏室，用来安顿三老碑。

数年后，抗日战争爆发，龙庄讲寺哪还有昔日的安宁？国军退守在寺里，对来犯之敌顽强抵抗，明性禅师率领弟子们也参与了战斗。

这一天，寺院内突然闯进了许多荷枪实弹的日本兵。明性禅师走出禅院，眼前那个军装笔挺、留着一撮人丹胡的居然是他的老相识——三田和一郎！明性禅师强忍着心头的怒火，稽首宣了一句佛礼。

三田和一郎皮笑肉不笑地一挥手，身后一个日本兵捧出了一个盒子，走到明性禅师面前，盒子一打开，里面是一沓一沓雪白的画纸。

三田和一郎呵呵笑道：“大师，当时我从你庙里离

开回到上海，发觉皮包里的画纸被掉了包，那些画好的草图变作了一张张白纸。我把买三老碑的事告诉了你，想不到你竟抢在我之前，把宝贝先买走了。这些事，我没瞎编吧？”

明性禅师不卑不亢地回答：“你说得对，这些都是我和我的弟子好友们干的。我不知道你的用意何在，我与你交往多年，却没看出你竟是个日本间谍，遗憾！”三田和一郎哈哈大笑：“虽然你调了包，但你一定没想到，我们大和子民的坚韧不拔。一年中，我多次变换身份，辗转跋涉在江南各地，运用我非凡的能力，把各地地形要塞军备力量又重新画了草图，供给军方。在占领贵宝地嘉善等的战斗中，这些草图都发挥了巨大作用啊！哈哈哈！”那个捧着箱子的军人把那些画纸一张张抖给明性禅师看。明性禅师闭目合眼，不理不睬。

“三老碑被你们收藏在西泠印社了，我虽然恢复了关东军高级参谋的身份，可是对金石的热爱，还是一如往昔呀！我也不来追究你毁掉我多年心血的行为，只要你亲自去往西泠印社，把三老碑请出来，送到我关东军司令部，就看在往日交情上，饶你一命！至于这龙庄讲寺嘛，看见它，难免让人心里不快，就夷为平地吧。”

鬼子兵持枪开始冲杀，明性禅师紧闭的眼睛突然圆睁，怒吼一声：“佛门弟子，死也不当亡国奴！”率先挥起禅杖，正击打在三田和一郎的头上，三田捂着鲜血直流的头，怒骂一句“八嘎”，一抬手，一串罪恶的子弹射了出去……

现在，三老碑作为国宝，仍在西泠印社的收藏室中。

选自《上海故事》2020.2

脏

◇文 / 董川北

公交车上人并不多，后排还有几个空位。几个年轻人懒得去坐，站在过道里聊得正欢，笑声不断。

汇金路站，车停了，上来一位黝黑的汉子，一身迷彩服，裤管上尽是斑驳的水泥星子；头上一层白灰，像顶着一个鸡窝，一看就是工地的农民工。

站着聊天的年轻人露出鄙夷的目光，立刻捂着鼻子，四散开去。就连他身旁坐着的那位美女，也不禁把身子往里面挪了挪，生怕被蹭到。

汉子感觉到了，脸倏地红了。站着不是，想去后排坐也不是，于是，选择尽量远离大家，一屁股坐在了车后门的台阶上。

“大哥，这里还有座位呢！”后排一个姑娘看到这一幕，对汉子喊。



汉子抬起头，惊讶万分，露出一口黄牙，笑了笑，说：“谢谢，我赶时间，忘记换衣服了，脏。”

“您都投币了，没事的，过来坐吧！”姑娘的眸子清澈无比。

乘客的目光一下子都聚集在汉子身上，他显得更拘谨了：“不……不了，这里挺好……”

“好什么好？这大冬天的，坐地上，生病了怎么办？”姑娘显然生气了，起身想去搀扶汉子。

“别碰我，我真的脏！”汉子眼看对姑娘执拗不过，只能迅速站起来说，“你别动，我自己过来……”

众人笑不可抑。

汉子到站了，他执意向姑娘要了张纸巾，把自己坐过的座位仔仔细细地擦拭了一遍。

众人目送着汉子离去，车内沉寂一片。

春鸣大鼓书

◇文／陈德鸿　图／戴清胜



警察署长夏义秋闲暇时，总会跑到春鸣茶社听孙大嘴说大鼓书。

孙大嘴五十多岁，虽然嗓音有些嘶哑，但开口不超过十句，就能把看客的心勾住。贯口说得更是流利，一两分钟下来，一点儿奔儿都不打。看客的耳朵竖得尖尖的，大气都不敢喘，生怕漏听了什么，有了屎尿都尽量憋着，实在憋不住时，会寻个空当站起身，向孙大嘴摇手："先生请停一下，我去趟茅房，回来您再往下讲。"

孙大嘴真就停下来，右手拿过桌上的茶杯，左手把玩着杯盖，慢慢地啜起茶来，边啜边把眼睛眯成一条缝，扫视着台下。

夏义秋在台下悠闲地喝着茶，时而抬头看一眼孙大嘴，时而嗑几粒瓜子。有时，也会随着几个看客去趟茅房。

看看人齐了，孙大嘴又开始说了起来。说到关键处，他把大鼓一敲，立时闭了嘴。这时，茶社的伙计便会端着一个精致的铜盆出现，向看客讨要赏钱。夏义秋每次都给，或多或少。

宪兵队长长岛对夏义秋很不满。局势虽说渐趋稳定，可山里的抗联仍在活动，日军围剿屡屡失利。这说明有人在为他们提供准确情报。作为警察署长，夏义秋不去想法抓这些人，怎么还有闲心听书？

"皇军来之前他就好这口，还跟着孙大嘴学过一段。说皇军要是不用他，他就靠这个谋生。"潘翻译说，"几个盯梢的人说，夏署长就是听听大鼓书，没有什么可疑的举动。孙大嘴我们也彻底查过了，是大大的良民。"

长岛点点头："夏的能力是有的，县里的治安抓得很好，就是在抓奸细破案方面不行。"

"皇军已经在警察署过五遍筛子了，也没发现奸细。"潘翻译说，"再说了，城里还有警备队、特工队，说不定……"

长岛摆摆手说："这个我的知道。红胡子实在太狡猾了。"

"皇军这么英武，他们再狡猾也翻不起

啥浪。”潘翻译说，“您不妨也放松放松，去听听大鼓书。”

长岛摇摇头，眼睛转了转，又点点头，嗯了一声。

日本人突然到来，让茶社一下骚乱起来。茶社老板惊恐地看着潘翻译：“这如何是好？”

潘翻译说：“大家别慌，皇军是来听大鼓书的，平时咋样还咋样。”

茶社老板急忙在前排找了两个位置，倒上茶水，摆上瓜果。

长岛坐下来，扫了一眼不远处的夏义秋，撇撇嘴，对台上恭立的孙大嘴说：“你的，开始！”

孙大嘴应了一声，猛地一敲大鼓，吓得长岛手一哆嗦，茶杯险些没拿住。

孙大嘴清了清嗓子，开口道：“皇军来听大鼓书，是我孙大嘴三生有幸。为了感谢皇军的到来，我今天特意献上一段‘关云长千里走单骑’。”说罢，向长岛拱了拱手，又敲了一下大鼓，“这关羽关云长身长九尺，髯长二尺；面若重枣，唇若涂脂；丹凤眼，卧蚕眉；相貌堂堂，威风凛凛；胯下追风赤兔马，日行何止千里；手中青龙偃月刀，温酒斩华雄……”

一串贯口说完，掌声立刻响了起来。长岛虽是半个中国通，但也听出好来。他刚想鼓掌，斜眼看了看身边正在鼓掌的潘翻译，就把抬起的双手又放下了。

关羽斩完第五将，茶社的伙计又拿着铜盆开始讨赏钱了。到了夏义秋面前，夏义秋掏出一张纸票扔进盆里。伙计向夏义秋鞠了一躬，转身想往后走，被长岛叫住了。伙计正愣怔间，长岛已经把一块大洋扔进了盆中。伙计连连鞠躬：“谢谢太君！谢谢太君！”话音刚落，夏义秋又把一张纸票放进盆中。长岛想了想，也往盆中扔进一块大洋。夏义秋咳嗽了一声：“讲得好，还得赏。”然后，又掏出一张纸票放进盆里。长岛咧着嘴，也往盆中扔进一块大洋。这样你来我往，长岛把潘翻译和几个担任警卫的日本兵身上的大洋搜罗光了，夏义秋的纸票却还没断。

长岛狠狠地瞪了夏义秋几眼，气哼哼地带着几个人走了。

夏义秋知道惹了祸，犹豫再三，当天晚上，拿着一个家传的宋代瓷瓶，好不容易才求见到了长岛。长岛对这个瓷瓶爱不释手，脸上全是暖意。他拍着夏义秋的肩膀说：“下回再听那个大鼓书，可不能跟皇军斗气了。”

“以后我肯定不给赏钱了。”夏义秋忙说。

长岛说：“赏钱得给，这体现大东亚共荣嘛。不过，你只能给一张纸票，我呢，也只能给一块大洋。多了，我的给不起的。”

“一定照办！一定照办！”夏义秋连连点头。

长岛哈哈笑了起来：“逗你玩的。我们大日本的歌舞伎，是这个。”他跷起了右手的大拇指。“你们的耍嘴皮子的大鼓书，是这个，我的没有兴趣的再去看。”他把右手的小指头伸到夏义秋眼前。

日本投降不久，战犯长岛在看守所里又见到了警察署长夏义秋，不，是看守所长夏义秋。

长岛不认识似的看着夏义秋，一字一句地问：“我的想不明白，你们的情报是怎么传递的？”

“你听好了。”夏义秋提高了声音，“中国的大鼓书中不仅有贯口，还有切口，就是江湖术士，特别是土匪之间的行话，这些话外人根本听不懂。”

长岛咧了下嘴：“我们的人里，有懂这个的。”

“其实，所有东西都能当切口，像茶杯的摆放、杯盖的摆放、壶嘴的朝向、赏钱的多少，等等，这种‘切口’，孙大嘴自然不会说，潘翻译也不可能告诉你。”夏义秋说完，冷笑着向长岛伸出了左手的小拇指，晃了又晃。

选自《传奇·传记文学选刊》

最精彩的一场戏

◇文／田玉莲　图／颜玮



天刚亮，院门就被人敲响了，父亲披上衣服去开门。来人是个汉子，整个身上都覆了霜花。那人见了父亲，上前指手画脚，嘴里还咿咿呀呀，不知说些什么。父亲细细地分析那人的动作，用手捋捋胡须，大概明白他的意思了——他家或者说是他村里，有一位生病的老人，要看父亲他们演的戏。

汉子“说”完，双手拽住父亲的手，做个欲走的姿势，然后，又用手指了下他家的大体方位。

汉子忽然又想起什么，面露窘迫羞怯之色，把手伸进衣衫内，掏摸好一阵子，终于拿出一沓钱，都是些十元、五元、两元的零散票子，一百多块钱的样子。他双手捧到父亲面前，父亲知道他是下定金，也可能这是他的全部家当，就把他手中的钱推回去：“你先拿上，你在我家稍等，待我通知了其他演员，带上道具就马上跟你走。”

那人不会说话，但似乎耳朵好使，这是父亲没有预料到的。他朝父亲嘿嘿了几声，憨憨地点点头。

有演员被父亲唤出来，问今日到何处演出。看见那个哑巴，立时变得有些不愉快。演员中，有不少人都认识他，是松树沟村的，尽管哑，但是个戏迷。人们不愉快的原因是，这个村子很远，足有四十多里路程，交通极为不便，只能徒步行走。现在开拔到日头贴近西山方能到达，况且今日老天不作美，天寒地冻的。于是，有演员想打退堂鼓：“到那儿去演戏，还不够受罪的，一场戏演下来，挣多少银子？”

“就是，那个松树沟很穷，兔子都不拉屎……”

父亲很是不悦：“都别吵吵啦，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人家大老远来请咱，是

觉得咱们的戏演得还好。咱要是不去，就是失信于人家，这对日后咱们戏班子的发展不利。今天这场戏，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得去。每人发八十元的劳务费，如果请戏的人付不起，我付。”

大家听了父亲的话，不好意思再说啥，悻悻地带上道具，跟着哑巴汉子，朝松树沟进发。

父亲的话，让哑巴感激涕零，他恨不得把所有的道具都扛在肩上。

一路无话，演员们徒步累个半死也不必细说，午餐只能喝山水啃煎饼。冬日天短，到达松树沟时，已日薄西山，演员们草草扒拉了几口主家备好的饭菜，就马不停蹄地搭起了戏台。为了让哑巴满意，也根据他的意图，戏台就搭在了他家房前的场院里。三通锣鼓敲过，好戏开演。演员们尽管累，但演出都十分卖力。台上的父亲，偶尔扫一眼台下，并未瞄到哑巴的影子，心就嘀咕：这个戏迷哑巴，请了戏又不见人影，真是怪。

演的是《霸王别姬》，渐渐进入高潮。突然，台上冒出一个人来，呜里哇啦哭泣着，双手抹着眼泪，十分伤痛。

这一搅和，不得不暂缓演出。男扮女装的父亲，搭眼一瞅，见是哑巴，正要说些啥，哑巴却咕咚双膝跪在了他的脚下。因为戏班子来到村里时间已晚，只是赶时间搭台唱戏，也没有腾出时间与哑巴家人交流。父亲见哑巴此刻甚是蹊跷，就双手扶他起身，想弄个明白。哑巴也想跟父亲解释，可他呜呜哇哇，舞手抡胳膊，尽管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有说清事情的来龙去脉。这当儿，上来了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替哑巴解说：“这是俺二叔，俺二叔的爹，就是俺爷爷，今年八十多岁了，自小好听戏看戏。爷爷病了不少日子，他有个愿望，就是在他临终的时候，看一场或者是听一场家乡戏。”孩子在叙说，那哑巴害牙痛般地朝父亲点头。孩子继续说：“刚才，躺在病床上的爷爷正在用心听戏，突然闭上了双眼。爷爷是微笑着走的，看样子，他是心满意足了，死而无憾了！”

此时，台上台下，一片唏嘘之声。父亲这个大老爷们儿更是哭得一塌糊涂。这一小插曲，似乎是戏中必不可少的一个情节，把这场戏推上了更趋完美的程度。

哑巴和孩子的这一曲完毕，戏继续进行。父亲和演员们没有想到竟有如此的铁杆戏迷，皆被老人这一举动感动鼓舞了。父亲说：“尽管老人已经走了，戏还得演，且要演好，就算我们用戏来送他老人家一程吧！”他们几乎是把心捧给了观众，绝对是拿出了所有的看家本领，把戏演得简直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劝君王饮酒听虞歌，解君忧闷舞婆娑。赢秦无道把江山破，英雄四路起干戈。自古常言不欺我……”父亲嗓音甜美圆润而又不失细腻，然却字字血声声泪，摄人心魄。台上台下又是一浪高过一浪的啼哭。

饰演虞姬的父亲，此刻已完全入戏，那挥舞的宝剑，把霸王走投无路的绝望，虞姬生离死别的伤悲，演绎得淋漓尽致。最后时刻，父亲把手中的宝剑在脖子上奋力一划，霎时，宝剑以及脖颈鲜血淋漓，“虞姬”也突然扑通一声，重重地倒在了地上。

台上台下一片寂静，空气像凝固了。

突然，掌声响起来，这是人们看到的最精彩的虞姬。

突然，掌声又停下来，“虞姬”似乎不对头！饰演霸王的演员突然叫一声“不好”，这是戏文中没有的台词！人们突然明白过来，舞台上下乱作一团。

父亲住了一个多月的院，脖子上的伤口才痊愈。

“还好，算是有惊无险啊！那多亏是一把木剑。”日后父亲每每提起此次演出，总是心有余悸。但他也会骄傲地说：“这是我演得最好的一场戏！”

选自《小说月刊》

家有明星

◇文／徐凤清　图／戴清胜



陆星喜欢唱歌，读山村小学时的“六一”文艺会演，被评为“小明星歌手”。

家有小明星，父母替儿子高兴。

被评为“小明星歌手”后，陆星求父亲给他买了只随身听，从此做着明星梦。当他到山外读高中的时候，整夜捂在被窝里听明星演唱会，白天趴在桌上呼呼大睡，成绩下降得一塌糊涂。他对父亲说，书读不下去了，想当明星。

父亲愣了下竟然回答：“好啊，想当明星有出息，爹支持你！”

娘急了，抹把眼泪对陆星说：“明星能当饭吃？还是好好读书吧！”

父亲白了娘一眼：“女人真是头发长见识短，儿子以后成了大明星，一家就能跳出山沟沟，进城享福。”

陆星退学后，天天一大早就站在大青石上，对着群山放声歌唱，唱得喉咙冒烟，就捧口泉水润润接着再唱，一直唱到太阳升到头顶。

那些日子，娘又心痛又着急，说这个孩子不读书，不去地里干活儿，要废了。

父亲又白了她一眼：“地里活儿有我干，练唱歌比读书吃苦，你的责任是把饭菜做得营养点。”

娘点点头，把养在竹林里的一只只山鸡炖了，挂在屋顶的一块一块腊肉蒸了，最嫩的山笋炒野鸽蛋，最鲜的蘑菇做成汤……营养上去后，陆星的歌唱得更好听了。父亲脸上石菊花那样密的皱纹笑开了，说儿子的歌声胜过林子里的画眉。

娘也高兴得笑了，兴许儿子真能唱成大明星呢。

那天，陆星见父母高兴，趁机提出：“老爸老娘，再过三天，有大明星来省城开演唱会，我想去请大明星指点！”

父亲一拍掌说：“好啊，请大明星指点，老爸支持你！”

娘怯怯地问：“去一趟要多少钱啊？”

陆星打开手机，手指划了几下，报出一串票价："前排1500，中间800，后排300！"

娘惊讶了："这么贵啊？"

父亲笑着对娘说："这大明星啊，一场歌唱下来就是几百万，上千万，票哪能不贵？"

母亲也兴奋了，说："原来明星的钱来得像山沟里发大水，怪不得儿子要当明星！"

父亲对娘说："明白了吧，这就是我们儿子山一样高的志向！"

陆星收起手机又说："老爹老娘，住一晚宾馆，请明星指点送一束花，来回路费一共2000元……"

父亲说："抽屉里正好有2000元，拿去！"

三天后，陆星高高兴兴去省城听完演唱会，高高兴兴回家向父亲和娘报喜，说他听完演唱会，冲破层层粉丝，把一束鲜花献给了心仪的大明星。大明星握住他的手，要他唱几句，大明星听后夸他就是大明星的嗓子，努力啊……

父亲激动地拍拍儿子的头说："城里大明星就是有眼光！"

娘高兴得红了眼睛。

陆星受到了大明星的鼓励，信心倍增，天天唱歌唱到日落月出。

父亲同样在山地里干活儿到日落月出，盼着儿子成为大明星，甘愿一个人吃苦。

娘心疼儿子，把家里最好的做出来让儿子增加营养。两个月后，陆星又对父亲和娘说："深圳有个演唱会，是香港大明星的，我要去听。"

娘又怯怯地问："要多少钱啊？"

父亲对娘说："什么多少钱，只要有机会，就要让儿子去。"

陆星说："这回演唱会票价高，路又远，给3000元吧！"

娘吓了一跳，说家里只剩千把块了。

父亲说："怎么没钱，明天把两口大肥猪卖了，不就凑够了？"

娘不再吱声，感到儿子要成为大明星，就得像种山里的庄稼一样，舍得下大粪浇大水。

当天，父亲就把两口大肥猪拖到小镇卖了，乐呵呵把3000元钞票交到陆星手里，叮咛说："儿啊，好好听，好好练，爹等着你也开演唱会。"

陆星兴冲冲去了深圳，三天后兴冲冲回来，喜滋滋向父亲和娘汇报：买了前排票，大明星的鼻子眼睛也瞧得清清楚楚，大明星一面唱歌，一面走过来同他拥抱，说看他模样日后就是个大明星，有机会等着他同台演唱呢……

父亲一拍大腿说："哈，我家两口大肥猪没白卖！"

娘高兴得一下子掉出眼泪，不住地擦。

陆星唱歌唱得更勤奋了，整个山村都能听到他"啊——呀——哇"的歌声。村里人以为他中了邪，父亲笑笑回答："不是中邪，练唱歌，日后当大明星！"

一年过去了，家里的积蓄花光了，能卖的都卖了，父亲眉头都不皱一下，说砸锅卖铁也要支持儿子实现明星梦。一天，陆星突然兴奋得疯了似的，对父亲和娘说他要去北京听大明星鹿晗的演唱会。又问鹿晗听到过吗？粉丝6000万呢……

父亲摇摇头，呵呵地傻笑。娘也不知道鹿晗啥模样，更不明白大明星同粉丝有什么关系，这粉丝是地瓜粉丝还是绿豆粉丝？脸上一片迷惘。

陆星告诉他们：鹿晗是他最崇拜的歌星，粉丝就是崇拜明星的人，这回票太紧张了，黄牛那里5000元一张，连路费给他8000元钞票吧。

娘一听要这么多钱，愁坏了肚肠，说："家里什么也没有了！"

父亲瞪了娘一眼："这个机会不能丢，就像逮山里的野鸡，该出手时就出手，一飞就没了。家里还有头牛，明天牵了去集上卖了。"

娘要阻止也阻止不了，急得哭了一晚上。

陆星拿了父亲卖牛的钱赶到北京，听完鹿晗的演唱会回到山村，眉飞色舞地向父亲和娘报喜："鹿晗拉住我的手不放，说在我身上看到了他的影子，他要尽力推荐我举办

演唱会，还要替我出唱片……”

父亲重重拍了儿子一下肩膀，说：“儿啊，想不到你越来越有出息了。”

娘虽然心疼卖掉了一头牛，但一看儿子那么高兴，也激动得连连擦眼泪。

一天，父亲对陆星说：“儿啊，我看你当大明星的火候差不多了，出山前先在村里开个演唱会吧，练练场子，也让乡亲们开开眼界！”

陆星双腿一蹦说：“好，第一场不收费。”

父亲说：“那就明天下午吧！”

第二天下午，山村里的男男女女搬了竹椅子，赶到村中的黄泥场，过节似的高兴，前来听一场免费的准明星演唱会。开会的土台当舞台，树叶中泻下的阳光当灯光，鸟叫虫鸣当伴奏，一根手臂粗的玉米棒子当麦克风。他学着明星的模样，仰起脑袋，微微合上眼皮，突然双肩前后一扭，接着就腾挪蹦跳摆腰撅屁股，歌声从喉咙里喷涌而出。他记不清唱了几首歌，反正耳边的掌声一阵高过一阵，连脚下的土台也震动起来。一阵疯狂过去，他歇斯底里高喊一声“哇噻，陆星演唱会——”，歌声戛然而止，陆星慢慢张开蒙眬的眼睛，一下子惊得变了脸色，台下原来坐得黑压压的村里人都跑光了，只剩下父亲和娘坐着。父亲摇晃着身子，还如痴如醉似的，而娘却心神不宁，扭动着身子，要跑的样子，却被父亲一条胳膊挡住。

“老爸，他们人呢？”陆星莫名其妙地喊。

父亲说：“别管，唱下去。”

娘焦急万分地说：“你看看天，快下雨了，他们哪有心思听你的演唱会，都回家抢麦场去了。”

陆星抬头一看，天上果然乌云翻滚，把太阳遮住了。一个闪电像根银色鞭子，抽打下来，接着一个响雷，地动山摇……原来，他刚才听到的不是村里人的掌声，而是轰隆隆的雷声。就在他愣愣站着的时候，铜钱般大小的雨点噼里啪啦砸了下来。

演唱会开不下去了，陆星同父亲和娘浇得落汤鸡似的赶回自己家门口，晒在黄泥场五六亩地的麦子被冲到咆哮的山沟里，颗粒不剩。

父亲像块石头，站在雨地里一动不动。

娘软软地瘫了身子。

那天晚上，陆星没有合上眼皮，也没有捂在被窝里听大明星的演唱会。第二天一早，他眼睛蒙着一个黑圈，对同样没有睡好的父亲说：“老爸，跟你下地吧！”

父亲惊异地问：“下地？明星不当了？”

陆星点点头说：“昨天一场演唱会，人都跑光了，我们家的麦子被冲光了。为了支持我当明星，家里都卖光了，再想当明星，一家就要饿肚子了，所以跟爹下地去！”

父亲脸色平静，也点点头说：“你说的倒是，那就跟我下地吧！”

陆星又说：“我知道，你是故意选了雷雨天，一场雷雨砸醒了我的明星梦。”

父亲“嘿”的一声苦笑，老实告诉儿子：他懂山里天气，昨天必定会下场雷雨，他等这个机会很久了。

后来，在一片绿油油的庄稼地里，陆星问父亲：“爹，你怎么不早一点儿阻止我做明星梦呢？”

父亲笑了，石菊花似的皱纹的脸上写满了风霜。父亲反问他：“那时你头脑热得像一盆烧旺的木炭，打你骂你听得进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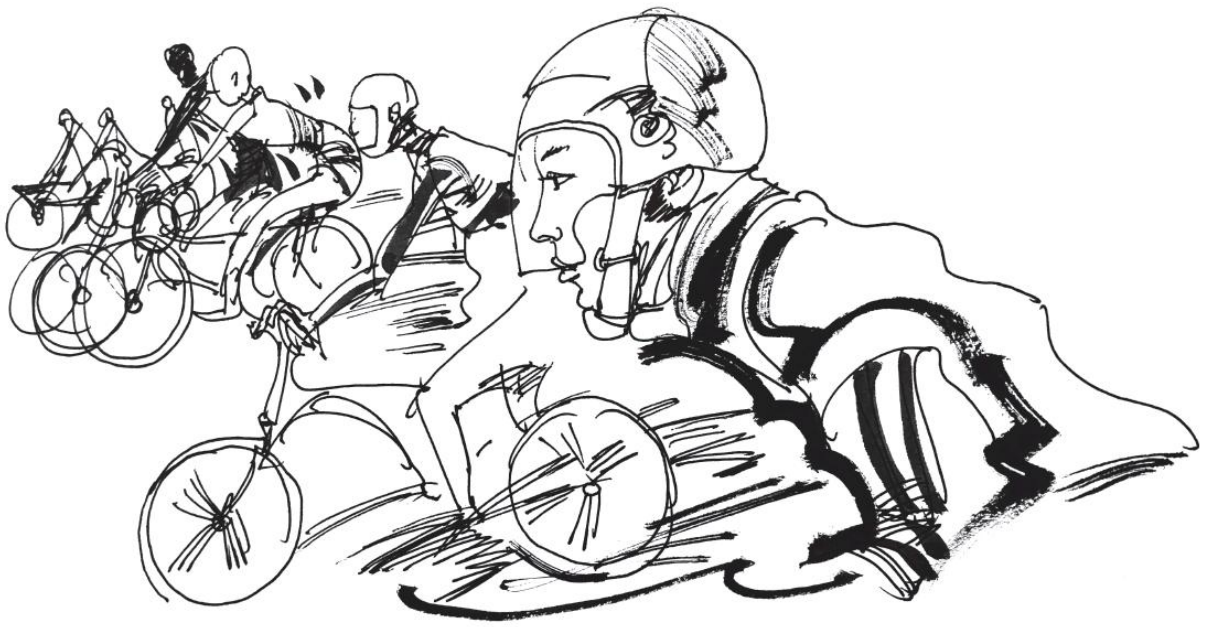
陆星把父亲的这句话琢磨了阵子，突然明白：父亲是用最极端的手段，要让他醒悟，在这个世界上，有的事你追一辈子也不能成功。这时，他也对父亲说了实话，他出去追明星，其实根本就没有同明星见面握手，更不用说夸他什么了，倒是有回被明星的保镖狠狠一推，跌得屁股痛了好几天……

父亲深深吸口气，往天上瞧瞧，说：“你就像刚出窝的小山鹰，不撞几下石头，能越过山顶，飞上高空吗？你总算回了头，家里为你付出的一切，爹同你娘感到值！”

这时，父子俩的头顶，一只山鹰展开翅膀，直冲云霄……

自行车赛风云

◇文／竺吉捷　图／段明



王向军曾是一名长跑运动员，退役后闲得难受，加入了一家名为“行天下”的业余自行车俱乐部。骑行一段时间后，俱乐部队长闻永华见他身体素质出众，特邀他以主力选手的身份参加三年一届的环省自行车比赛。

在前五个赛段的比赛中，王向军表现得非常出色，行天下车队也由此在十六支参赛车队中位列第一。王向军只需在剩余的两个赛段保持这个状态，就能为车队拿到自行车赛的冠军。

在第六个赛段开赛前，王向军的手机收到一条短信，是慈善组织的朋友发来的，告诉他李星环小朋友确诊得了白血病。李星环是王向军资助的一名来自贫困家庭的小男孩，乖巧又懂事，两人相识已经四五年了，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得知李星环得了这样的病，王向军的心不由得一沉，眼圈有点儿红。

闻永华见王向军表情不对劲，在得知详情后安慰道：“吉人自有天相，你不要太担心了，车队夺冠能拿到三万元奖金，到时我会分一部分给你去捐助这个小男孩。”王向军很感动，表示自己一定会尽全力。

谁知在接下来的一个赛段的比赛中，王向军发挥失常，临近终点时摔倒在地上。这样一来，排行榜第一的位置就让实力强劲的对手欧贝车队给拿走了。

面对王向军低迷的状态和车队失利的局面，当天比赛结束后，闻永华悄悄将三名老队员召集在一起，商议对策。

大家讨论一阵后认为，是李星环小朋友的事情让王向军分了神，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明天的比赛他可

能还是无法发挥出应有的水平。

小吴提议，明天由队长闻永华作为主力选手出战。闻永华却摇着头表示，之前的战术都是围绕王向军展开的，最后一个赛段临时换主力队员，实乃兵家大忌。而且王向军又是自尊心非常强的人，临场换将，对他打击太大了。

小丁提议可以想办法分散王向军的注意力，让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到比赛上来。小江表示对付自尊心强的人，激将法才是最有效的。听完两人的提议，闻永华突然一拍大腿说道："被你俩一说，我突然有了一个好主意。"说着将想法告诉他们三个人，大家听完，觉得这个办法虽然有点儿风险，但从目前的状况看，不妨大胆试试。

最后一个赛段比赛前，闻永华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纽扣大小的金属物品交给王向军，说："欧贝车队队长赵振山比赛的时候，一般都靠自行车码表的数据调整速度，这是一个迷你干扰器，你只要将它贴在赵振山的自行车码表背后，他的码表数据就会出现偏差。"

王向军接过干扰器，想起赵振山的确喜欢低头看着码表骑行，只是这样即便赢了比赛，也赢得太不光彩。

闻永华看出了王向军心中的顾虑，厉声说道："今天赛道最后是十八公里的爬坡赛段，赵振山是出名的爬坡高手，你不是他的对手！"王向军又想起李星环的病正需要一大笔钱，最后咬了咬牙，将干扰器放入腰包里。

比赛开始前，闻永华带着王向军及三名队员主动与欧贝车队打招呼。趁闻永华和赵振山寒暄的空当，王向军走到赵振山的自行车旁，从腰包里拿出迷你干扰器。就在干扰器即将触碰到赵振山车上的码表时，他打了退堂鼓……

比赛开始了，骑手们在经历三个多小时的骑行后，终于来到最后十八公里的爬坡赛段。

欧贝车队依靠对赛道熟悉的优势，先抢占山路内侧并向山顶进发，行天下车队则在王向军的带领下紧随其后。经过一个又一个弯道，王向军与闻永华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努力，终于利用弯道过后的一段直道将欧贝车队的其他队员甩在了身后。

闻永华与王向军又往前追赶一阵，终于来到赵振山身后，两人几度尝试超越赵振山，可对方表现得异常稳健，没给闻永华与王向军丝毫机会。眼看再过两个弯道就是终点，闻永华调整呼吸，低声对王向军说："我就知道你不是赵振山的对手，现在后悔了吧。"

王向军听了闻永华的话，将腰包里的迷你干扰器随手一扔，愤然回道："不靠这东西，我也要赢给你看！"说完一咬牙，奋力加速，终于在最后一个弯道超越赵振山半个身位，以微弱的优势率先冲过终点。

赢了比赛，闻永华兴奋极了，带着队友上前想要拥抱王向军，王向军却不屑地避开了他，这让闻永华十分尴尬。

当晚庆功宴上，闻永华在拿到三万元奖金后，对如何分配奖金只字不提，只带着三名老队员去其他参赛车队那里敬酒、聊天。王向军一个人坐在那里，看着闻永华得意扬扬的样子，心中十分不快。他正在闷闷不乐，动力车队的队长走到台上，大声说道："我觉得行天下车队的这个冠军拿得有问题，比赛前我看到王向军好像对赵振山的码表动了手脚！"

此言一出，整个宴会厅议论纷纷。

王向军赶紧上台解释："闻永华为了获得冠军，赛前的确想让我将干扰器贴在赵振山的码表背后，不过我没有那样做。"

闻永华也走上台说道："向军昨天得知他所帮助的贫困儿童得了白血病后，整个人都蒙了。为分散他的注意力并让他重新燃起斗志，

我和其他几名队员才想了这个主意，其实干扰器就是一粒加了双面胶的纽扣电池。”

闻永华话音刚落，裁判长走上台向王向军问道：“请你把干扰器拿给我看看。”王向军摇摇头，告诉裁判长干扰器已经被他扔了。

裁判长听后，表情严肃地说道：“虽然只是业余自行车比赛，但也要做到公平公正，如果无法提供那个干扰器，就无法断定行天下车队在比赛中是否有违规行为。在这件事没有调查清楚前，我将先取消行天下车队的冠军资格，并收回其奖杯及奖金。”

闻永华顿时急了，连忙向裁判长解释道：“裁判长，那真的只是一粒纽扣电池，而且王向军并没将它粘到赵振山的码表背后。”裁判长摇了摇头说道：“王向军虽没有那样做，但你确实策划了。违背公平竞赛的行为绝不姑息，到底是纽扣电池还是码表干扰器，不能只听你的一面之词。”

这时，让人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一位服务比赛的志愿者将一粒纽扣大小的金属物品交给裁判长，说：“裁判长，我亲眼见王向军将这个丢了，当时我就在路边，就将它捡了起来，请您验证。”

裁判长接过来，将双面胶撕掉，发现真的只是一粒纽扣电池。

这时，赵振山也走上台向裁判长说道：“裁判长，请允许我说几句。我喜欢低着头以一种超低风阻的踩踏姿势骑行，所以常被人误以为我是低头盯着码表。闻永华虽是我的对手，但也是多年的朋友，他知道我不依赖码表。更何况这次赛事举办地是在我的家乡，我就是闭着眼睛都能骑下来。所以我相信他的话。”

裁判长听后宣布，经证实那只是一粒纽扣电池，所以他们的冠军资格依然有效，不过行天下车队的做法还是有悖体育精神，必须公开道歉。话音刚落，台下顿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事后王向军才知道，闻永华和队友去别的桌子敬酒，是将他帮助贫困儿童的事告知其他的骑行朋友们，还说了李星环小朋友生病的事情。晚宴结束，王向军除了得到一半的奖金外还获得了其他车队的捐款，看着手中的钱，他不由得热泪盈眶。

选自《民间文学》2020.2

护身符

◇文 / 李金闪



阿伟在非洲经商，这天他开车出门，在一条破旧的公路上被一位抱着孩子的父亲拦住了。原来，方才有一伙叛军洗劫了他们的村庄，年幼的孩子身中流弹，生命垂危。见孩子可怜，阿伟马上载他们去了医院。

孩子进了手术室，父亲想要酬谢阿伟，却拿不出什么像样的东西。

他看了看阿伟的脸，突然想到什么似的，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递给阿伟，里面竟是一面五星红旗——孩子的父亲告诉他，路上遇到叛军的话，挂出这面国旗可以保平安。

选自《故事会》

新同事

办公室新来了个女同事，年轻，上班时间常抹指甲油。

我提醒她：“老板娘看到会收拾你的。”

她说：“整个公司我工资最低，杂七杂八什么都要做，她还要怎样？”

我欣赏她的性格，还有了点儿亲切感，于是轻声说：“话虽如此，小心为上，那死肥婆喜怒无常，脾气很不好的。”

她皱起眉头：“不许说我姑妈的坏话。”

选自《今古传奇故事版》



找孩子

一对父子在公交站等车。儿子说渴了，父亲让他在公交站台等着，自己小跑着去买可乐。父亲回来后，发现儿子不见了。

他着急地到处找，旁边一个小孩对他说：“叔叔，你儿子是不是穿着和我一样的黄色衣服？”父亲说：“是呀，你看见他往哪里去了吗？”孩子幽怨地说：“刚才公交车来了，我爸一把抱起你儿子就上车了，把我丢在这里了……”

（贾玄）

选自《良友周报》



是谁写的

有一天，赫鲁晓夫去看望一所大学理科专业的学生，想看看他们的文化知识是否仅仅局限于科学领域。他决定问一些有关列夫·托尔斯泰的问题。

“《安娜·卡列尼娜》是谁写的？”他问一个学生。

那个年轻人一边后退，一边结结巴巴地说：“不是我，赫鲁晓夫同志，我向您保证！不是我写的，千真万确！”

第二天，赫鲁晓夫召见负责那所学校的秘密警察官员。

“你是怎么做思想工作的？”赫鲁晓夫抱怨，“我问一个学生《安娜·卡列尼娜》是谁写的，他说不是他。他们怕说错话，怕得胡言乱语了。”

到了下午，那个官员向赫鲁晓夫汇报：“我亲自处理了您说的那个学生的问题。”

“你怎么做的？”赫鲁晓夫问。

“我和他谈了一个多小时。他现在已经承认《安娜·卡列尼娜》确实是他写的。”

（张信威）

选自《幽默小品》

表演

那年上大学，社团让我打扫服装道具室，不小心我弄断了放在角落里的几块木板。我生怕被学校追责，就到工地找了相似的几块木板放回去。

过了几天，学校举办迎新晚会，我们跆拳道社团表演手劈木板，我眼睁睁看着那位师兄手都劈出血了，木板还好好的。他大喝一声，又换脚踢……当他一瘸一拐下去时，木板丝毫无损。

（木头人）

选自《喜剧世界》



打麻药

某同学牙龈发炎去看医生，医生说要动手术。

同学说：“以前没做过手术，有点儿紧张。”

医生说：“不用紧张，我也是第一次做手术。”

这时护士过来问：“麻药是打在嘴里面还是打在嘴外面？”

医生说：“打腿上吧，免得等会儿他跑了。”

选自《特别关注》



暗藏玄机

高中语文老师在第一堂课上说：“我先做个自我介绍，请大家翻开课本第一页，找到主编，那就是我的名字。”

大家都惊呆了，没想到自己学校竟然藏龙卧虎！

他神秘一笑：“想不到吧？我俩重名。”

选自《民间故事》

皮肤变好

老爸在网上给学生上直播课，由于第一次上这样的课程，不太会操作，但他又比较要强，不准懂电脑的弟弟插手。

弟弟几次欲言又止，终于作罢。幸好，老爸倒腾了半天，终于成功。上课结束后，老爸美滋滋地走出房间说，学生说他不但课上得好，皮肤也变好了。

这时，弟弟淡淡地说：“您把美颜功能调到了最大，皮肤当然好了！”

（罗倩仪）

插图：彭建辉



毒蝇纸

◇文／[英] P.D. 詹姆斯　图／颜玮

达格里什是苏格兰场的警探，这天，他接到了牧师郝伯特的电话，便赶到了对方的家里。

郝伯特牧师今年71岁了，是一个衰败家族的后裔。他看到达格里什，就急急地迎上前去，激动地说道："太意外了，探长。艾丽是我祖父的第二个夫人，我只在4岁那年见过她，后来那件案子后，她到了国外，我只不过偶尔给她去一封信，也从未再见过她，可她把遗产留给了我！"

达格里什说："这是好事啊，牧师先生。"

郝伯特摇摇头说："可那个女人当初毒杀了我的祖父，才继承了遗产啊！"

达格里什说："我听说过那个案子，可是最后陪审团判了艾丽无罪。您那个时候只有4岁，怎么就这么笃信是艾丽杀死了您的祖父呢？"

郝伯特说："所有波克斯德尔家族的人都非常确信。"

达格里什说："但是没有证据。您找我，是不是想让我重新调查这个案子？"

郝伯特点点头说："只有这样，我才能知道如何处置这些遗产。"

对于这个请求，达格里什没有办法拒绝，因为他本人对这个67年前的疑案也非常感兴趣。他费了点周折调出了多年前的卷宗，然后一头扎在房间里研读起来。

原来，多年前，郝伯特的祖父老波克斯德尔正在法国养病，邂逅了在戛纳歌舞场里表演杂技的演员艾丽，之后，不顾世俗的门第观念和悬殊的年龄差距，将她娶回英国。那个圣诞节，郝伯特的父母带着他和两个妹妹来到了庄园，郝伯特的表姐、老波克斯德尔的外孙女玛格丽特也来了，玛格丽特年轻漂亮，比艾丽还大三个月。

那天晚饭前，老人的胃病犯了，便回房休息了。晚饭时，艾丽吃了一点儿菜，便上楼陪丈夫。不久，她拉铃吩咐女仆做一碗汤。当女仆端着做好的汤和一小壶水来到主人房间时，艾丽正准备到浴室洗衣服，就让女仆把汤放在洗脸台上凉一凉。洗脸台上的另一只碗，装的是艾丽用毒蝇纸浸泡

而成的化妆水。

后来，玛格丽特上楼来看望外祖父，见老人已经喝掉了半碗汤，玛格丽特便把碗拿到隔壁房间的洗脸台上，然后回去与外祖父和艾丽一起打牌。但过了没多久，老人就腹痛如刀绞，玛格丽特赶紧去找医生。但是老人没熬到半夜就痛苦地死掉了。之后是漫长的调查，那天晚餐的所有参与者都受到了严格的调查，但是最后被起诉的只有艾丽一个人。因为那天只有她和丈夫单独待的时间最长，最有作案动机。

达格里什合上卷宗，陷入了沉思：艾丽是丈夫死后最能获益的人，可是玛格丽特也很奇怪啊，她为什么不在外祖父喝好汤后，让女仆把碗拿走呢？她也完全有可能趁艾丽在浴室的时候，到洗脸间下毒，然后躲在卧室里或是别的什么地方，等汤端给老人时才出来，装作刚上楼的样子。想到这儿，达格里什决定从玛格丽特查起，可是她现在还在人世吗？

达格里什一边利用工作之便打探玛格丽特的下落，一边去探访了发生案件的老庄园。自从那件案子后，波克斯德尔家族似乎沾上了厄运，郝伯特的父母和双胞胎妹妹都先后去世，人丁凋零，老宅子也荒废了。达格里什走了进去，发现主要的卧室都在二楼。他上到二楼，看到主卧有一扇门与一个小小的洗脸间相通。格外令他注意的是，楼梯口有两扇高大的窗户，挂着厚厚的曳地窗帘，达格里什掀开积满灰尘的窗帘，发现窗帘后面足以藏匿一个成人。他转过身，看到其中一扇窗户正对着主卧的大门，他忽然意识到了什么，在离开庄园之前，他终于有了一个大胆的推想。

接下来，达格里什花了一个星期时间，终于找到了玛格丽特，但她已身患重病，时日不多，并拒绝与达格里什见面。达格里什灵机一动，就写了张字条求护士转交。没想到玛格丽特见到字条后，改变了态度，并把他请到了自己的病房里。

达格里什小心翼翼地走进去，见到了年迈的玛格丽特，她看上去非常虚弱。

玛格丽特看到达格里什，扬了扬手里的字条，说："你说得对，是4岁的郝伯特杀死了他的祖父。可达格里什探长，你是怎么猜到的？"

达格里什忙解释道："我查了卷宗，也查访了庄园，发现那天所有到场的人都被怀疑了一遍，只有4岁的郝伯特被忽略了。那天，父母忙于照顾双胞胎女儿，无暇照顾他，所以他感到很无聊，就去找祖父和新祖母玩耍。而艾丽也因为被众人排挤，很寂寞，就和这个可爱的小男孩做起了朋友。郝伯特看到了那碗泡有毒蝇纸的水，他只知道这是艾丽的化妆水，并不知道有毒，他可能想又老又丑的祖父喝了这种水后，就能变得像艾丽一样年轻漂亮。然后，他在女仆离开、艾丽还在浴室的时候，把一部分化妆水倒进了汤里。"

玛格丽特呵呵笑了："你说得没错，就像你看到了一样。"

达格里什说："您是躲在楼梯口的窗帘后面，通过敞开的门看到了，对吗？"

玛格丽特点点头说："是的。他太小了，还把碗里的水弄洒了，我只好用手帕去擦，为了不让人发现化妆水少了，我还把壶里的水倒了一些到碗里。"然后，她叹了口气，继续讲了下去。

原来，玛格丽特自幼父母双亡，虽然她继承了父亲的全部遗产，但从小就失去了父母之爱，好在外祖父非常疼爱她。但玛格丽特发现，外祖父自从娶了艾丽之后，把热情都给了新婚妻子，对自己不管不问，这让玛格丽特非常生气，甚至希望外祖父和艾丽都死掉，所以当她看到郝伯特将有毒的化妆水倒进汤碗时，便没有阻止。

但是那天晚上，当艾丽到洗脸间去浸湿毛巾、打算给丈夫敷额头时，发现了洗脸台上的水渍，也发现了壶里的水少了。艾丽很聪明，一下子就猜到了玛格丽特与此事脱不了干系，便利用做

杂技演员时学到的雕虫小技，偷了玛格丽特的手帕，并以此要挟她。玛格丽特有口难言，为了保全名声，不得不接受艾丽的勒索，直到被完全榨干，孤独贫困。

达格里什不解地问："您为什么接受她的胁迫呢？人明明不是您杀的？"

玛格丽特苦涩地一笑，说："我明明看到了一个4岁孩子作案的全过程，却没有阻止他，说出来谁相信？而我偏偏又用自己的手帕擦拭了那摊水渍，我浑身是嘴也说不清啊！为了名声不毁于一旦，我付出了所有的财产，未婚夫也弃我而去，我的命运就这样被艾丽的毒蝇纸给毁了。"说完，她泪流满面。

达格里什听完，感慨万千。虽然他对玛格丽特的遭遇唏嘘不已，也对艾丽的胆大心细暗暗称奇：这个女人冒着生命危险隐瞒了一个真相，背负了一辈子的骂名，临终却把遗产留给了当年那个4岁的小男孩。

几天后，玛格丽特病逝了，达格里什帮忙料理了后事，然后他告诉郝伯特："牧师先生，当年陪审团是正确的，所以您可以心安理得地接受那笔遗产了。"

郝伯特如释重负，并听从了达格里什的建议，以艾丽的名义向一个慈善组织捐了一部分善款，用以接济退休的、生活困难的杂技演员。

选自《故事会》

土山湾孤儿

◇文／昆金　图／段明



一

民国十七年春，徐家汇土山湾孤儿院收容了一个八九岁的男孩。跟他一起被收容的，还有一条叫阿黄的流浪狗。

玛利亚院长很快发现这个男孩患有失忆症，对自己某个时间段外的过往一概不记得。检查后发现，他的后脑曾经受到过严重伤害，颅内至今尚有少量积水，另外身上还有好多陈旧的伤疤。玛利亚估计孩子是因为外伤，才导致了失忆。这一点，在医生诊断后得到了证实。

玛利亚很喜欢这个男孩，并给他取名叫黄乔治。看他年幼体弱，就把他安置到孤儿院绘画班里去了。

很快玛利亚发现，黄

乔治非常喜欢绘画，而且很有天赋。他进入绘画班的第一天，随手画出来的画，就已经远远超过在绘画班培训半年的孩子。这一点让玛利亚始料未及，整个孤儿院里的人也都对他刮目相看。

而同样令她始料未及的是，黄乔治只在孤儿院度过两个多月的时光，就突然离开了孤儿院，不知去向。

这几年周凤岐的母亲经常去孤儿院里做义工，所以也时常会在周凤岐跟前提及那里的孩子们，说真是作孽呀，这么多孩子没有父母。

周凤岐说据他所知，孤儿院的很多孩子，其实父母都在，只是不要他们了。周母气愤地说："哎呀，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狠心的父母，竟然会把亲生孩子抛弃。"

周母沉吟片刻，轻叹道："或许他们也有难处吧！人心都是肉长的，不到万不得已，没有人会故意不要自己的孩子。"说完，周母凝视着儿子，欲言又止。

周凤岐随口说道："妈，你当时有没有想过不要我了呢？"

周母顿时目光惊惧，眉头微皱。而周凤岐话一出口，就连连后悔，再也没有把这个话题继续下去。

周凤岐之前略有耳闻，当年母亲怀他时，不知何故，想过要把他打掉。但这个话题直逼人性，太尖锐了，所以周凤岐从不敢轻易提及。而母亲呢，也似乎刻意回避着，从来都没有主动提及这件事。

黄乔治突然失踪以后，周凤岐马上就接到寻找任务。后来才知道，实际上那个时候，黄乔治已经不在人世了。

原本这种找人的活儿，是不用周凤岐辛苦的，但这次是法租界巡捕房法籍总探长安德烈的太太卢西亚的意思。

卢西亚来到中国以后，一直热衷于慈善事业，而且他们夫妇久婚不育，所以想在中国领养一个孩子。这次卢西亚去了土山湾孤儿院，表达了领养意愿。玛利亚院长把所有的孩子召集过来，让卢西亚挑选。孩子们一个个穿得整整齐齐，争先恐后地在卢西亚面前展示自己。而黄乔治却一个人安静地躲在角落里，远远打量着卢西亚，然后低头在一个本子上不停涂抹着什么。

卢西亚看了一圈后，选中了一个乖巧的女孩子，其他孩子就陆续离开了。

这个时候，走在最后面的黄乔治却笑嘻嘻地站到卢西亚跟前，把一张纸递了上去。

卢西亚接过那张纸以后，马上就发出惊叹声。那张皱巴巴的纸上，画着一个妇人，而那个妇人不是别人，正是卢西亚。

原来刚才黄乔治躲在不显眼的地方，一直在偷偷画着卢西亚。

卢西亚看着纸片上的自己，连声说画得真好，当即决定要收养黄乔治。她拉着黄乔治的手说："哦，上帝呀，小乔治，你一定是我的天使。我喜欢你，你愿意跟我生活在一起吗？"

黄乔治却不想跟卢西亚走。玛利亚院长反复劝说，都没有用。卢西亚很焦急，玛利亚院长说："卢西亚太太，你先回去耐心等几天，我会好好劝他的。乔治不是不喜欢你，而是舍不得离开这里的大家庭罢了。"

就在卢西亚离开的第三天，黄乔治就从孤儿院里消失了。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为什么要离开。

按理说一个孤儿失踪，还不至于惊动巡捕房，但卢西亚特别喜欢这个男孩，缠着安德烈想办法，安德烈自然就想起了周凤岐。

周凤岐接到任务以后，先是去了几趟土山湾孤儿院，但一无所获。就在他一筹莫展时，却意外得知，就在今天早上，有人在苏州河里发现一具男孩的尸体。

周凤岐马上带人赶去辨认，结果玛利亚院长一眼认出那就是可怜的黄乔治。黄乔治左下巴有个浅黑色的胎记，非常容易辨认。

二

按照玛利亚院长的请

求，黄乔治的尸体在经过细致检查后，被送回土山湾孤儿院。他总归是土山湾孤儿院的孩子，理应由孤儿院来收殓安葬。

把孩子送过去的那天，周凤岐也一同前往。恰巧那天他母亲也在孤儿院里做义工。周母和几个姐妹一起替黄乔治擦身、穿衣。虽然没有流泪，但周凤岐却感觉到，母亲此时看上去比号啕大哭更悲伤。

他忽然想起几天前自己跟母亲说过的那句蠢话，暗暗汗颜。母亲连别人的孩子都那么怜爱，怎么可能会放弃她自己的骨肉呢？这些年在他的印象中，母亲对他无私给予，绝对是个慈祥的好母亲，不知道是什么人那么恶毒，要杜撰那样的不堪过往来抹黑母亲？周凤岐感到非常好奇。

黄乔治的葬礼平静而凝重。葬礼结束以后，周凤岐再次对黄乔治在孤儿院两个月的生活进行彻底调查。黄乔治的死，令卢西亚非常悲伤，她至今还保存着黄乔治给她画的那张画，她觉得她跟这个有着天使般笑容的孩子有缘无分，实在是痛心。所以她一定要让周凤岐查实黄乔治的死因。

这孩子既然那么喜欢呆在土山湾孤儿院，那又为什么要不辞而别，突然离开这里呢？

周凤岐基本上确定黄乔治是溺水身亡。他马上安排人手调查黄乔治的身世。因为他有失忆症，两个月里谁也不知道他的来历。

玛利亚院长说，黄乔治讲着一口流利的上海话，还夹杂着明显的苏州口音。周凤岐由此判断，这孩子应该就是上海本地人，而祖上或许是苏州人。

但是一个本地的男孩子，竟沦落到流浪的地步，也是比较少见的。

周凤岐发现，黄乔治虽然看上去瘦弱，但身体底子并不差，可以判断，这孩子流浪的时间并不长。他在家时过得至少衣食无忧。

另外周凤岐了解到，黄乔治非常喜欢孤儿院，所以他的出走应该不是想逃离，而是另有隐情。

周凤岐来到黄乔治的宿舍。宿舍是一个有很大通铺的房子，黄乔治来得晚，被安排在最里面的一张床铺上。黄乔治所有的东西原封不动地被收集在一个上锁的柜子里。

周凤岐首先检查了宿舍及黄乔治的床铺，没有任何发现。随后他打开那个柜子，看到里面有衣帽、碗筷，还有一双鞋子和几个不知道从哪里捡来的旧玩具。除此之外，就是黄乔治画的画了，占据了小半个柜子，乱糟糟地堆了一大摞。

周凤岐仔细翻阅，发现这都是一些练习画画用的草稿纸和习作。

周凤岐早就听说黄乔治有着非同一般的绘画天分，也非常喜欢画画，现在看着这些习作，他基本上认同了这一点。

周凤岐看到，黄乔治的绘画习作，花鸟鱼虫、山水街景和家居，都有涉及。

但是通过这些习作，能否得到一些有用的线索呢？周凤岐仔细检查了每一张纸片，上面除了黄乔治的涂鸦，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

不知道怎么了，此时此刻，周凤岐对这个男孩有了特别的情愫。他突然理解当时母亲面对着黄乔治的尸体时，为什么会那么地痛惜。

周凤岐正这样想着，母亲突然找到他询问案情。在聆听周凤岐叙述的过程中，她抑制不住，簌簌落泪。

她抽泣着说道：“我一看到乔治，就觉得他非常像你小时候。这孩子，太可怜了。”

周凤岐细细掂量着母亲的这句话，不知道说什么好。

“凤岐，有件事你一定听说过吧？”周母见周凤岐不说话，突然话锋一转，说道。

“妈，什么事呀？”周凤岐问。

周母盯着儿子良久，叹息一声道：“你在我肚子里两个月的时候，你父亲就病死了。等你父亲断七以后，我就准备把你打掉。当年我已经去了广慈医院，就差了

那么一点点……”

周凤岐感到非常意外。以往很多时候，周凤岐都非常想了解这件尘封的往事，但又担心触及母亲的痛处。没想到母亲今天竟然主动说出了这件事。

“还好当年我最终没有犯浑，这才保住了你这条小命。”周母望着儿子，目光充满怜爱，惭笑着说道。

周凤岐看到母亲的神情，就嘻嘻一笑，说道：“妈，你当年也只是想想而已，对吧？”

周母苦笑了一下，凝视着周凤岐良久，才轻轻摇了摇头，说道：“凤岐呀，你这几十年，毕竟从没遇到过什么跨不过去的坎，很多事你未必能懂。算了，我现在还不想跟你多说。”

周母说完叹息一声，就离开了。

周凤岐望着母亲的背影，百思不解。这个时候，助手赵勤赶回来汇报说，他们暂时还没有查到黄乔治的身世，但却查实，黄乔治在出事前一天，曾经去过福开森路66号的吉尔别墅。

周凤岐很重视这个消息，赶紧让赵勤带路，直接去了福开森路。赵勤之前已经打听过，吉尔别墅现在的主人叫周凯龙，是个富商。黄乔治好好的，突然离开孤儿院，到这个地方来干什么？是不是想起了什么？他不是失忆了吗？

周凯龙刚好在家，一听说是巡捕房来人，也不敢怠慢，就在客厅里接待了周凤岐。

周凤岐把来意跟周凯龙说明，并且把黄乔治到孤儿院后拍的照片拿给周凯龙辨认。

“这个孩子我以前从没有见过……”周凯龙看了看照片，摇了摇头，把照片还给周凤岐。周凯龙六十来岁，富态，高傲。

周凤岐注视着周凯龙，又瞟了一眼赵勤。赵勤朝他皱皱眉，意思是说，别信，我这消息不会错。并且之前赵勤还向周凤岐汇报过，有人看到过黄乔治曾经在周凯龙家大门口徘徊，还几次爬到铁门上朝里面张望。

“这个孩子，是什么人？”周凯龙问道。

“他是个孤儿，原本住在土山湾孤儿院里的……”周凤岐如实相告。

“孤儿？一个孤儿怎么会到我家来？周探长，你这未免有些荒唐。”周凯龙有些不悦。

周凤岐苦笑道：“是呀，我也想知道为什么。”

“你一定是搞错了。对不起，我下午还有点事要出去办。”说完，周凯龙缓缓掐灭手中剩下的大半支雪茄。这是在下逐客令了。

周凤岐只好起身告辞。

但这个时候，周凯龙突然又开口说道：“等等，周探长，麻烦你把照片再给我看看。”

周凤岐把照片再次交给他。周凯龙又仔细看了看，神色隐隐有些异样，但转瞬即逝，他又把照片交给了周凤岐。周凤岐收起照片，说了声打搅，便跟着用人朝客厅大门外走去。

“你在门口见过这孩子吗？”周凤岐把照片递到用人眼前，问道。

用人看了看，摇头道：“没有见过。”

就在这时，大门外走进来一个妇人，三十多岁，面容姣好。她一抬头，跟周凤岐打了个照面。

只是看了一眼，周凤岐就发现对方看似神态从容，但一见到自己以后，目光深处隐隐透出几丝惶然。这种细微的异常，让周凤岐内心警觉起来。

“对不起，你见过这个孩子吗？他曾经在你家大门口徘徊过好久的……”周凤岐并不清楚对方是什么人，随口问道。

“不认识。”那个女人看了一眼照片，冷冷说道，然后大步走进客厅。

周凤岐无奈离开。

“刚才这位太太是谁呀？”临出大门时，周凤岐轻声问送客的用人。

“这是我家姨太太。”佣人说着，低头道了声再会，就折了回去。

“这是周凯龙几年前新

娶的姨太太，名叫唐小妹。我听说过。”赵勤说道。

周凤岐站在大门外，似听非听，眉头微皱，似乎是在思考着什么。

“师傅，你想什么呢？我们回去吧。”赵勤催促道。

周凤岐摇摇头，喃喃自语道：“周凯龙的姨太太，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

“她是名人的姨太太，时常会出现在公众场合。你见过她，这不奇怪。”赵勤说。

“不不不……”周凤岐连连摇头否定，“我好像就在来找周凯龙之前的某个时候，见过她。但我记不起是在哪里见过她了……”

赵勤很是疑惑，但不明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周凤岐突然看到大门外被修剪得浑圆的草木丛里，有一张纸片。他感觉这张纸有些眼熟，就上前捡起纸片，扫一眼后，不由得仔细看起来。

这张纸片上面画着一扇大门、一只石狮子和一小片灌木。另外大门上还有一个清晰的门牌号码。

这画的不就是眼前周凯龙家的大门口吗？周凤岐拿着这张纸片，翻来覆去地看，突然有所发现，忍不住“哎呀”一声叫了出来。

“赵勤，快，赶紧回孤儿院。”周凤岐招呼一声，转身就跑。

赵勤望着一脸兴奋的周凤岐，有些莫名其妙。但他很快就猜到，周凤岐一定是找到了线索。

三

周凤岐回到孤儿院后直接去了宿舍，翻出黄乔治的那些画，逐一端详。很快他就从一大摞画当中，轻轻抽出一张，仔细端量，倒吸一口凉气。

纸片上画的是一个年轻女人。尽管线条粗放简单，但稍一细看，很容易就能看清，纸片上的这个女人，酷似周凯龙的姨太太唐小妹。

“我就说我在哪里见过唐小妹嘛……”周凤岐淡淡地说道。

“太像了。没错！就是她。”赵勤也惊叹道，“黄乔治这小家伙，画画水平真是不错。”

周凤岐闭上眼睛，让自己有些激动的情绪尽快平复。然后他又拿出在周凯龙家大门口捡到的那张纸片，快速思考。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黄乔治为什么要画周凯龙家的大门，还有唐小妹的肖像？”赵勤嘀咕道，“他怎么知道唐小妹长什么样？”

周凤岐想了想，恍然大悟道：“黄乔治有失忆症，对自己的过往一点也记不得。但这次他却准确画出了周凯龙家的大门，还有唐小妹的肖像，我猜测他的失忆症正在渐渐好转，他的某些记忆，也正在慢慢苏醒过来。我们之前就判断他是本地人，所以他能记起这些东西，也在意料之中。而他的这些渐渐苏醒的记忆，刚开始也许是一些碎片，他没有办法完整描述，但却可以用画画的方式，把这些在脑海里一闪而过、断断续续的记忆画下来……”

“完全有这个可能，否则没有那么巧合的事情。”赵勤惊呼道，“黄乔治一定是回忆起了什么，才会用画画的形式记录下来。而他这次突然从孤儿院出走，想必也是为了去寻找他记忆中出现的事物，所以他才会去周凯龙家。黄乔治或许只是想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想起这个大门，自己跟这个大门究竟有些什么联系……”

“那么，他跟唐小妹，还有周凯龙之间，究竟会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他首先回忆起来的，是这扇大门，还有这个唐小妹呢？”周凤岐目光炯炯地盯着赵勤问。

“师傅，我知道该去做什么了。”赵勤说完，兴奋地起身，转身就走。

随后周凤岐又拿起在周家大门口捡到的那张纸片。他当时看到这张纸片以后，很快就想起，这种画画用的纸张，跟他在黄乔治宿舍里发现的那些画画纸片一模一样，所以他才会想起，自己就是在黄乔治画的画里看到了唐小妹的肖像。一定是黄

乔治心里浮想起这扇大门的同时，还顺带着想起了大门上的门牌号，所以他才会找到这里来的。现在看来，黄乔治不仅是个画画的天才，而且对周家的那扇大门，以及唐小妹这个人，刻骨铭心。

就在等待赵勤调查结果时，周凤岐又让玛利亚院长把黄乔治溺水身亡的消息公布给了报社。之前周凤岐在周凯龙家时，看到他家茶几上放着好几份《申报》，最上面的《申报》就是当天的。所以他断定周家订阅了《申报》，如此一来，这个消息很快就会被周家知道。他这样做，一方面是想收集更多的有关黄乔治死亡的线索；另一方面，也是准备借此敲打一下周家，看看他们有什么反应。

赵勤那边的调查很快有了结果。唐小妹是三年前嫁给周凯龙的，当时已经二十六岁。而在这之前她结过婚，并且跟前夫育有一子，那个孩子很可能就是黄乔治。

周凤岐暗暗感叹，这个结果，跟他的猜测多少有些重合。

“我查过了，唐小妹的前夫秦一鸣是个做食品贸易生意的掮客，两人的生活还算稳定。后来她前夫在外面有了个女人，唐小妹知道以后，就要跟他离婚。但她的前夫坚决要把儿子带走，唐小妹也想要儿子，两人就这样僵持起来，谁也不肯让步。后来，周凯龙偶然遇见唐小妹，一见倾心，就要娶她做姨太太。唐小妹刚好在跟前夫闹离婚，正中下怀。但周凯龙提出，他可以接受唐小妹结过婚，但决不能接受她的儿子。这样就尴尬了……”赵勤汇报着。

“尴尬什么？唐小妹最后一定是放弃了儿子，然后去做周凯龙的姨太太了。”周凤岐补充道。

“没错。所以那个黄乔治，哦不，这孩子的原名叫秦放，秦放最后就跟着父亲生活。后来秦一鸣生意败落，又被那个女人骗走了一大笔钱，几乎破产，最后不得已回了苏州老家。这样秦放也跟着到了苏州。”赵勤继续汇报道。

周凤岐想了想，又问：“那这次黄乔治，不，秦放，又怎么突然在上海出现？他的失忆，还有他身上的伤痕，又是怎么回事？”

“这个我还没查清楚……会不会……这些都跟那个唐小妹有关呢？”赵勤推测说。

“唐小妹当年为了嫁给周凯龙，放弃了儿子，如果秦放突然再次来到她身边，你觉得她会怎么做？”周凤岐继续自言自语道。

“师傅，你的意思是说，秦放身上的这些伤，都是唐小妹造成的？不过唐小妹确实有这样的动机，因为周凯龙是拒绝秦放跟着唐小妹的。很显然，周凯龙不愿意养别人的儿子。”赵勤边想边说道。

“有这样的可能性吗？秦放毕竟是唐小妹的亲生儿子，她下得了这样的手么？她是这个孩子的母亲呀！”周凤岐百思不解，自言自语道。

赵勤挠挠头道：“这我就不清楚了。算了，我继续去查就是。”

赵勤走后，周凤岐恰好在孤儿院遇见母亲，就把事情大致说了一遍。

周母了解到秦放的身世后，也感叹不已。

这个时候，周凤岐突然很想听听母亲对这件事的看法，因为她们同为女人。尤其是他想问问母亲，唐小妹为了不让儿子影响她的生活，会不会很过分地对待秦放？并且他也想知道，当年母亲为什么动过要把三个月大的自己放弃掉的念头。

“我觉得唐小妹有可能就是伤害秦放的人。”还没等周凤岐想周全怎么开这个口，母亲抢先说道。

“为什么？”周凤岐追问。

“不为什么。”母亲平静地说道，“每个人的一生，都有可能会经历到一些软弱、晦暗、难熬的时候，就看你有没有勇气走出来。深陷其中，就万劫不复，走

出来就海阔天空。”

说完这句话，母亲就离开了。

周凤岐百思不解。

第二天，赵勤把一个十多岁的流浪儿带到周凤岐跟前。

“这个孩子一直在静安寺附近混，好像还认识秦放，应该知道些事情。可是我问了他半天，他一句话都不跟我讲。”赵勤说。

男孩歪着脖子，鄙夷地盯着赵勤说道：“我早饭还没吃，肚子饿，没力气跟你闲扯。”

周凤岐拿出两个肉包子给他。男孩接过去，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你认识那个失去记忆的男孩秦放吗？他死了。”周凤岐轻声说道。

男孩很是惊讶，说道：“真的呀？他人不错，够义气的。不过我不知道他原来叫秦放。”

“跟我说说他的情况吧。”周凤岐说道。

男孩想了想说道：“他好像什么都记不起来了。他就说他的家在上海，他想回家，但怎么也想不起来家在哪里，家里还有些什么人。就这些……”

“你跟他一起混了那么久，不会只知道这些吧？”周凤岐又道。

男孩目光狡黠，嘿嘿一笑，什么也没说。周凤岐拿出一个银元，丢在桌上，银元打着转儿，哗哗作响。男孩笑笑，一把抢过，吹一口气，凝神听了听，非常满意，就又说道：“我估计他应该是从苏州老家逃出来的。苏州老家有他的父亲，母亲有可能是上海人。他来上海是为了找他妈妈，但在半路上好像是被车撞了，挺严重的，但居然没死。他被撞后，脑子坏掉了，记不起家在哪里，不知道妈妈在哪里，所以只能流浪。”

“这些你是听他说的吗？”周凤岐追问。

“也不是。他记性不好，说话有一句没一句的，有时候自己都不知道说过什么。我是从他说过的话里猜出来的。”男孩又说了一些，然后就走了。

至此周凤岐已经知道了一个大概。秦放这次独自从苏州来上海的本意，的确是为了投奔他妈妈唐小妹的。而且从唐小妹见到周凤岐的那种忐忑表情看，她很有可能已经见过儿子。但是现在出了事，她必定会死不承认见过秦放。

想到这些，周凤岐略一踌躇，马上又做了个新布置。

四

此时此刻，唐小妹独自坐在客厅里，失魂落魄，黯然神伤。昨天在客厅门口撞见周凤岐以后，唐小妹心里就开始隐隐不安。她之前在一个场合里见过这个巡捕房探长，据说凡是需要他出现的地方，必定是有恶性案件发生。而一旦他出面，再怎么复杂的案子也能理清楚，是一个厉害角色。

昨天在周凤岐他们走了以后，她就问丈夫，这几个人来这里干什么？

周凯龙沉吟片刻，说道：“你儿子来上海了，现在就在土山湾孤儿院里，并且来这里找过你。”

唐小妹似乎感到非常意外，说道：“真的啊？这不太可能吧。他在苏州老家呀！”

“那个探长给我看了照片。我见过你儿子，就是他。”周凯龙沉着脸，冷冷地说道。

唐小妹一阵紧张，说道：“对不起，凯龙，我也不知道他会找上门来呀。”

“我告诉你小妹，其他的事我们好商量，唯独你这个儿子，我绝不会接受。他是秦家的种，我可不想让他待在我家里。”周凯龙语气很坚决。

唐小妹知道丈夫的脾气，说一不二。更何况这件事也不能怪他，本来婚前他就跟自己明确说过，而自己也答应过他，所以才会狠狠心，同意前夫把儿子带走。那一年她眼看着没法把儿子留在身边，无限痛楚。但又一想，自己若是不放弃儿子，周凯龙是不会答应娶她的。这样即便儿子在身边，她一个弱女子，自己都不知

道如何养活自己，还怎么去照顾儿子呢？再说了，能够做周凯龙的姨太太，这是上海滩多少女人的心愿呀。那个时候，她也没有料到秦一鸣日后会破产，她总以为秦放跟着父亲，会生活得很好的，至少要比跟着自己强百倍。唐小妹想起这些就懊恼不已，她觉得，如果能预料到秦一鸣会破产，她当时或许就不会丢下儿子了。而就在几天前，她回家时，突然看到有个男孩站在大门口朝里面张望。她几乎没怎么细看，就认出那是儿子秦放。她又惊又喜，可是又担心被周家人看到，就赶紧带着儿子去了一个偏僻的饭馆，让他高高兴兴地饱餐一顿。详细询问后，她才得知儿子这次是独自来上海找妈妈，半路上被车撞了，并导致失忆，还落下满身的伤痕。唐小妹听着儿子的叙述，伤感万分。好在儿子命大，而且他失去的记忆也正在恢复当中，便又万分庆幸。

这个时候，秦放提出要跟她一起生活，这个要求委实难住了唐小妹。她很清楚周凯龙是不可能答应这件事的，所以就想多给儿子一些钱，要他回家去。但儿子坚决不肯，他哭诉着在老家太苦了，父亲还一直打骂他，不管他，他想跟妈妈在一起。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唐小妹发现自己没有一点点控制的力气。秦放见母亲犹犹豫豫，一点儿也不痛快，就知道妈妈不想接受他。这一点，他之前不是没有预料到。但当这种场面真实展现在眼前时，眼泪瞬间漫过他的眼眸。

男孩悲伤地回忆起从苏州到上海这一路，自己一个人沿着铁路走了上百里路，又饿又冷，又惊又怕，要不是怀揣着可以从此跟妈妈在一起生活的梦想，他根本支撑不了这么久。男孩擦去眼泪，心里很清楚，妈妈是爱着自己的，但是现在她也有难处，没法收留自己，那么自己也不应该令她为难。母子俩就在饭馆里泪眼相对。当秦放洒泪跑出饭馆时，唐小妹心如刀绞，肝肠寸断，但却无法从内心找出一点点追回儿子的勇气。她眼看着儿子越跑越远，自己却只能在饭馆里号啕大哭。

这个时候，用人把今天的《申报》送到客厅，放在茶几上。唐小妹随手翻阅，突然就看到了土山湾孤儿院有个孩子死亡的报道。定睛细读，她很快断定这孩子就是秦放。

唐小妹无声哀号着一路狂奔，很快就赶到土山湾孤儿院墓地。这里野墓凌乱，掩埋着好多无家可归的幼小生命。

唐小妹很快找到一个新动土的坟茔，一看到简易墓碑上黄乔治这三个字，她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大声哭喊道："儿子，儿子……秦放，你怎么会这样的呀？妈妈对不起你。妈妈不该拒绝你……"

恸哭之下，周凤岐悄然从树林里走出来。唐小妹被带到巡捕房后，周凤岐问她，有没有因为担心被儿子纠缠，影响到自己的新生活，所以就对儿子动了杀机？

唐小妹大哭着，否认。

秦放的死，唐小妹显然是具备作案动机的，但她矢口否认，这也令周凤岐暂时毫无办法。

赵勤急匆匆赶回来。他查实，那天有人看到秦放独自在河边徘徊，没过多久就不见了人影，只在河边一块石头上发现了一张纸，上面画着画。起初发现的人没有在意，后来听说有人死在河里，就想起了见到过的那个孩子和那张画了画的纸。

周凤岐问，目击者有没有看到过唐小妹在现场？赵勤说目击者记得当时只有秦放一个人在河边。

周凤岐接过赵勤手里的画，看到上面有个小孩，还有一个大人，两人相互之间有着很多的纠葛，最后一幅画，就是小孩纵身跳入河里的画面。这些画一看就知道是秦放亲手所画。他不会写字，但却可以凭借画画表达自己的内心。

周凤岐仔细分析着画的内容，慢慢恍然，突然就动容起来。在这个由好几幅画面组成的叙事画中，秦放清

晰地表达出了他的内心：伤心至死。

周凤岐凝视着这张纸片，又回想起这个小男孩的艰辛遭遇，不由得落泪。

唐小妹不明所以。周凤岐就把秦放的叙事画仔细讲给她听。

唐小妹听着听着，肝肠寸断，但为时已晚。

五

这是一个没有凶手的死亡案。如果一定要找出一个凶手，那就是绝望。

但很多人都觉得，尽管秦放是自杀，唐小妹依旧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法律制裁不了她，但她理应受到道德的严厉谴责。尤其是卢西亚，在听闻秦放自杀以后，悲伤不已，就在报上写文章抨击唐小妹。唐小妹的生活为此深受影响，连周凯龙也开始埋怨起唐小妹来。最后唐小妹实在顶不住各方压力，在一个雾气弥漫的早晨，独自来到秦放跳河的地方，垂泪片刻，就想纵身跃下。

关键时刻，周凤岐出现，把她救了下来。周凤岐早就发现唐小妹承受了巨大压力，预感到可能会发生什么事，就派人盯着唐小妹，因此才能在她纵身跳河前及时赶到。

周凤岐救下唐小妹后，将她送回周家。在周凤岐的劝导下，周凯龙也愿意理解安抚唐小妹。

事后周凤岐的母亲问起这事，周凤岐就把情况说了一遍。

周母听罢，脸色明显舒张了不少。

“儿子，你为什么要救唐小妹？她丢下儿子，只顾着自己去追求新生活，是一般人眼里的坏女人。”周母说道。

“不，妈，她只是个普通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觉得应该对她宽容一些。”周凤岐喃喃自语。

母亲听罢，暗暗伤怀，随即又很是欣慰，深情地望着儿子，轻声道：“凤岐，你一直很想知道，我当年怀胎三个月，为什么想把你打掉，对吗？”

周凤岐点点头。

周母神色凝重，随后一阵黯然，说道：“因为那时有个律师在追求我。他不嫌弃我是一个寡妇，但却坚决不接受别人的儿子。所以我必须要把你打掉……”

周凤岐哦了一声，有些意外。

“凤岐，你一定觉得妈妈当时很自私，对吧？”周母平静地说道，“当时我也觉得自己很自私，但我还是想放弃你，然后去跟律师结婚。”

“妈，这件事你之前为什么不告诉我？”周凤岐不解。

“因为我担心你不够成熟，无法理解妈妈的这种难处。”周母凝望着儿子，由衷地说道，“但这次我看到你宽容唐小妹，就感觉能够跟你说这件事了。人生艰辛，很多人一时丧失勇气，趋利避害，表现得自私，可我们也要谅解别人的难处，不要动不动就拿道德来要求他们，这实际上就是道德绑架。你要知道，道德是用来自律的，而不是用来要求别人的。道德用于自律时，好过一切法律;道德用于律人时，就坏过一切私刑……这个世界什么都缺，缺相互理解的宽容，缺感同身受的怜悯，唯独不缺冠冕堂皇的伪善。”

周凤岐想了想，不由得点了点头。

“那个时候，妈妈的生活简直一团糟，并且我还未曾触及你的皮肤，没有感受到你的呼吸和心跳，我也无心去想象你的模样，所以对你的感情是非常虚空的。当年的我，犹如站在悬崖边上，看不到未来和希望，找不到生活的方向，我承认我当时很狭隘很冷酷，也没有能力冷静思考，这都是事实。幸好，最后我还是从手术台上下来了……凤岐，请你原谅妈妈曾经的丑陋。我们每个人立于世间，有时候难免会被软弱挟持。”周母说到这里，神色愧疚，又感到极庆幸，忍不住落下泪来。

周凤岐无限感慨，轻轻把妈妈抱在怀里，不停地点着头。

选自《东方剑》

两个女人一台戏

◇文／任万杰　图／彭建辉



李靖瑶离开村子，在外面闯荡了十年之久。由于父母早已不在人世，所以没有回去过。一天，李靖瑶出差，上了火车，找到自己的座位坐了下来。

李靖瑶发现对面的女人老看她，所以也留意对方。感觉对方面熟，一时想不起来。这时女人说话了："你是李娟吧？我是孙静啊。"

这一说李靖瑶想起来了，她们两个同村，还是初中同学。那时候她叫李娟，到城里感觉名字很土，就改成了李靖瑶，不过她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孙静。

多年不见，有说不完的话。孙静说："李娟，你还记得咱们上学时的赵小红吗？"李靖瑶笑了："咋不记得，那可是咱们的校花。"

孙静鄙夷地说："还校花呢，我看就是狗尾巴花。你走得太久不知道，赵小红年纪大了，变丑了，丑得你都认不出来。"

李靖瑶很吃惊，但看孙静这么肯定，也就不再怀疑，笑了笑说："知道韩敏吗？"孙静赶紧接话："怎么不知道？咱们村也没有几个在外面混得好的，韩敏例外，每次从城里回来，都是大包小包往家拿，自己也是穿金戴银风光得很。"

李靖瑶撇了撇嘴："装什么啊，我这个人不爱背后讲人，这是和老同学不见外，你可不要说出去。她的钱不干净，她是搞传销的。"孙静张大的嘴半天没有合上。李靖瑶接着说："上次城里抓了一批这种人，还拍了照，我在城市新闻上亲眼看见的。"孙静兴奋地说："下次韩老七再当我面吹她姑娘，我就揭他姑娘老底。"

到了中午，李靖瑶出钱买盒饭，俩人边吃边聊。李靖瑶说："你还记得周海吗？"孙静抬起头来，笑着说："知道啊……"孙静还要说，李靖瑶打断了她的话。

李靖瑶叹了一口气说："可惜，上次咱们村来人告诉我，他的孩子多，粮食不够吃，他老婆背着他偷粮食，被人打断了腿。周海知道后，感觉老婆给自己丢了人，离了婚，之后醉生梦死。上学时他是班长，真威风，我追他他还不同意，现在成这样，活该。"孙静听后把筷子一摔，气愤地说："谁造的谣？周海就是我男人，我什么时候偷粮食被打断腿了？"

话不投机，二人安静了一阵。毕竟吃人的嘴短，消气后孙静先说话："我虽然没有偷东西，可是有人偷了。外村打工回来的郑满昌说的，他给一家公司当搬运工，公司被盗了10万，经过警方调查，原来是公司会计偷了公司的钱跑了。"

李靖瑶随口说："这有什么奇怪的，大城市天天发生。"孙静神秘地说："这回不一样，那个人是咱们村的。"李靖瑶一听来了兴趣，赶紧问："谁啊？"孙静无奈地说："我也不认识，郑满昌说叫李靖瑶。"

李靖瑶气得浑身哆嗦。当孙静知道李靖瑶就是李娟的时候，剩下的旅程，二人谁也没再说话。

选自《中年读者》

理发师撒谎

◇编译／洪叶　图／彭建辉



这天，我到街口那家老理发店理发。

一把椅子上坐着一位只有几绺头发的秃头男子，理发师正在仔细地给每一绺头发染色；旁边的椅子上坐着一位剪平头的男子，他的整张脸覆盖着一层白色的东西，而双眼处覆盖着两片黄瓜，正在做“面膜”。

“我先给这两位先生做完。”理发师一脸歉意地对我说。“不着急。”我说，然后在一边坐了下来，边看报纸边听他们交谈。

“恭喜你啊，史密斯先生，头发比上次多些了。”理发师对秃头说。

秃头头也不抬地应道：“我每天都使用你推荐的洗发水，你真看见有新头发长出来了？”

“当然，我发现了许多新的绒发。”理发师斩钉截铁地说。

秃头的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而一边的我听得无比惊愕。我不是毛发学家，但我的视力很好，我清清楚楚地看见那个秃头上一根新发也没长出来。

“洗发水生效后，新发的生长速度有多快？”秃头试探着问道。

“我见过好多像您这样的例子，那些人的头发在所有的希望都丧失殆尽的时候，突然在某一天像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而且非常浓密，我都担心别人把他们当成灰熊了。不过不能保证谁都会那样。”理发师回答道。

“当然，但是你真的认为我可以重新拥有一头浓密的头发？”

“我想是的。”理发师再三保证。然后，他小心翼翼地梳理那几绺染过的头发。梳理完毕，秃头递给他一张10美元的钞票。

送走秃头后，理发师转向做面膜的男子。这位先生看起来肯定有60来岁了，他的皮肤已经有很多褶皱。“哦，摩根先生，您的皮肤看起来多么光彩照人！”理发师大声赞叹道。我的全身马上起满了鸡皮疙瘩，这不是明摆着睁眼说瞎话嘛！

幸好平头还没有被理发师的迷魂汤灌得找不着北，他疑惑地说：“但是你看，这些鱼尾纹还是很明显呢！”

“不要担心，摩根先生，它们都会消失的，很快就会消失的。”

“我的皮肤护理专家建议我注射肉毒素，你认为如何？”平头问道。

“千万不要用，摩根先生。”理发师斩钉截铁地说，“那些不可救药的人才用那玩意呢，像您这样容光焕发的人根本用不着。”

又一张10美元的钞票进了理发师的口袋。随后，平头愉快地离开了。

理发店只剩下我们俩人，我正视着理发师说道：“你对他们撒谎，对不对？”

“没有！”他说，可眼睛不敢看我。

“我认识你至少有15年了。你刚才明明在撒谎！”我坚持道。看着我坚定的目光，理发师泄了气，说：“对，我对他们两个说了谎话。”

“你做了几十年理发师，你的职业道德哪去了？你居然为了一点儿小费而骗那两个

鸿门茶

◇文／张文字　图／彭建辉

有个老板，想招个后勤总管。后勤管钱管物，揩油机会多，所以必须严格测试。怎样才能挑到合适的人选呢？

老板想来想去，有了主意。他摆上红泥小火炉，烧上山泉水，拿出珍藏的极品龙井，摆一道“鸿门茶”。

第一个人来面试了，老板请他喝茶，他不接杯子，从怀里拿出一个容量800毫升的塑料杯，拧开盖子伸过来，就要接茶。老板大怒：“如此暴殄天物，当后勤得糟践多少东西啊！”立刻淘汰了那人。

第二个来面试的人，一闻茶香就知道是什么茶，而且喝茶比老板还讲究，让老板顿生知音之感。不过老板也没用他，觉得第二个人太精于享受，也不合适。

到了第三个人，老板也给他倒了一杯茶，那人用拇指和食指握住品茗杯的杯沿，中指托着杯底，分三次将茶水细细啜进去，这可是标准的品茶姿势。老板暗暗点头：人家不是不懂行，只是不沉湎此道而已。

老板又倒了一杯，那人敬谢不敏：“谢谢。我非渴不饮，刚才是长者赐，不敢辞。”老板点点头，懂得欣赏好玩意，但不沉迷，真是难得。两个人聊了半个小时，谈得很投机，茶也喝了一壶。那人渐渐内急起来，看老板还没有扯完的意思，只好站起来说：“对不起，请问洗手间在哪儿？”

老板站起来，亲自把那人领到楼梯口：“楼上楼下都有洗手间，你请便，我在这儿等你。”谁知等他走到楼梯转弯处，转过身来，就看到老板冷下脸来：“你不用上来了。”



那人愣了：“能知道我为什么被毙吗？”老板指指楼梯：“这也是一道考题，人人都知道上楼辛苦，下楼轻松。我喜欢先上楼的人，这样的人吃苦在前，享乐在后。”

那人笑了，说：“您别忘了，我要去的目的地是洗手间，我先下楼卸载，再上楼时体重减轻了，就可以节省能量。”老板大喜：“你比我还会算计，上来吧！”

选自《今古传奇故事版》

可怜的人！”说完，我鄙夷地看着他。

他叹了口气，沉默了许久后说：“我撒谎并非为了小费。你知道那个秃头是谁吗？他是一个心脏外科医生，每天他都挽救许多人的生命；而那个皮肤松弛、满脸皱纹的又是谁？他是一位上校，参加过多次战斗，同样，他也救了许多人的性命。一个可怜的理发师能为他们做点什么呢？只能说两句好听的了。”

选自《特别文摘》2020.3

意外的结局

◇文／伯耶舒

纽约某区，一个小偷爬上一户人家的阳台。窗户开着，小偷钻进屋里。这是一套特别豪华的住所。小偷着急忙慌地在抽屉里翻腾，他正想把一个保险柜打开时，房间里的灯突然亮了。小偷发现他面前站着一个身材魁梧、约莫60来岁的汉子。那人头戴牛仔帽，系一条蝶形围巾。尽管他的衣着体面，手里却拿着一把大口径自动枪。

头戴牛仔帽的汉子说：“把手举起来！否则，我就开枪。”

小偷是个面容清瘦的小青年，他胆战心惊地央求道：“先生，请别开枪，求您啦。我并不是溜进来偷钱和首饰的，我已经三天没吃饭了。三个月来，我一直没有找到工作。我只想在冰箱里找点什么吃的，可我把保险柜错当成冰箱了。”

“问题不在于你想偷什么。”头戴牛仔帽的汉子说，“重要的是我已经等你很久了，我知道今晚有人会到我家来行窃。哈哈哈！所以我故意没关窗户，我想你也发现窗户是开着的吧？”

“是的，我发现了。我还为此感到惊讶呢。”小偷说。

戴牛仔帽的汉子命令道：“把手举起来，往前走，用脚把门打开。你带着枪吗？”

“没有。”

“那你可以用手开门。”小偷打开门，顿时惊呆了：里面的房间装饰得像过节一样。一个瘸腿、驼背、斜眼的丑姑娘穿着华丽的婚纱站在屋里。旁边一个男子身着晚礼服，胸前佩戴着丝带。

头戴牛仔帽的汉子又发话了：“走过去站到她旁边！吻她的手！”

小偷怯生生地吻了丑姑娘的手，说：“那位先生命令我吻您的手，小姐。”那新娘咧着大嘴傻笑，然后说了一声：“谢谢！”

头戴牛仔帽的汉子对那穿礼服的男子吩咐道：“民事警察先生，履行你的义务吧！”

民事警察语调庄严地问道：“布伦比小姐，你愿意嫁给这位青年……你叫什么名字，年轻人？”

“约翰。”小偷回答。

民事警察接着说：“你愿意嫁给约翰为妻吗？”

新娘子满心激动地说：“是的，是的，我愿意！”

民事警察说：“年轻人约翰，你愿意娶布伦比小姐为妻吗？”

小偷瞥了那头戴牛仔帽的汉子一眼，汉子手里的自动枪对准他，于是，小偷说：“我愿意，先生。”

民事警察说：“现在我宣布，你们结为合法夫妻。热烈祝贺你们！请在这里签字。”

小偷说：“我不会写字。”

头戴牛仔帽的汉子说：“我也不会写字，可我每天照样签数以百计的支票。我画两根横道道，然后在上面点两点。”说罢他开心地大笑起来，几乎背过气去。

民事警察说：“嘿，年轻人，按个手印吧。百分之三十的美国人都是这样干的！”

小偷照他的话做了。

头戴牛仔帽的汉子把枪放在一边，拿过瓶子喝了一大口威士忌，然后说：“我总算活着看见我的宝贝女儿布伦比嫁了人。现在，你们俩可以接吻了。”

新娘子迫不及待地、意气风发地给了约翰一个长吻，使他喘不过气来。

小偷意识到玩笑开大了，他愤愤地想道：“我竟然不到5分钟就娶了妻子！这些资本家好卑鄙啊！”

选自《笑林》

医地

◇文 / 陆春祥



京城有个赵八疯子，据说会医地。他曾为武清一县令卜地。他告诉县令：不久前，我找到一块好地，在某村某家的锅灶下，如果能将那人的房屋拆掉，会是一块非常好的地。

县令信了他的话，稍微想了个办法，就将那人家的房子买来拆掉，又拆掉锅灶。反正又不要花什么大钱，宁信其灵。

这一切都做完，赵八疯子来了，左看右看，前看后看。站着看蹲着看，煞有介事地发布他的观察结果：这块地，过去做锅灶，老百姓家的，烧的又不是什么好东西，泄了地力！

县令一听，有道理呀，着急了：那怎么办呢？我可是花了不少钱呢。

县令急，赵八疯子不急，他就是要将县令弄急了，急得很。赵八疯子微微一笑，深藏不露的那种笑，鱼要上钩的那种笑。他显得慢条斯理，安慰县令：没关系，没关系，我有办法，医一医就好了。这块地生病了，需要医治。医地的药，也不是什么贵药，就是用一斤人参，半斤肉桂。你将这两味药买来给我，其他的药我来配。

这还不简单，县令让人迅速备齐人参、肉桂。

第二天，赵八疯子挖地下药。谁也没见过给地下药，赵八疯子也没见过，他只是按照药农种药的步骤，将人参、肉桂当种子埋下罢了。不过，他边种边念念有词，词念得很轻，隐隐约约。这词县令肯定不懂，也没法懂，赵八疯子是没节奏地胡念，他自己也不知道念了什么。

药下完，他又告诉县令：三天后的夜半，你站在一里地外，如果远远看见这里有火光浮起，那么，就是地的元气恢复了。赵八疯子说这些话时，很自信，好像他就是会算的神仙。

县令满怀希望地走了。

这一边，赵八疯子又偷偷地将火药埋放在地边，神秘地吩咐人：三天后的夜半，如果你看见前方一里地左右的地方有灯笼在移动，就将火药点燃。

三天后的夜里，赵八疯子来到县令家，邀请他一起去一里地远的地方观察，夜这么黑，当然要打着灯笼啦。

时间一到，立即出门。远望那块地，果然有火光迸发，赵八疯子立即恭贺县令：您家福气甚大，没有想到这块地的元气恢复得这么快。

县令当然大喜。

然而，县令为了买这块地，再加上购买医地的药物，已经耗财无数，赵八疯子却连连赚钱。

选自《喜剧世界》



梦中预言

◇文/老牧童　图/周欣欣

姚莹天生丽质，善于交际。她从政府宾馆的前台接待员干起，升到迎宾部长、副总经理……半年一个台阶，很快被提拔为接待处副主任，一时风光无限。

命运之神很公平，给了你彩虹，也会给你阴雨。姚莹对丈夫马长山就很不满意：他是中学地理老师，长相平平，情趣平平，平时唯一的爱好是看书。最让姚莹看不起的是，马长山仕途也平平。

这天晚上，马长山为妻子端来了洗脚水，姚莹泡完脚，对马长山旁敲侧击道：“又要评职称了，你这次可得上心，该送礼就去送，别老是假装清高。”

马长山无奈地说：“那都是虚名，我不想在这上面浪费时间。”

姚莹已经料到丈夫是这个反应，她嫌弃地摇摇头，裹着被子睡到大床另一边，不久后进入了梦乡。

梦中，姚莹去了风景绮丽的迪拜。大街上，一个吉卜赛女郎跟在她后面，热情地说：“只要花五千美元，就能预言未来一年的吉凶，不灵验，天打雷轰！请看看吧！”姚莹抵不住女郎死缠硬磨，就好奇地花五千美元购买了一年的预言。预言写满了一整张羊皮纸，姚莹只记住了三条：下月八日中国东部沿海将出现特级龙卷风；六月，一只国内名不见经传的股票将出人意料地大涨，姚莹是股票玩家，但手气一直很臭，手上几只股票全被套牢，所以这个预言她记住了;第三个预言是关于空难的，喜欢旅游的姚莹也记住了，十月一日，从姚莹所在城市飞往东京的“医疗旅游”专机HN1128航班会在飞行中失踪，直到年底也没找到。姚莹买好预言匆忙离开，踩到一块西瓜皮，脚下一滑，跌了个四仰八叉……

姚莹从梦中醒过来，笑了笑，没把这个

荒唐的梦当回事。

第二个月的八日，马长山吃过晚饭看电视新闻，忽然惊叹道："不得了，东部沿海发生了史上罕见的龙卷风，千年一遇！"姚莹猛地想起了梦中预言，她凑过去看新闻，预言应验了！到了六月，姚莹怀着复杂的心情买了那只股票，股票一涨再涨，她大赚了一笔。

姚莹开始后悔，那天做梦时没从吉卜赛女郎那里多买几年的预言。

此时，姚莹想起了梦中的第三条预言：赴日航班失踪。

马长山一直有高血压、糖尿病。这天，姚莹一改高高在上的姿态，对丈夫嘘寒问暖，她递过一张机票，说："老马，我给你订了'赴日医疗专机'HN1128航班。趁国庆假期，你去日本把身体好好调理一下。"

对于妻子表现出的热心，敦厚的马长山没多想，感动地说："谢谢老婆，你对我真好！"

航班起飞后，真的失联了。

姚莹装模作样地"难过"了一阵子，拿到了空难补偿，接着，申请与失联的丈夫脱离夫妻关系。再后来，她认识了离婚的局长岳州，正式成为了局长夫人。

好日子没过几天，岳州的原配实名举报前夫贪污受贿，岳州锒铛入狱。姚莹因参与收受贿赂，也被判刑七年六个月。一夜之间，姚莹的"夫人梦"就破灭了。

再说马长山，他在飞机上究竟经历了什么？那天，飞机飞到半途，广播响起："各位乘客，飞机被不明气流裹挟，请做好迫降准备。"广播刚结束，飞机就被一股巨大的气流漩涡控制，像枯叶一样旋入深渊，机上所有人员都昏厥了过去。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机上人员慢慢苏醒过来，发觉他们置身海底一片广阔的圆形绿地。马长山极目望去，远处四周是壁立千仞、不断旋转的水墙。由于海水转速飞快，灭顶的海浪奇迹般环绕绿地，形成一个高不可测的海水围城。

对地理十分熟悉的马长山脱口而出："难道这就是神秘的'百慕大'？"

马长山随人们下了飞机。这片绿地土壤肥沃，树木葱茏，动植物种类十分丰富。马长山惊讶地发现，这里的动物，都是被认定已灭绝的物种：渡渡鸟、巨狐猴、袋狼……接着，马长山发现了人类的踪迹，一问才知道，那些人来自多年前失踪的飞机、舰船……现在，他们齐聚在这片绿地上。绿地上有一艘满载生活物资的集装箱货轮，人们吃穿不愁。过了几天，马长山发现，自己多年的高血压、糖尿病，不治而愈。同伴中，有人罹患癌症也恢复了健康。每个人都神清气爽，此行成了名副其实的"医疗之旅"。

好日子过得飞快。过了一段日子，人们一觉醒来，发觉绿地在迅速上升，海水在周围退去。人们反应过来，赶紧爬上那艘巨型货轮，船员们各就各位，准备发动引擎。当绿地再次下沉，旋转海墙再次转动时，巨轮早已行驶到了安全的海域，向目的地城市驶去。

等船只靠岸，马长山他们才知道，他们在"海中绿地"只待了十七天，但"人间"已过了十七年！马长山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找妻子姚莹，发现妻子早已改嫁他人，穷困潦倒，负债累累，而且白发苍苍，看上去就像马长山的母亲。

见面后，两人相对无言。马长山身体健壮，看上去比出事前还年轻。他叹了口气，先开口道："我不怪你，只是你选择的人，没能带给你想要的生活……你现在有什么困难，告诉我，我一定帮你。"

姚莹泛着泪花，说："老马，你走吧，我没脸再见你。"

马长山感慨万千，把经历写成了书，书名叫《离开人间十七天》，此书很快成为畅销书，版税收益可观。赚到了钱，马长山主动帮姚莹还了债，还送了她一笔数目不少的钱。

马长山越是宽容，姚莹越是羞愧，在马长山成名后不久，她便人间蒸发，再也没有人见到过她。

选自《故事会》2020.3上

换骨

◇文／叶轻驰　图／黄胜



走在路上，看着身边的林辉，李红的脸上不禁露出了嫌弃的神色。

林辉是她的男友，两人交往了大半年，其实感情很好。可林辉长得实在太猥琐——身材短小，瘦得皮包骨头，且贼眉鼠眼，没半点儿男子汉的气概。一开始，李红死活不肯接受他，可架不住林辉温柔的攻势，最终还是勉为其难地接受了。

撇开外表，林辉在其他方面堪称完美。有钱，温柔，专一，对李红无微不至，是绝版的钻石好男人。可偏偏上天怎么就让他长了这么一副身材？

看李红唉声叹气，一旁的林辉更加殷勤了。李红心中所想，他自然知道。可身材大多靠遗传，脸蛋是爹妈给的，他有什么办法？

走了一会儿，建军打来电话。林辉接了电话，说有生意，就先走了。建军是林辉的生意伙伴，两人关系挺密切的。林辉曾告诉李红，他和建军是跑业务的，可交往这半年来，李红总觉得有点儿不对劲，两人的工作，似乎有点儿神秘。

过了几天，林辉老家的人打来电话，说有人想买他的老房子，让他回去一趟。林辉的父母早亡，老家的房子空置多年。平常，林辉委托一位远亲代为照管。如今，有人想买下那房子，林辉也很高兴，订了车票，当天就回了老家。

林辉前脚刚走，建军就带着酒菜上门。他本来是找林辉喝酒的，如今林辉回老家去了，建军于是把酒菜往桌上一放，对李红说：“没事，那就咱俩唠唠吧！”

喝了点儿酒，话也多了。建军说：“你和辉哥的感情那么好，快结婚了吧？”

听了这话，李红先是脸上一红，甜滋滋的，可接着想到了一件事，不由得叹了口气。建军见状，追问怎么啦？李红说：“不瞒你说，林辉什么都好，就是长得太砢碜了。脸蛋也就算了，男人长得丑点儿，真不算什么，可身体那么瘦弱，一点儿男子汉气概都没有。”

闻言，建军一笑：“还以为你担心什么，这点儿问题包在我身上。”

李红也笑了笑，不说话。林辉都三十出头了，也过了长个子的年龄，神仙都救不了他，建军能有什么好办法？李红只把建军的话当安慰，也没当真。

哪知建军却说："我知道你不相信，跟我到一个地方，保证你大开眼界。"

不由分说，建军将李红拉出了门。带着满心的好奇，李红上了车。建军开着车，七弯八拐后，到了城郊一处颇为偏僻的地方。在李红诧异的目光中，建军走进一栋木屋。敲了门，没多久，有人来开门。

李红满腹狐疑，可建军却对她做了一个嘘声的手势。从外面看，木屋似乎不大，可走进去，才发现里面别有天地。屋里装修得古色古香，颇有韵味。一走进去，一阵淡淡的香气飘了过来，令人心醉。

在一个大房间的外面，有一排木椅子。此时，椅子上坐着四个人，两男两女，面带焦灼之色。建军带着李红，挨着其中两人坐下。李红想问，但看到建军凝重的神色，只得把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下去。

没过多久，一名小童从大房间里走出来，带着前面的两名男子走进房间里。整整一个小时过去，男子才从房间里走出来。可一看到男子，李红就呆住了。

走出来的两名男子，和一个小时前，完全变了个人。原先五短身材的男子，变成了堂堂七尺的男子汉，气势雄伟。相反，身材高大的那个，如今却变得又矮又胖。若不是两张脸还和之前一样，李红肯定以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了。

接下来，同样的怪事也发生在前面的两个女子身上。两人从房里出来后，身材也互相调换了一下，瘦小的变得高挑，高挑的反倒变得瘦小了。

若非亲眼所见，李红几乎要怀疑自己在做梦了。可掐了掐大腿，疼得很。她这才相信，眼前发生的事，确实是真的。

建军说："千真万确，这家神奇的换骨馆，是我偶然发现的。任何人都可以在这里更换自己的骨架。人的气势多半和骨架有关。换了骨自然就焕然一新了。"

李红跟着建军走进了大房间，里面是形形色色的骨架，初看之下颇为吓人。在这堆骨架中，坐着一个鹤发童颜的老者，看样子，年纪应该很大了。

在建军的鼓励下，李红说了自己的苦恼。老者笑着说："这有何难？换个骨架，自然就解决了。不过，你必须找到一个愿意和你男友交换骨架的人。"

李红本来已经觉得有希望了，听老者这么一说，眼神又黯淡下去。就林辉那猥琐样，谁会愿意和他交换骨架？

和建军走出木屋，李红一脸的无精打采。

李红也想过，林辉赚了不少钱，倒不如花钱找个身材不错的交换骨架，这样两方各取所需。可临走前，老者的一番话打破了她的幻想："骨，人之气也。人的精气神，全在骨头上。为点钱而出卖骨头的人，绝对是软骨头。筋骨松软，就算长得再高大，也会给人獐头鼠目的猥琐之感。这么一来，就算换了骨，结果和之前也一样。"

不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就真的成问题了！李红绞尽脑汁，也想不出什么办法。

正当李红无计可施时，转机却出现了。隔天，建军打来电话："我想过了，还是用我的吧！辉哥对我恩重如山，这也是我应该做的。当初，我是个孤儿，流浪街头，当了乞丐。要不是辉哥收留我，我现在还不定成什么样呢！"

这个想法，其实李红也曾想过，只是建军怎么说也是自己人，李红实在开不了口。如今，建军自己愿意，这倒让事情变得简单了。尽管李红心里也有点儿愧疚，可转念一想，以后多照顾建军，多给他点儿钱，也算是弥补了。

最后，建军又说："还有件事，你可得注意，如果辉哥知道，和他换骨的人是我，他肯定不会答应的。辉哥义气太重，绝不肯干这事。所以，咱们先得瞒着他，等他回来后，你找个机会，把他灌醉，在酒里下点儿安眠药，然后咱们再把他送到木屋里换骨。"

李红想了想，林辉这人确实讲义气，如今也只能这么办了。

林辉一回来，李红就做了

一桌子菜，又在酒里下了安眠药，总算顺利让林辉沉睡过去。送到小木屋后，老者沉思片刻后说："你们考虑清楚了，每个人的一生中，只有一次换骨的机会。这次换了后，以后就不能再换了。"

李红忙不迭地点头。就林辉这猥琐样儿，谁还想再换呀？看两人都没意见，老者点了点头，给林辉和建军都注射了麻醉剂，之后让李红先到外面等着。

谁知，刚过了半个小时，老者就跑了出来，一脸慌张地说："遭了，林辉没气了！"

这话让李红一呆。反应过来后，李红冲了进去。只见林辉躺在了床上，全身发红，满身是疹子。摸了摸口鼻，气息全无。再按了按心跳，也没了。此时的林辉，身材高大，虽然闭目躺着，但看起来威风凛凛。可本该庆功的时刻，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老者说："不是我的关系。刚开始，事情很顺利。后来，发现他呼吸有些急促，但这种情况，很多人在换骨过程中也会出现，所以我也没在意。可刚换完骨，却发现他气息全无。这下，我才觉得事情不妙了。"

李红的第一个反应是想报警，可转念一想，换骨本是天方夜谭的事，警方会相信吗？再说了，老者是能人异士，本领大得很，能斗得过他吗？

李红满腹纠结，不知该如何是好？这时，耳边却传来建军的声音："不用想了，这事情与老人家无关，是我干的。"

原来，建军刚刚醒来，正好看到了刚才的那一幕。看着李红诧异的目光，建军冷冷地说："一开始，这就是我设下的一个圈套。我和林辉的职业，说白了就是小偷。他身材灵活瘦小，适合穿房入屋。每次行动，都是他进房子里，我则在外面望风。因为我的身材太过显眼，很容易被人发现。这么一来，每次的收获，都是林辉拿大头。明明做的都差不多，凭什么他吃肉，我只能喝汤？"

停了一下，建军接着说："可没办法，身材这事，没法改变。偶然的机会，我知道了这里可以换骨。于是，一个计划在脑中产生了。我想和林辉换骨，可他肯定不会答应，这等于是断了他的财路。所以，我才让人去他的老家，买他那套破房子，引开他。这么一来，我就能单独把你带来这儿。后来的事，你都知道了。有一点，你一直被蒙在鼓里，林辉不仅身材猥琐，而且身体很不好，患有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并且，他对安眠药严重过敏。他不告诉你，并让我一起帮忙瞒着你，是因为你一直嫌弃他没有男人气概，再让你知道他有这么多毛病，你肯定得把他甩了！"

最后，建军又往下说："所以，我干脆来了个借刀杀人，让你在他酒里下了安眠药，这么一来，就能引发他的严重过敏，进而导致心脏病发作猝死。哈哈哈，现在如愿以偿，既得到了他的骨，又少了个分钱的人。哼，人是你杀的，就算你知道真相，又能怎样？"

李红愣住了。没想到，真相如此残酷！

这时，建军挣扎着似乎想起身，但强撑着起来了一点儿，又"扑通"一声倒下去。建军皱着眉头，对老者说："怎么回事？我看那些换骨的人，不是随治随走的吗？怎么我好像浑身都没有知觉，是不是恢复的时间要久一点儿？"

老者叹口气说："你呀，作茧自缚！中国人常说，骨气骨气，骨之精华，全在一口气。你和林辉换骨之时，他应该正好断气。就算没死，也离死不远了。骨中精气全无，那就是一副死骨。我一直要你们找到自愿交换的人，就是因为唯有活人的骨，才有用处。死人之骨，没了气，自然也没了力。从今以后，你全身瘫痪，只怕要在病床上了此一生了。"

建军呆呆地看着老者，许久才回过来神，狂喊着："我不相信，你骗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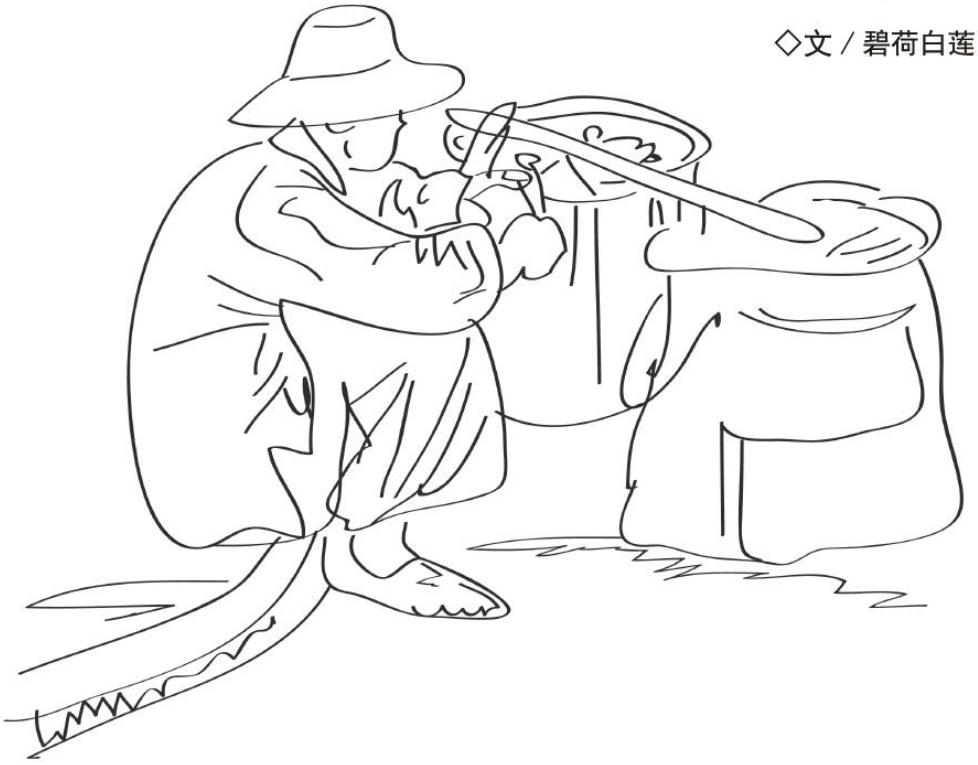
可任他怎么挣扎，身子却越来越沉重。最后，他连动也不能动了，只能看着老者和李红，喘着粗气，眼中满是不甘。

李红看了看他，又看了看死去的林辉，心中一阵黯然，头也不回地走出了木屋。

选自《故事林》

卖油桃的老人

◇文／碧荷白莲　图／周欣欣



忙碌的时间过得真快。当我正在埋头整理文件时，只听得隔壁办公室一阵阵关门声，然后就是“咚咚咚”的脚步声。下班了吗？我抬起头拿起手机一看，果然十一点半了。想着女儿还在学校门口等着我接她，便飞快地抓起皮包奔下楼。

夏日的太阳格外耀眼，让我一阵眼花。我极力揉揉疲倦的双眼，急急地向大门走去。

女儿的学校就在我单位的隔壁，每次一到上学、放学的时候，门前便被围得水泄不通，人声、车声、叫卖声不绝于耳。可今天怎么只有几个学生正往外走？门前的商贩也失去往日的神采，各自坐在那儿像是被太阳炙烤的植物，蔫蔫的，昏昏欲睡。我急切地环视四周，搜寻女儿的身影，可是到处都没有。

学校门前是一条大道，我又急急地来到站台前，仍然没有。心急如焚加上炎热的天气，不一会儿，我就汗流浃背。

“姑娘，买油桃吗？刚摘的，可新鲜哩！”我回头一看，是一位挎着满满一筐油桃的农村老人，留着长须，上身穿着洗得灰蒙蒙的蓝短袖，下身穿着一条灰裤子，裤腿随意挽着，一个高一个低，脚上的一双黄胶鞋沾满泥巴。一股同情之心油然而生。平时我一遇到年长的或模样贫困的小商贩，尽管我不需要但还是会去买一点儿，更何况筐里的油桃又大又红，还带有水珠，一下子把我的饥渴感勾了出来，我连价也没问便掏出钱

包说，买两斤。老人高兴地装满油桃递给我。不是还没称吗？我疑惑地问。姑娘，这是自家种的，多给你装了几个，就不称了。我连说谢谢，用纸巾擦擦便吃了起来。

忽然，只听“嘭”的一声，接着是一声刺耳的刹车声，我连忙循声望去，只见一辆白色的现代轿车前面两三米处躺着一个人，身下是一大摊红色的血迹，不远处有一个竹筐，一个个鲜红欲滴的油桃正在四处滚动。我有恐血症，于是“啊”的一声晕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我听到一声声抽泣声和呼唤声：“妈妈！妈妈……”声音由远及近。我费劲地睁开眼，一道耀眼的光刺得眼睛生疼生疼。迷糊中，只见老公焦急地抱着我，身边还有淌着一脸泪水的女儿。

你怎么会晕倒在这儿？老公急切地问。

我看见……想起那片炫目的血迹，我不禁哑声，顿时从地上坐了起来，望向路上，只见一辆辆汽车开过，身边一群群孩子蜂拥而过，画面平静如常。

难道现场已经处理好了？看看身边的喧闹，不对呀，这不才放学吗？怎么这么快？我疑惑地问老公现在几点了。

刚好十一点半呀！我来交话费准备顺便把你们一起接回家，谁知刚走到路边就看见你晕倒了。

十一点半？我大脑瞬间一片空白，清楚记得我出办公室时正是十一点半，那我刚才找孩子、买油桃、老人被撞这十几分钟的时间难道被剪辑了吗？不可能！不可能！我猛地甩甩头，并用手狠狠掐了掐自己的胳膊，一阵疼痛，不是梦呀！对啦，我买的油桃呢？我一看女儿正提着呢！一袋满满的油桃，证明刚才的一切的确发生过，可是……我头疼欲裂。

我又问老公：这儿刚才是不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没有啊，你这是怎么了？脸色苍白，精神恍惚？老公伸手摸了摸我的额头。我无力地坐上车，闭上眼，思绪乱极了，一丝丝恐惧掠上心头。

第二天早上，我依旧和女儿一起吃过早饭，然后上班、上学。又是一个忙碌的上午。隔壁的关门声、下楼声再次提示我下班的时间到了。我习惯性地拿起手机一看，十一点半。

太阳亮得晃眼，一阵晕眩才适应。急急来到大门口时，学生像是被放飞的小鸟一拨拨地往外挤。

我来到约定的地点一眼就看到了女儿，女儿快乐地向我跑来。每每这时便是我最高兴的时刻，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突然，只听“嘭”的一声，接着是一声刺耳的刹车声，“撞人啦！”不知谁高喊了一声，随即人群发生骚动，纷纷拥向路边，我的心一揪，拉起女儿随着人流也向路边跑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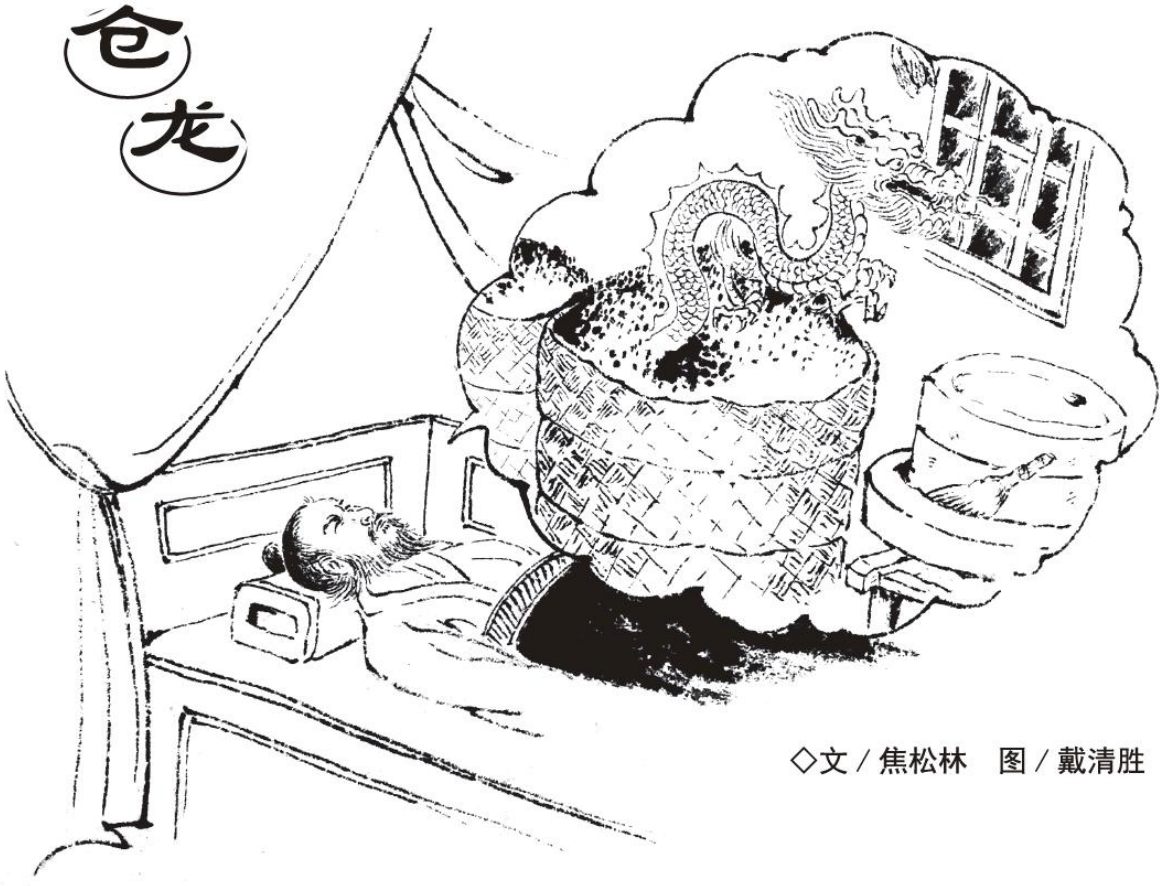
只见一辆白色轿车前面两三米处躺着一个人，身下是一大摊血迹，画面甚是凄惨。身旁有一个竹筐，正往外滚动着一个个鲜红欲滴的油桃。轿车、血迹、油桃……我一趔趄，差点儿晕倒，女儿一把扶住了我。

“好可怜呀，刚刚我还买了这个老人一袋油桃，他还多送了呢。”身旁一个和我一般年纪的妇女喃喃说道。我看见她手里正拎着一袋沾有水珠的油桃。

我惊愕地硬着头皮走近些，长须、蓝短袖、灰裤子、沾泥的黄胶鞋。不错，这正是昨天的老人。昨天？可是昨天的这一幕已被剪辑了啊！这位老人……不同的是买油桃的我换成那个女人。

选自《女人坊》

仓龙



◇文／焦松林　图／戴清胜

明朝中叶，湖州一带连续遭受了几年的蝗灾，百姓生活日益窘迫，可朝廷赋税和往年一样，丝毫不减。一时间，饿殍遍野。湖州城北的城隍庙里，多了数百名灾民，他们逃荒至此，白天以乞讨为生，到了夜晚，就宿在庙里。

这些灾民来自附近乡里，平日里谁讨得多，也留些在怀里，到了庙里，分给那些年老和年幼的享用。其中有一个叫张宝的，虽值壮年，可在一次乞讨中，被城中一个大富人家的狼狗咬伤了大腿，没银子医治，伤口虽然结了痂，却还在流着黄水，腿肿得亮晃晃的，眼看着日益严重了。

这天傍晚，张宝又拿到柳三儿从怀里掏出来的馍馍，他眼里噙满了泪花说道："三儿，今天这个馍我就不吃了，你留给旁边的那对孤儿吧，他们是孩子，活下去，没准儿还能遇上个好年景，我就不用了。"

那两个孩子刚分吃完一个馍，正饿着呢，听到张宝不要馍，两双眼睛立即盯在柳三儿的手上。

柳三儿长叹一声说道："宝哥，你在村子里面一直算是能干的，要不是遇到灾年，兴许你还能成为财主员外呢。可现在倒好，父母饿死了，妻子偷偷带着孩子弃家走了，你呢，又落到这步田地。"说着，柳三儿的眼泪扑簌簌地流了下来。

张宝微笑着说道："三儿，这是我时运不济。其实我家祖上，传下来一个秘密，只要你能答应我一件

事，我保证你今后吃喝不愁。”

张宝这话说得柳三儿笑了，“宝哥，你的心事我知道，我这些天来乞讨，也在替你打听嫂子和孩子的下落。至于吃喝不愁的话，就别说了。”

张宝闭上了眼睛，许久又说道：“三儿，我知道你不信我的话，可是，我的话是真的。我腿上的伤好不了了，我掐算着也活不了太多的时日，就要进土了。只要你不欺心，能把我那孩子和他娘找到，将来给他们一碗饭吃，我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你。”

柳三儿见张宝说得动情，他又低头察看了张宝的伤势，不由得应道：“我柳三儿面对这里的父老乡亲郑重起誓，一定帮宝哥找到妻儿，将来只要有我一口吃的，绝不会把他们饿着。”旁边的人都知道柳三儿这话是安慰张宝的，见到这种情形，也忍不住伸手拭泪。

张宝见到柳三儿起誓起得郑重，轻声地唤道：“柳三儿，你把耳朵附过来，我告诉你。你留心一下，从今以后，出门乞讨，见到大户人家，一定再向他们讨要一把米，只要讨着了，这些米千万别下锅，全部放进一个布袋子里。遇到不肯给的，哪怕要到一粒稻，也要放在布袋里。我保证你从此以后，吃喝无忧。切记切记。”

柳三儿见这话说得蹊跷，正要再问，却见张宝呼吸已是越来越弱，手脚一伸，身体逐渐僵硬了。

柳三儿在庙里众人的帮助之下，将张宝的尸体焚烧了，骨灰盛在一个盒子里，柳三儿暗暗祷告：“张宝哥，将来真的如你所说，我一定好好将你安葬。”

自打第二天起，柳三儿就按照张宝所说的去做。那些大户，面对柳三儿多要一把米的要求，倒也痛快，毫不犹豫地给了，唯独城中陈百善家，白面馒头万寿面，什么都肯给，唯独不肯给米，甚至一粒米也不舍得。管家告诉柳三儿，他们家员外陈百善说了，米是饭根，一粒都不会给的。

柳三儿听到这话说得怪，又联想到张宝说的那话，就向管家要一粒稻谷。

管家还是不肯给，“我们家陈员外说，稻是米的根，既然连一粒米都不给，一粒稻也是不会给你的。”

柳三儿见对方固执到了这种程度，也只好暂时作罢。他回到庙里，每天都把从外面乞讨来的米装进一个布口袋，布口袋越盛越多，眼见着快到一半了，城里的大户人家也被柳三儿讨要了个遍，唯独没有拿到陈百善家的一粒米，甚至连一粒稻谷都没有拿到。

人往往是这样，越是得不到的东西，他就越想得到。柳三儿觉得很是奇怪，陈百善这个人并不吝啬，可是他为什么就舍不得一粒米一粒稻呢？

这天中午，柳三儿沿街乞讨，不知不觉中，又来到了陈百善家门前。

陈百善家大门敞开着，却不见院落里有人。柳三儿不敢贸然走进去，他只是站在门前，轻声地唤着：“给一点儿吧，给一点儿吧。”

许久，从院落后面的宅门里跑出来一个锦衣绣服的孩子，他淘气地看着柳三儿，问道：“你是要饭的？”

柳三儿点点头，嗯了一声。

那孩子向他轻声地嘘道：“你不要叫了，我家里人都在睡午觉。我睡不着，偷偷溜出来的。你想要东西，我给你，只要你能给我牵条小狗来。我娘不准养狗，我可喜欢狗了。”

柳三儿一听，很痛快地说道：“好，我给你弄条狗来。”城隍庙外，经常有野狗出没，前不久，柳三儿

还看到几只小狗崽睡在庙门外。要替这小孩子弄条狗来，还不是易如反掌嘛。

孩子见柳三儿答应了，兴奋异常地问道："那你想吃什么，油条？馒头？"

柳三儿尽管饿得厉害，可他决定什么也不要了，因为他看到了讨要一粒米的希望，于是他说道："那你就给我一粒米吧。"

那小孩子怪怪地看了柳三儿一眼，"为什么你想要我家一粒米呢？三年前，我爹到乡下收米，收到了一户人家的米，可那人的妻子最后找上了门，非说那米不卖了，要拿回去，我爹不肯。说到后来，她都哭了出来，我爹却还是不肯。我爹最后见她可怜，就把她留下了，给我当了姨娘。"

柳三儿非常吃惊，因为这事他听张宝说过。三年前刚闹蝗灾的时候，张宝的家境还是村里最殷实的，他甚至有米卖。他卖了一担米，换了些银子，准备给妻子和孩子做新衣。最后不知怎么，他的妻子就带着孩子不辞而别了。

难道张宝的妻子就在陈百善的家里？

那孩子转眼间，拿来了一粒米，递给了柳三儿，说道："你可得守信用，一定帮我弄条小狗来呀。"说着，孩子伸出手来，弯起了小指头。

柳三儿乐了，也伸出指头来，和他拉了拉。

柳三儿回到庙里，随手把从陈百善家里讨要来的那粒米往布袋子里一扔，令他吃惊的事情发生了，那半袋子夹米夹稻的粮食眨眼之间疯涨起来，一会儿就涨到了袋口。

柳三儿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把手指头送进嘴里一咬，疼。柳三儿这才相信眼前的事是真的，他还是不太放心，又舀了些出来，袋子空了小半截，然而，片刻的工夫，米袋又涨满了，米都快溢出来了。

柳三儿向周围看看，这时候天色还早，庙里能动的，都出去乞讨了，不能动弹的，一个个躺在那里哀声叹气，谁也顾不上向他这边看上一眼。

柳三儿决定立即离开这里。他背上米袋子，正准备回老家，可是转念一想，不行，那里不安全。现在他明白陈百善为什么不肯施舍米出来了，原因就在这儿。陈家有粒米根，有了这米根，就不愁没饭吃。

柳三儿决定取道北上，反正他有了这粒米，到哪儿都可以换到银子，到哪儿都能成为财主。

临走前，他向庙里那两个经常吃自己东西的孩子说道："替我抱条狗，送到城里的陈百善家去，给他家的孩子。他会给你们白面馍馍吃。"那两个孩子兴冲冲地去了。

柳三儿离开了湖州，找到一个小集镇住下，在那里，他用米换了银子，买下了一套大宅子，又置办了很多家什，昔日的乞丐摇身一变，成了大财主。

发了横财的柳三儿没忘了张宝。他暗中派人去了湖州的城隍庙，找到了张宝的骨灰，在老家的地界把张宝厚葬了。接着，又派人去打听陈百善家的消息。张宝的妻子胡氏应该就在陈家，但是不知道张宝的孩子怎么样了。

令柳三儿吃惊的消息传来了，陈家前不久刚遭遇了一场大火，一家老小死亡殆尽，唯独剩下了陈百善和一个孩子。陈百善的二房妻子果然是胡氏，就是张宝的妻子，不过她已在火海中丧生了。

柳三儿在家中设了一个香案，向张宝祷告道："张宝哥，不是我不帮你，只是你妻子已死，孩子不知下落。以后有机会，我再去找他。"

柳三儿说这话的时候，心里并不以为意。人死如

灯灭，反正也不是他对不住张宝，他能做的，也只能这样。祷告之后，柳财主想的就是娶妻娶妾，儿孙满堂。

谁知柳三儿刚刚娶了妻妾，两个不速之客找上了门，正是陈百善和那孩子。原来柳三儿打听陈家的消息时，被死里逃生的陈百善知道了，顺着摸上了柳三儿的家门。

陈百善指着柳三儿，向孩子问道："那天向你讨一粒米的，是不是他？"

孩子点点头，说道："是，就是这个人。"

柳三儿恼了，指着大门吼道："什么一粒米两粒米的，我根本不认识你们。快走，再不走，我要报官了。"

陈百善突然抽出一根马鞭，狠狠地向那孩子身上抽去，一边抽，一边骂道："就是你，就是你这个小崽子，好好地呆在家里不好，要什么狗，那野狗怕冷，在厨房里蹭了火苗，最后烧光了全家。就是你呀，你这个小崽子呀！"

柳三儿心里有些不忍，可一想这个陈百善就是做给他看的，他心肠一硬，把大门闩上，不再看了。

这天晚上，柳三儿做了一个梦，梦见了张宝。张宝说："三儿，你日子过得也不错，人家可怜，要同情人家。孩子被陈百善再这样打下去，只有死了。"

第二天一早，柳三儿就吩咐家里厨房，多做些好吃的饭菜，又准备了十两银子，如果陈百善再来，就请他们吃一顿，把银子给陈百善，打发他们走。

果然，柳三儿家大门一开，陈百善又带着孩子来了，他不吃柳家的饭菜，掂了掂银子，冷笑道："十两银子就想打发我走，休想！我要三百两。"

柳三儿气得没理他，正要关门时，只见陈百善又拿出马鞭，恶狠狠地抽那个孩子。这一回，他就像是得了失心疯一样，没头没脑地往孩子身上抽。"你这个死小子，要不是你，他柳家有今天？你呀，好好地把仓龙送给了人家，断送了一生的富贵呀！你以为你送出的只是一粒米，那是仓龙！仓龙是条小米虫，和一粒米的颜色大小都差不多，你，你是活脱脱地把手里的富贵送给了人家呀！"

柳三儿听得心里一动，却冷着脸砰的一声又把门给关上了。

陈百善还在院门外恶狠狠地鞭打着孩子。那马鞭高高地举起，重重地落下。柳三儿不为所动，他径直来到后堂，耳不听为净了。

过了一会儿，家人告诉他，那个孩子被陈百善给活活打死了。

柳三儿心里抽搐了一下，没吭声，挥手让家人下去了。

这天晚上，柳三儿再次梦见了张宝。张宝说："你都知道了，那粒米是仓龙，原是我家的。那仓龙有灵性，大灾之年，我家里有米，却不肯赈灾，上天惩罚我，让仓龙去了陈家。我妻子胡氏知道仓龙被卖到了陈家，先是讨要，再后来带着孩子逃到陈家，以为今后吃喝不愁。不承想，她被烧死了。陈百善做了亏心事，仓龙这才落到了你手上。现在，你昧了良心，让我的孩子活活地死在你的眼皮底下，你的福分也尽了……"柳三儿恍惚间，见到自己家的谷仓里，有条白虫快速地爬出，刹那间膨胀长大，成了一条白龙。

白龙飞起，钻出窗户，转瞬之间飞出屋外，消失得无影无踪。

第二天一早，柳三儿的妻妾就看到柳三儿疯疯傻傻地从屋里走了出来，衣服也没穿齐整，嘴里一个劲儿地嘟囔："宝哥呀，我，我真不知道那孩子就是你的儿呀。"

选自《今古传奇故事版》

养白云

◇文／李棠溪　图／段明



媳妇的老家在水井坪，那是一个依山傍水的小山村，位于四川省南部县柳树乡西五里。从成都出发，开着车往东走到南充，然后往北走，在快到南部县县城时再折往西北方向，在狭窄的县道上走上一两个小时，然后还要在更窄的村道上再走上一个小时就到了柳树乡。柳树乡紧靠着升钟水库，升钟水库的风景很好，水也很好，柳树河从升钟水库流出，在水井坪旁哗哗地流过，水极清，极绿，能一眼看到长满了绿荇的底。

现在水井坪基本已经没有人住了，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只剩下走不动的老人还留在村里。上世纪70年代，那时的水井坪还住着很多人，其中有一户人家，生了一个盲女。虽然盲女什么都看不见，但长得却很好看，皮肤白嫩，身材高挑，挺招人喜欢。不过就是有一点不好，这盲女有点儿神神叨叨的，有时还挺吓人。盲女长到六七岁的时候，每天一到傍晚时分，就会提了一桶水到屋顶上去——他们家屋顶要用来晒谷子，所以是个坝坝——说是要拿水来喂白云，因为白云渴了。后来就更离谱了，居然还拿了米饭上去，说白云饿了，想吃饭，她要喂白云吃饭。

70年代的水井坪，说穷还真穷，米饭还是很金贵的，如果盲女光是喂水也就算了，拿白米饭去糟蹋，放到哪户人家也不干啊。她为了这件事儿，据说还被打了好几次，但是也一直没能完全改过来，只要家里人一个没盯住，就要被她把白米饭拿到屋顶上去。

到80年代初，南部县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旱，水井坪也不能幸免，土地干裂，庄稼眼看着全要枯死。柳树乡有一个村民自己偷偷建的小小的龙王庙，因为天旱，也由地下转为公开，光明正大地受了很多的供奉，但却一直没有什么灵验。当时也不知道是谁提出，何不试试看去求那个养白云的盲女。

抱着死马当作活马医的想法，柳树乡的

几个长者，组织大伙儿凑了份子钱，备了猪头鸡鱼等供品，送到盲女家中。在当时，这礼是极大的。一般的人家，也就是在过年的时候，才舍得买点儿五花肉回来吃，哪里见过那么多的肉。盲女父母收了这样的大礼，自然要逼着女儿想办法，就算女儿养白云是假，他们也得做出真的样子来。盲女也知道乡里旱得不行了，她沉着脸，呆呆地坐在屋里，门外跪了一地柳树乡有头有脸的长者，其中也有她的父母。终于她还是点头了，答应下雨了，时间就在明天中午，不过她也说了，她只顾得了本乡本土的地，其他的地方，她不管。

当时相信盲女真能呼风唤雨的人其实没几个，毕竟已经是相信科学的时代了，谁还信这个？不过第二天还是来了不少看热闹的人。据说盲女哑哑地哭了一个晚上，到第二天一大早，她独自一人，提了一大桶清水，端了一大碗白米饭，上了屋顶。

水井坪是依山建的，她家建在水井坪最高处，已经是半山腰了，站在屋顶上，能清清楚楚看到已经干涸的柳树河。上了屋顶，盲女就大呼："白云儿哟，来喝水撒！来吃饭撒！"喊了不一会儿，果然有几朵白云飘下来，围在她身旁。水井坪的人见惯了她喂白云，倒是不惊奇，那些从远处来的，看到她吼一嗓子就能把白云吼下来，都议论起来。那几朵白云围在盲女身边大概有半个小时，远远地只看到盲女跟白云说着什么，然后又抱着白云哭，最后，白云终是飘走了。

人们直等了一个早上，都没有什么动静，人群渐渐地要散去，许多人都骂盲女是骗人的，闹着要把份子钱还回来。可是到了中午，雷突然就响了，风刮起来，吹得屋顶上的茅草乱飞，四面八方飘来满天的乌云，飘到柳树乡上头，哗哗下起雨来，直下了一天一夜。这雨下得也怪，柳树乡下得沟壑里全都满了，乡外的土地，却是滴雨未落。

那年的旱情，就这样过去了。后来呢，建了很久的升钟水库终于开始蓄水，于是再也没有遇到过那样的大旱。

去年的夏天，我跟媳妇带着儿子回柳树乡去，媳妇说盲女现在一个人住在水井坪老屋里，问我要不要去看看她。我自然想看看这盲女究竟长得如何，媳妇又说盲女从小就喜欢吃糖，我就在柳树乡的小商店里买了几斤硬糖提在手上，从乡里慢悠悠往水井坪去。

水井坪已经很荒凉了，也难怪，年轻人全都出去打工了，村里只住着几个老人，村里的许多地，也都荒废着，长满了草和灌木，山上的树，也都重新长起来，倒真是有些老林子的模样。

盲女看起来显老，应该只有五十出头的年纪，看起来有六十的样子，瘦、高，皮肤惨白，留了一头长发，也已经花白。她有一个儿子，在成都工作，难得回来一次。我们去看她她很高兴，又摘了自家种的青菜给我们吃，山里的水好，青菜也新鲜，而且没有打过农药，那顿晚饭，虽然没油没肉的，但却是难得地好吃。

晚上我们没有回柳树乡，就在水井坪盲女家的老屋里过夜。老屋的电倒还通，一盏昏黄的白炽灯，四周黑得不能再黑，静得不能再静，让在城市里习惯了声噪和光噪的我们难以入睡。

清早，天才蒙蒙亮，我蒙眬醒来，老婆和儿子还睡着，外面有早起觅食的鸟儿的扑翅声，和清脆的鸟鸣。我悄悄起了床，走出屋去。这时，忽然就听见盲女在半山腰上喊："白云儿哟，来喝水撒！来吃饭撒！"然后云就出乎意料地涌了过来，漫山遍野，像白色的野羊，从天上、从山间、从河汊里漫了过来，一团团、一片片、一丝丝、一缕缕，很快就把水井坪淹没。四周是牛乳一样的白，但又比牛乳要清、要淡、要柔……我把他们都叫醒，我们兴奋地跑出去，欢喜，狂跳，哭泣……等着被云朵们拥抱、淹没和窒息。

选自《龙门阵》

黑鸡还债

◇文／孟宪春　图／段明



柳婆婆正坐在炕上聚精会神地听儿孙们嬉闹，忽闻界壁儿传来一阵哭声。她慌忙下地摸鞋，喃喃自语：“老嫂子，你这么快就要走了……”

界壁儿张婆婆和柳婆婆是多年的老邻居。特别是柳婆婆双目失明后，张婆婆经常过来照顾。此后，两家关系非同一般，这老姐俩好的如同亲姐妹。前些日子，张婆婆不小心跌了一个跟头，从此一病不起。听见哭声后，柳婆婆知道老嫂子要走了，赶紧下地前往，心中暗想：即便眼睛看不见，也得见老嫂子最后一面。

柳婆婆刚刚摸到张婆婆家门口，突然，天上掉下来一团黑乎乎、毛茸茸的东西。“吧嗒”一声，落在柳婆婆怀里。柳婆婆吓得“妈呀”一声，低头一看，一只羽毛油黑漆亮的大母鸡，正抬头看着她……

经过这么一吓，柳婆婆久治不愈的眼病好了。她每天抱着黑母鸡挨家挨户地问，把整个村子都问遍了，也没找到失主。说也奇怪，这只黑母鸡自从到了柳婆婆家，除了在院子里刨食吃外，不吃任何食物。更让人奇怪的是，母鸡一天下一个蛋，很是准时。十里八村的人都知道柳婆婆家从天上掉下来一只宝鸡。

转眼张婆婆去世三年了。柳婆婆为了祭奠张婆婆，买了些冥纸和祭品送了过去。嘱咐她的儿女们在坟前替她说上几句想念的话。谁知刚回到家里，宝鸡不见了。摸摸鸡窝里的鸡蛋还挺热乎，可找遍了整个院子的旮旮旯旯，也没看见宝鸡的影子。

柳婆婆急坏了，正欲出门寻找，忽见一乞丐在门口站着。柳婆婆回屋给乞丐拿了一个馍。乞丐点头道谢，随口说道：“不用找了，它是来还债的。这就叫箩帮借箩底还，变鸡下蛋还三年。”乞丐说完，扬长而去。

望着乞丐渐远的背影，柳婆婆疑惑不解。细细品味，若有所悟：难道宝鸡是张家老嫂子变的……

原来，在柳婆婆失明的几年里，张婆婆对她百般照顾，家里做啥稀罕饭都少不了她一口。虽说如此，张婆婆家的生活条件还是比柳婆婆家差了一点儿，平日里柳婆婆经常接济张婆婆。时间久了，张婆婆总是和柳婆婆家借粮食，每次都拿筛面箩来借。出于对张婆婆的信任，柳婆婆都让张婆婆自己去盛，盛满了她用手摸一下。隔个五六天，张婆婆又把粮食还了回来，再让柳婆婆用手摸一摸。可让柳婆婆万万没想到的是：张婆婆借的时候用的是箩帮，而还的时候用的是箩底……想到这些，柳婆婆情不自禁地摇头感叹。

春风慰江湖

◇文／不问生　图／黄胜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许知纯甩着胡子哼着诗，将那三字“一杯无”吟诵数遍，又长吁短叹一番，这才轻手轻脚地生起火来。

木炭早添，烟气渐涌，老头深嗅一口，本想闻些杯中滋味，却只尝了一肺霜凉，只得呼了出来，让这口寒气自去浑浊人间。

小屋破得豁牙露齿，幸好大寒已过，寒意不盛，只是摇曳了烛影人心。

许知纯将屋子打理干净，自横了小桌，置上点心瓜果，方要开口不轻不重地咬上一口，破败的木门突然“吱呀”一声，生生让人将吃食从嘴边推回了桌上。

眼里，一座肉山挤着门穿了进来，黑漆漆地埋没了口齿，只剩一对半睁的眸子挂在山顶，流散着辉光。

“老弟不如坐下喝一口？”

“此地离某某多远？”

二者同声开口，一齐答非所问，俱愣了神。

许知纯尴尬一笑，先答了话，那“山”摆了摆峰头，道：“在下万松，谢过老丈。”言罢，卸下一身风霜，讨了清水，在一角慢饮。

许知纯见他无意饮酒，自个儿也没了兴致，眼看酒壶将沸，便提开候着，瞥眼发觉万松眉头低垂，不禁问道：“老弟此行何为？”

万松个子虽大，声气却低柔，好似怕大声讲话便费多了气力：“受人所托，捎带些物什。”

许知纯凝视他片刻，忽道：“老弟有伤在身，怕是奔波不易。”

万松眼中精光陡盛，逼视许知纯。

后者淡然一笑：“莫多心，老许当年见过无数伤患，看你气息不匀，中气衰微，当是心肺受损。”

万松呼一口气，方道：“老丈慧眼，年前战事，小可临敌时中了流矢，伤及肺叶，所幸人贱命硬，挺了过来，看来阎王老子也不稀罕收我。”言下颇怀惆怅后悔的意味。

许知纯搓了搓手，将干粮放在火炉一侧，微明的火焰映得他的眼中也燃起一点红芒：“老弟吉人自有天相，何苦忧愁？”

万松将脸埋进阴影，冷冷道：“你说差了，若天公有眼，便该让我与同袍一同埋骨，而非留下寥寥性命给兄弟们穿丧报讯，徒来受这悲苦。”说话间言语颤颤，朱红溅脸，继而突然大声地咳嗽起来。



许知纯忙道："老弟切莫激动，伤了身子可不妙。"

万松摇头："无碍。老丈慧眼，万某的招子却也没瞎。瞧您身形矫健，举止沉稳，想来也是练家子。不知在这荒郊野店，是等仇家还是等朋友？"

许知纯淡笑道："我在等一人赐我一死。"

万松一愣，却听门外步履急促，几声踢踏，门前便横了一道修长的身影。

一个青年收了伞，抖落两肩霜色，招呼道："打扰，幸会，我来暂栖片刻。"说着取下外袍，露出腰间一柄长剑，自顾自踱来，围炉坐下。

许知纯重新温了酒，半带期许地问道："小哥喝酒吗？"

这"小哥"皱眉道："咦？老丈，常言说，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出门在外，我还是小心些好。"

许知纯碰了钉子，也不生气，只道："眼看离立春也没几日了，小哥此行是省亲？"

青年温了雪水，笑道："男儿志在四方，居家何益？仗吾青锋，挥斥十方，这才叫大好生涯，怎能如老朽守成之辈，蜗居一处，郁郁半生！"

"好志气！"

"说得好！"

许、万同声赞叹。

许知纯又笑道："小哥身怀利剑，想必剑术定有不凡造诣。"

青年面色一红："实不相瞒，小可习剑初成，至今多为败绩，寥寥胜场。"随后见二人脸色略僵，便笑道："我这便是回家陪着妻儿，日后就懒得出来啦。"

万松奇道："小哥年岁不大，方才更展现了大志向，大可打熬磨炼，为何……"

青年摇头摆手，道："小可离家三年，不知妻子辛苦，更不知孩子蹒跚学步时的模样，什么剑道通途，武功盖世，动辄砸烂店家的物什，而后撒腿就跑，这才无趣得紧呢！"

万松赞道："小哥通达，日后必有际遇，待我为袍泽做好应尽之事，也该好生打算了。"

青年忽而转头问道："老丈呢，在此地却是为何？"

许知纯轻呼口气道："我在等一个杀我的人。"片刻，他方才轻声续道："三个月前，我还是一名剑客。那日我在太行与人论剑，下山时被一人堵住去路，扬言要为父报仇。"许知纯笑了笑，接着说："许某平生，论剑江湖，虽非什么绝顶剑客，但也略积薄名，斩人近百，却不记得他父亲是哪位英雄。"

言及此处，万松与青年悚然生凛。

"这小子真是了得，不过二十招便将我制服。原本为父报仇无可厚非，可他居然让我先去打理后事，再来此地领死。许某并非贪生之徒，于是依言行事。"许知纯露出一丝萧索，"怎奈回得家乡，父母坟茔萧条，旧友悉数离散，年过花甲，却无半个旧人，那小子给了我三月期限，我居然无甚可做。"

万松、青年相对默然。

"一个月前，我至此地，每日温些小酒，与路过行人交谈一二。有人一往无前，有人甘愿蜗居，各有各的活法。"许知纯笑了一笑，"可若人生再来一次，老儿我还是会仗剑千里。"

青年奇道："为何？"

老头觑他一眼，笑道："若有这一世的剑者神魂，再得新生，必然进展神速，成就一代剑神也不是不可能了。"

万松拍手笑道："老丈钟情者唯剑耳！"

青年看了看酒，忽地斟满三杯。那酒温过些许时候，此时已凉得彻骨。

青年分给二人，笑道："便以一杯春风，敬这江湖夜雨！"

冰流入喉，在腹中化作一团烈气，涌动上来，暖了身躯。

许知纯掰了炉旁烘烤的干粮，分给二人道："路还长远，万万珍重。"

二人对视一眼，道："保重！"

一则向左，一则往右，身影渐渐消失。

许知纯眯了眼，口中反复起来，念兹在兹，却变了一句："我有一壶酒，可以慰风尘。"

门前风雪飘飞，一人提剑伫立，久久未离去……

选自《今古传奇武侠版》

一剑封喉

◇文／乔迁　图／黄胜



一剑封喉是个人。

一剑封喉是个杀人的人。

一剑封喉是个专门杀人的人。

没有人知晓一剑封喉的真名实姓，何方人士，知晓的只是他杀人的手法——一剑封喉！

我是通晓江湖人士的无用书生乔二，我也不知晓他除了一剑封喉的杀人手法外的其他事情。我比别人多知晓的是：一剑封喉是个杀手，就是个杀手，而不是别的。因何这么说？因为这是一剑封喉自己说的。

我见到了一剑封喉。

我没曾想见一剑封喉。这是个意外。这个意外也是意料之中，只不过不是我的意料之中，是无刀山庄庄主吴福的意料之中，我是吴福意料之中的意料之中。

吴福派人请我去无刀山庄一趟。

我本不想去。吴福与我相识，也算熟识，但谈不上朋友之交。对所有的江湖人士，我都避免与之成为朋友，因为一旦成为朋友，就难免不在我笔下失之偏颇，对朋友的夸赞多于常人。

看我无动身之意，来人黯然地说了一句：“吴庄主想与先生见最后一面。”

心下一惊，起身便走。我虽不认吴福为我之友，吴福却已当我为生死之交了。

偌大的无刀山庄冷清得让人窒息，昔日众多江湖人士往来欢聚的山庄除了吴福之外，已不见半个人影。吴福已然遣散了家仆，送走了家人。看来，吴福之命已是在劫难逃了。

吴福在厅堂外的台阶上迎风而立，瑟瑟秋风缠绕着他灰白的头发，两鬓如霜。

吴福对领我进来的家仆微微摆了一下手，缓语轻声地说道：“去吧！”家仆顿时双目盈泪，哽咽着望着吴福。吴福闭上了眼睛。

吴福睁开眼睛时，家仆已含泪而去。我看到吴福的眼里挂着一层雾气。吴福对我一笑，转身进屋。

我毫不迟疑地跟进了屋里。我知道，有些事情是只



可意会的。

月偏西天，酒至半酣。窗外一声鸟儿扇动翅膀的声音，吴福起身说："出去吧！别让血腥玷污了厅堂。"说罢，平静地走了出去。

皎洁的月光下，一个清瘦的身影立在庭院之中，他的面容同样清瘦。

吴福朗声一笑："可是一剑封喉？"

清瘦之人发出一声短促的冷笑："何必搭上旁人性命？"一剑封喉的目光冰冷如铁，在我身上一划而过。

吴福扬声说道："我朋友只是来见证我的死亡，绝不插手。也请不要伤害我的朋友。"

一剑封喉立刻目光如剑直射于我："朋友真不插手？"

我点点头，微笑着说道："绝不插手！我只记录江湖之人之事，不问江湖是是非非。"

一剑封喉身影晃动了一下，追问一声："先生是无用书生乔二？"

我点头。

一剑封喉立刻说道："吴庄主有你送行，也算是有福之人了。"一剑封喉的话语虽然平静，但我依旧听出了一丝失落之感。"吴福，出手吧！"一剑封喉目光疾射吴福。

吴福提刀在手，横立胸前，望着一剑封喉问道："可以告诉我是谁要杀我吗？"

一剑封喉摇摇头："不知道。"一剑封喉的表情和语气说明他没说谎。

吴福吃惊地叫道："不知道？你怎么可能不知道？我是将死之人，你说了，也不会有人传出去。"吴福看了一眼我。

一剑封喉没看我，直视吴福："我是杀手，不是刺客。我不问善恶、正邪、是非曲直，只要是价钱妥当，我只管杀人。"

吴福的目光顿时失落黯淡，叫了一声："赐教吧！"说罢，抬掌挥刀，劈向一剑封喉。

一剑封喉脚尖一拧，立刻像飞转的陀螺一样疾速旋转起来，只听当啷一声脆响，一剑封喉疾速旋转的身影中射出一道闪电，藏在腰间的软剑已在一剑封喉的手中闪电般射向吴福。

一剑封喉竟然用的是江湖中百年来无人破解的夺命闪电剑。如果不是江湖中绝顶高手，这一剑必然会命丧剑下。

我知道，吴福之命的确休矣。吴福是高手，但不绝顶。

只听一声闷哼，紧接着，一剑封喉的剑已回到腰间。吴福缓缓地坐在地上，咽喉之处已然鲜血喷涌。

一剑封喉转身要走。

"你真只是个杀手？"我突然问道。

一剑封喉冷冷地望着我："莫非先生想为吴福报仇？"

我摇摇头，问道："你当真只管收钱杀人？"

一剑封喉眉头一蹙："没错，只要价钱妥当，不问善恶、正邪、是非曲直，只管杀人。"

"这是十万两银票。江湖中怕是没有谁能值十万两吧！可以杀一个人吗？"我把一直捏在手里的银票递向一剑封喉。

一剑封喉的眼睛亮了一下："当然可以。先生要杀谁只管说出名字即可。"一剑封喉伸手接过了银票。

"不是我，是吴福委托我请你杀个人，你也可不接的。"我说。我听到了自己心底里的一声叹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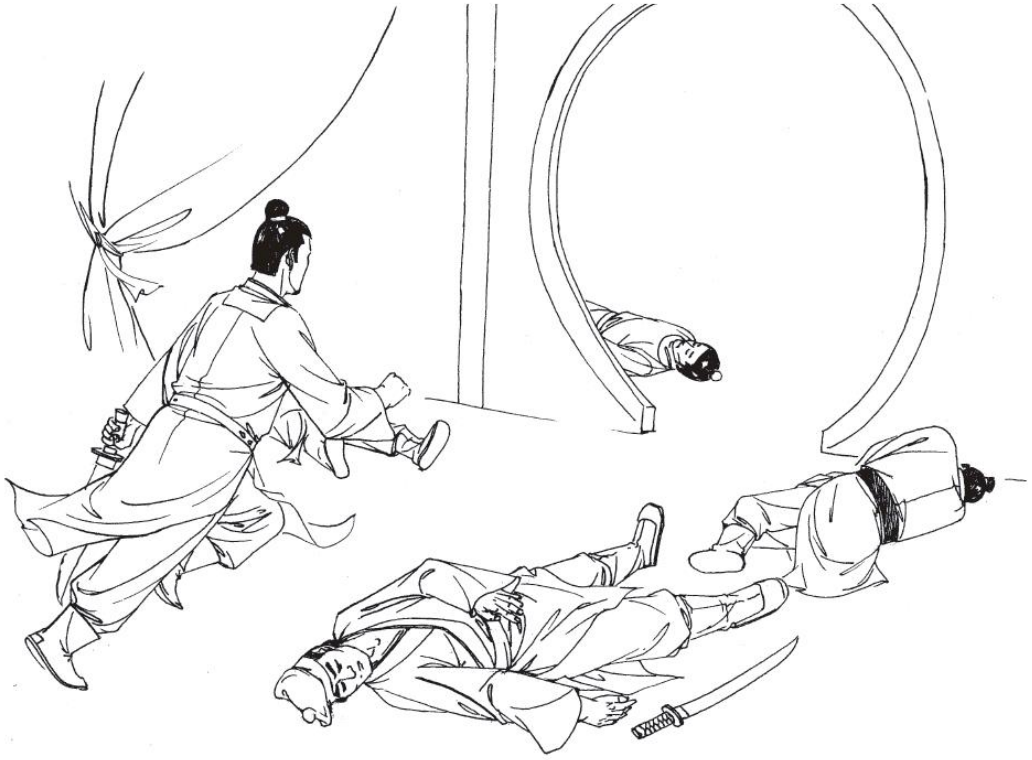
一剑封喉呆怔了一下，随即笑道："我已经接了，我是个杀手，只管杀人，不问善恶、正邪、是非曲直。"话音未落，一声脆响，一剑封喉腰间的软剑已然出鞘，电光一闪，软剑已回到腰间。一剑封喉的咽喉处开出了一朵鲜红的花。

我在我的《江湖人士录》中写下了一剑封喉的名字，他名字后面的第一句话是：他是个只管杀人的人。他名字后面也只有这么一句话。

选自《悲魔剑》

神刀绝技

◇文／杭东　图／黄胜



古时临安城张家的“神刀绝技”在武林中赫赫有名，没想到，这回家传绝技却后继无人了。原来，张家三代单传，少爷张金宝偏偏对练武没啥兴趣，反而醉心于厨艺，终日流连于茶楼酒肆，让张父伤透了神。

最近，临安城新开了家“香飘飘”酒楼，有道菜让张金宝赞不绝口。他喊来了店小二，小二开口说：“呵呵，这位客官你真是识货。这是我们‘香飘飘’的镇店之宝，名叫‘神刀香鱼’，是大师傅吴德华的拿手好戏。”

“神刀香鱼”其实就是水煮鱼，张金宝吃过很多，但都没有那么鲜味的，他按捺不住好奇心，偷偷溜进了厨房。

厨房里，只见一个中年男子抓起一条鱼，手中的短刀横削竖劈，薄薄的鱼片纷纷扬起。

张金宝不由看呆了，看他那刀功，简直神了。旁边的灶上搁了个锅，盛满了汤料，那些飞起的鱼片长眼睛似的，全落到锅里，不到一刻钟，一盆鲜味的“神刀香鱼”就成了。

张金宝忍不住喝彩：“好！”

那中年男子正是吴德华大师傅，他看见有外人窥探，大为生气，把张金宝赶了出去。

张金宝大声说：“吴师傅，我想跟你学厨艺，你收我为徒吧！”

吴德华冷笑道：“你这种公子哥儿学厨艺？分明是来消遣老子！”不由分说地关上了门。

可张金宝不死心，候在酒楼后面的小巷子里，一直等到吴德华收工出来。吴德华被他纠缠不过，只好说：“好吧，只要你能过我这一关，我马上收你为徒。”

张金宝心想一关还不好过，没想到，吴师傅居然让他刀切生鸡蛋，还不能流出半点儿蛋液。张金宝拿起刀“唰唰唰”连切八九个，砧板上顿时一片狼藉。

张金宝苦恼不已，只好

又跑去“香飘飘”，想请求吴师傅换个题目。脚刚迈进厨房，里头就传来一阵女声，她呵斥道：“鸡蛋没加热就打壳，你想让人喝鸡蛋汤啊？”

“加热？打壳？先加热，后打壳？”张金宝突然想到了什么。这次他举刀就切，那鸡蛋分成两半，可没有半点儿蛋液流出。再一看，原来张金宝把菜刀给烧得通红，刀往鸡蛋里一切，就把里头的蛋液给凝固住了。

吴师傅连连点头，说：“算你聪明。不过你这是取巧，看我的……”

吴德华拿起一把未经加热的刀，“唰”的一下切下去，鸡蛋分成两半，同样没有半点儿蛋液流出。

张金宝看得目瞪口呆，吴师傅说：“这是内功。小子，你愿意学吗？”

张金宝赶紧点头，就这样，张金宝成了吴师傅的入室弟子。吴师傅给他介绍厨房里的帮工，原来那天无意中启发了他的那位小姐，正是吴师傅的女儿吴美剑。

张金宝从此跟着吴德华学起厨艺，这厨艺可不简单，要扎马步、练气、学刀法，张金宝兴之所致，也不含糊，每天都练得汗流浃背的。吴美剑有时也过来帮忙，二人接触的机会多了，也渐渐熟络起来。

一次，吴美剑问张金宝：“你们张家不是有‘神刀绝技’吗？怎么连绝技也不学，反而跑来这里学厨艺了？”

张金宝说：“二十多年前，有个厨子偷学了我家的刀法，被我爹发现了，我爹带了一群人去抓他，结果他摔下山崖，尸骨无存。我知道这件事后，就发誓不再习武了。”

“神刀绝技”本来就是武林中人传授的，可如今却成了我家的私产，外人不得染指，为此还不惜大开杀戒。这种东西，学来也没啥意思。

这天，张金宝兴冲冲地跑去吴家，突然听到吴德华父女的对话，第一句就让他猛地吓了一跳。

只听吴美剑说道：“爹，原来当年偷学张家绝技，摔下山崖的人，就是你？”

吴德华道：“没错。我身上的伤疤，就是那时候给留下的。”

吴美剑道：“那张金宝知不知道？”

吴德华笑了：“他怎么可能知道！从当初你给他的暗示，到收他为徒，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他还一直蒙在鼓里。”

张金宝听到这里，不由恍然大悟。原来一开始自己就被人算计。他们处心积虑接近自己，肯定是为了报复张家，张金宝这一刹那恍如五雷轰顶，整个人呆住了。

“行动什么时候开始？”

“据我所知，应该快了……”

张金宝听不下去了，他想冲进去质问这父女俩，但他看到吴美剑婷婷的背影时，又停住了，想了想，猛地冲出吴家的大门。

回到自己家里，眼前的情景吓了他一跳。只见张家大宅门前庭后，一片血污，不少家丁武师躺倒在地上。

张金宝不敢怠慢，顺手拿起一把刀，往里面冲去。到了大厅，只见张老爷子正一人独挑五名蒙面大汉。他一把断门刀使得虎虎生风，可惜寡不敌众，肩上已经挂了彩。

这时，旁边观战的黑脸大汉喝道：“张老匹夫，当年因为我偷学武功被你驱逐，你没想过也会有今天吧？你们的‘神刀绝技’，就等着在武林中除名吧。”

张老爷子怒道：“王克用，老夫做鬼也不放过你！”说话一分神，臂上又挨了一下。

张金宝举起刀，手忙脚乱地就冲进了战阵中。王克用一看，认出是不曾学武的张少爷，不禁轻蔑地道：“自寻死路！”

张金宝这才想起自己不会武功，但想跑已经来不及了，一名大汉冲过来，一刀“横山断雪”横削过来。这一刀势大力沉，张金宝避无可避，只好用刀一架。

只听“哐啷”一声，张

金宝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竟然把刀给挡住了。那大汉也愣了一下，张金宝趁这当口，把刀往里斜斜一引，像他平时削鱼似的，“嗖”的一声，正中大汉的要害。

大汉双目圆瞪，轰然倒下了。张金宝吸了口气，这侥幸得手让他精神大振，他干脆把平时厨房里学的刀法都用上，指东打西，指南打北，居然杀得那几名大汉落花流水。

王克用大怒，没想到这不学武功的愣小子坏了他的大事，他抽出腰间的寒光宝刀，杀入战阵，刀锋直指张金宝。

张金宝凭借一把削鱼短刀侥幸得手，但毕竟临敌经验不丰富，交战数十回合，便被对方杀了个手忙脚乱。几下工夫，大腿和手臂上都受了伤。

张老爷子见势不妙，从旁杀出，但他已是元气大损，只是几下交锋，同样被杀了个一败涂地。

王克用叱道：“老匹夫，你们父子俩同赴黄泉去吧，老子成全你们！”说罢，明晃晃的刀便要砍下。

张金宝只得把眼一闭，心里不知有多懊恼，如果自己早学武功，今天的结局可能就大不一样了。

没想到，“锵”的一声，一把刀斜刺里杀出，拦住了王克用。张金宝睁眼一看，竟然是吴氏父女。

王克用一惊：“是你！你当年没死？”

吴德华笑了：“托你的福。”

王克用说：“你也是来复仇的吧？好，我把老匹夫让给你。”

吴德华笑了，提着刀，一步步走向张老爷子。张金宝拼死想拦阻：“吴德华，你想动我爹，先过我这关。”

吴德华却轻易地闪过他，来到张老爷子面前，说：“当年你给我的，我这回一并还你。”说罢，两腿一弯，跪了下来。

这可大大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只见张老爷子笑了：“你能骗到我儿子学武，那已经是最大的报答，其他的，不必了。”

张金宝更是吃惊了：“原来，骗我去学那‘神刀香鱼’是爹的主意？但师父你不是当年摔下山崖，想要报复吗？”

吴德华哈哈笑了：“这事说来话长。”

原来，当年武林骗子王克用伙同张家的厨子吴德华，偷学了张家的“神刀绝技”。事发后，王克用骗吴德华引开追兵，自己脱了身。

吴德华逃走时慌不择路，从山崖上摔了下来。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张老爷子不仅把吴德华给救了，还把“神刀绝技”传授给了他，对外则宣称吴德华摔下山崖死了。

这次吴德华回来，一是因为知道王克用要对张家不利；二是为了张老爷子的心愿，通过传授厨艺，把张家“神刀绝技”传授给张金宝。但没想到王克用提前行动了，险些酿成大祸。

张金宝知道真相后，后悔莫及，他没想到向来闭塞的父亲，还能如此开通。

王克用更不明白了：“老匹夫，你说你救了这厨子，干吗还传授功夫给他？既然传艺给他，为何不连我也一块传了，还要天南地北地追杀我？”

张老爷子说道：“武功一道，如刀一般。刀在正直的人手中，可以锄强扶弱；刀在居心不良的人手中，则会杀人越货。你本是劣迹斑斑之人，岂能让你把武功学去？但吴德华却只是涉世未深，为你蛊惑，良心未泯，当然有资格继承我家的绝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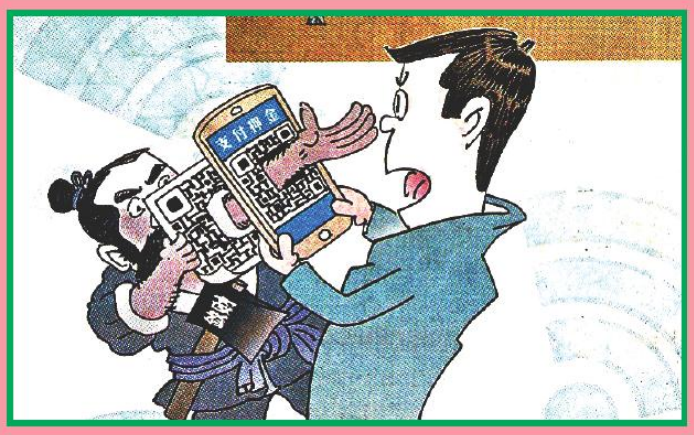
王克用大怒，双方又是一场交战，结果王克用大败，不得不狼狈而逃。

张金宝看看父亲，又看看吴德华，终于明白了他们的良苦用心。他对父亲说：“爹，我以后会用心学武，把‘神刀绝技’发扬光大。”

吴德华笑了，对张老爷子说：“你看，我们这回没白费苦功。其实我还包藏了点私心……”说罢，看着张金宝和吴美剑二人，哈哈大笑起来。

选自《武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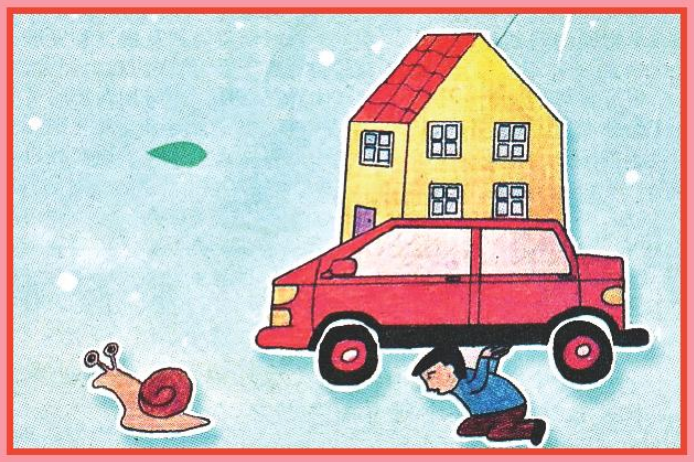
★漫画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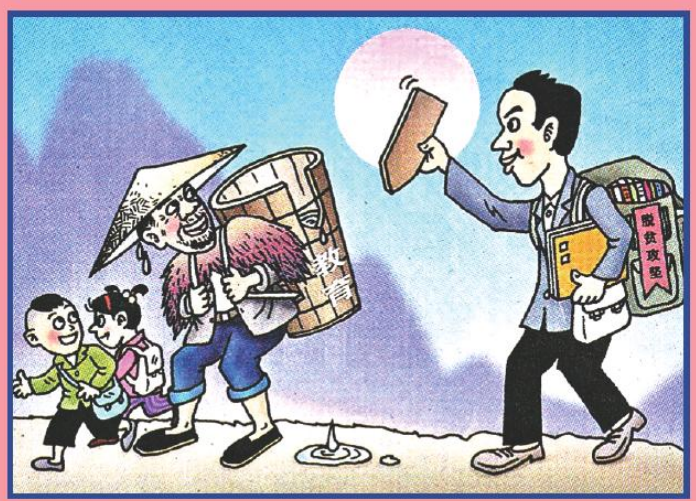
“鬼”计 / 蒋跃新



占位 / 戴继斌



同命相连 / 翟鑫艺



送板儿 / 顾培利

（摘自《讽刺与幽默》）



民间故事选刊 小程序

纸刊上看到的
这里也能看到

即扫即读
无需下载

民间故事选刊微刊

ISSN 1003-255X
CN 13-1055/I

定价: 6.00元

ISSN 1003-255X
13>
9 771003 255209